

W Franz Boas 原著
楊成志譯述

人
類
學
與
現
代
生
活

商務印書館印行

FRANZ BOAS 原著
楊成志譯述

人類學與現代生活

商務印書館印行

譯者序言

一般不專精人類學的人，往往以爲人類學只是一種研究人類種族問題和原始文化的學問，在實用上，只在開發邊疆和使淺化部族開化這類工作上有所貢獻。這是一種片面的看法。

人類學的歷史雖然比較短，但種種成就，的確已影響到全部人文科學的領域，尤其是對歷史學和文化學，已使得其中許多的概念和理論根本動搖而啓示了一些新的問題。我們知道，傳統的所謂歷史，只是成文史，時間方面只包括人類發展的一個短時間，空間方面僅涉世界的一部分，人類的一部分，傳統的文化觀，同樣也只涉及某一期間某些人之活動的部分成果，而且論者往往以主觀的成見，作爲衡量文化價值的準繩。自人類學發達以來，因先史考古學的貢獻，人類有文字以前的歷史逐漸明瞭了，因民族學的貢獻，若干未被人注意過的民族的情況逐漸明瞭了，由於各種族體質與心理的比較研究，主觀的武斷的種族論和文化觀漸被批判了。從這幾方面的發展，人類學並就形成了一種研究人文的新方法體系。例如，人類學者把各種人類集團各種文化看做整體來研究，把個人作爲集團的一員來研究，對於文化，不僅注意其內部的關係，也着重其外部的關聯，不僅注意其現況，也着重其歷史與傳統……這一切，便都是人類學新方法體系的一些表現，其影響於他種科學，實在是很大的。

關於這種情形，在歐美學術界已有許多極明顯的跡象，有許多著作發表。但在我們中國，都只有零星的介紹，這不能不說是我們學術界的憾事之一吧。譯者之翻譯這本書，其動機就是由這點產生的。至於選定這本書來翻譯的理由，約有兩點，波亞士教授，是美國歷史學派的創立者，並一直是這一派中最有權威的代表者，而歷史學派在現代人類學園地中，可說貢獻最大，尤其是在新方法體系方面，建樹最多。此其一。其次，本書是波亞士最有名著作之一。他在本書內，應用人類學的觀點，對現代生活中的許多重要問題和概念予以新的估量 and 批判，如種族是否純粹，平等的問題，國家主義的理論，優生學犯罪學的根據，文化和教育的問題等等，他都詳加分析，把各種庸俗的武斷的見解粉碎無餘。從這本書中，我們不僅可以得到比較客觀的和健全的見解，也可以明白，人類學的理論方法對於各種人文科學有甚麼影響，甚麼貢獻。

關於波亞士，我們僅有零碎的介紹，現特將其生平及其最重要的一部分貢獻——方法論略述如次，以供讀者參考。

波亞士以一八五八年生於德國的韋恩特腓利亞 (Westphalia)，初在海得爾堡 (Heidelberg) 及波恩 (Bonn) 習物理學和地理學。受斐西耶 (F. Fischer) 教授的影響最大，一八八一年以一篇研究海水顏色的論文得博士學位。一八八三至一八八四年，在巴芬蘭 (Baffin Land) 考察，與當地的愛斯基摩人 (Eskimo) 接觸，其後來之轉向於人類學研究，這是一個

重大的因素。一八八五至一八八六年任職於柏林皇家民族誌博物館，獲識當時人類學，民族學，先史學方面的專家，如巴斯奧（A. Bastian）維爾荷（R. Virchow）等。一八八六年開始在英屬哥倫比亞考察各部族，而與人類學大師泰納（E. B. Tylor）接近後，在英國科學促進協會任委員，三年後赴美，一八九二至一八九四年，在芝加哥世界博覽會人類學陳列館內工作。一八九五年起，在美國自然史博物館內任職近十年。其間又在哥倫比亞大學任職，由講師升至教授，到一九三六年才退休。現在，他已是八十五歲的老人了，但他仍然常有著作發表，而且所發表的東西都是在學術界極被注意的傑作。

要明白波亞士所貢獻於人類學方法論的，我們得先知道他對於人類學所研究的問題的意見。據他的看法，人類學的主要問題有三：（一）歷史的重造。（二）歷史現象的類型及其順序的決定。（三）變遷的動力。綜合起來，人類學所研究的便是人類社會的歷史。

用甚麼方法來完成這些任務呢？主要有三：

一、先史考古學方法——從這種方法，可以得到史前遺物的年代順序。這是有文字以前的人類歷史的主要材料。但這種方法只能涉及骨骼及工具器皿，至於先史人民風俗語言信仰等等，則不能不從研究現存人民，尤其是接近原始人民的淺化部族下手，以尋求和推究其尚可得知的主要部分。

二、研究生存世代，主要的方法為比較法。這一方法的目的是要探明人類文化中相似特質

及相異特質的地理分佈，並進而追究各特質在歷史上的相互關係。波亞士很注重語言學的比較研究方法，認為在精密的控制下，這方法可用於其他現象。由於地理分佈的研究，於是有文化區域（Culture Area）一概念，不過他對於這一概念的應用，極為謹慎，認為只有對於所研究的特殊特質，文化區域才能成立。決不能機械的就文化的全部特質來劃定文化區域。同樣，所謂「中心區」與「邊緣區」的劃分也不能普遍應用。

比較現象而得到相似或相異，過去人類學家亦據「傳播」、「平行發展」和「輻合」，只是一種探討工具，不能就算是事實的解釋。他極不贊成以一種理論來概括一切複雜的具體現象。

三、單有先史學的研究和地理分佈的研究，是不夠的。文化是一個整體，因此我們必須應用心理學的方法，研究各種文化特質的聯合與同化。由此而得到「文化型式」(Culture Pattern)的概念，又進而從歷史方面心理方面究明各型式的異同及交互關係。其次，文化是有決定個人行為的動力的，為要明白這種動力，我們只有從觀察分析若干個人的行動、思想，及行為結果入手，因為只有在這種研究中，我們最後才可以見到社會文化的變化趨向。

以上三點，可算是波亞士對於方法論的主要貢獻，他的門人如高登衛塞(A. Goldenweiser)克洛伯(Kroeber)羅維(Lowie)威士列(Wisler)等，都會把這些方法加以發展，其詳自然非短文所能盡。我們若以簡單幾句話說明波亞士在方法上特有的精神，可以說：不以理

論代事實，不以一般代特殊，不以部分代全體，按步深入，實事求是。這種精神，在本書內便可以窺見，是很值得我們留意的。

波亞士的主要著述，有下列幾種：

1. 移民子孫體格之變遷 (Changes in Bodily Form of Descendants of Immigrants, 1910)。
2. 美洲印第安人語言手冊 (Hand Book of American Indian Languages)。
3. 約瑟普北太平洋考察隊 (Jesup North Pacific Expedition) 所出考察報告，係波氏所主編，已出二十五冊。

4. 濟山神話學 (Tsishan Mythology, 1916)。

5. 初民心理 (The Mind of Primitive Man, 1911)。

6. 人類學通論 (General Anthropology, 1938)。

7. 種族語言與文化 (Race, Language and Culture, 1940)。

最後，本書的譯成，是民國二十九年的事，多謝內子葉美棣女士謄抄全稿及同學王啓樹羅致平兩君校對原文。現譯者休假，即將赴美進修，特把牠印出，除了上面說過的動機外，也想用這表示譯者對這位偉大學人的敬意！

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序於中山大學研究院

目錄

第一章

人類學是甚麼？……………
人類學認人爲一個社會集團的一員——純理與應用的人類學……………

第二章

種族問題……………

「種族」名詞的要義——種族體型的重複性——體型的主觀存在——種族

遺傳與家族血統——固有與殊異的體型——各人相同體態的作用區別——

環境對體態的影響——進化觀點上的種族研究——腦的思想與智慧的關係

——人是家居方式的動物——種族間的生理與心理的殊別——遺傳與環境

實況難於區別——智力測驗的真義——美國黑人的智力測驗——文化經驗

與種族傳統的相關重要——民族學家不注重種族的傳統……………

種族的互相關係……………

種族認識——公開與閉關的社會——種族是屬於閉關社會的一種方式——

種族的混合——種族敵對爲何被推翻的實況……………

國家主義……………

「種族」與「民族」名詞的混用——歐洲各國的混血傳統——語言爲國家……………

……………

……………

……………

……………

集團的基礎——文化與政治組織爲民族集團的基礎——根據語言疏隔關係的虛構集團——政治單位的擴展——部族單位的初期進展——部族集團殊別情感之減少——國家主義的功用

第五章

優生學……
選擇的效果——環境與遺傳的影響——一般的退化——特質發展的選擇——優生立法的社會效果——不適者受排除——優生學進程上的危險

第六章

犯罪學……
犯罪人爲一個階級——罪人是不健全的——社會狀況與犯罪——遺傳與環境因素具相對重要性

第七章

文化的固定性……
文化發展的速率增加——改變律的時代性——自動的習慣——物質發明與自動習慣的關係——語言與思想的關係——行爲較解釋尤爲固定——思想型的固定性——自動主義的否定效果——固執性——獨立性

第八章

教育……
發育生長與發展的現象——遺傳的影響——作用的發展——遲滯性與加速率——性別的比較——建立教育標準上一般觀察的應用——種族的特徵

第九章

——標準應用諸事件——個人發展的預告——普通標準不適用於個人——教育上的文化效果——教育效果對思想自由的影響——教育目的的衝突——教育效果對個人生活危機的影響——階級的文化展望——教育階級的文化展望——羣衆的文化展望

現代文明與原始文化……………
人類學的應用——各種文化目的之價值——客觀的研究應根據不同的文化——人類學爲歷史的科學——文化發展不能預告——原始文化是歷史的滋長——一般的社會法則——智識與發明的進步——道德觀念的固定性——倫理行爲的進步——社會組織的進步——領袖——婦女的地位——婚姻——財產——地理與經濟的決定主義——文化發展的方向可否預先決定——文化不是超機體的

人類學與現代生活

第一章 人類學是甚麼？

人類學認人爲一個社會集團的一員。

人類學 (Anthropology) 常被視爲各種奇異事實，說明外國人的異象及敘述其殊風怪俗和信仰的一種彙集。牠被看做一種供人消遣的東西，顯然與文明社團生活的行爲是沒有任何關係的。

這種意見是錯誤的。更進一步，我希望表明一點，即如果我們清楚了解人類學的原理作一種透明的解釋，便可明白我們自己時代的社會進程，並足以指示我們，假使我們預聽其教訓，來決定何從何棄。

要證明我的論題，我首先應簡明地解釋人類學家所從事的何種工作。

誰也知道人類學即「人的科學」(Science of Man) 的領域早已被其他各科學所佔據。人類學家研究身體形態，是與解剖學家相對立的，因解剖學家會消磨了若干世紀從事人類身體的主體形態與部分構造的研究。生理學家與心理學家會貢獻他們自己以考究身體的與心理的作

用。那末，人類學家有何種辯護理由來宣告他能夠增加我們智識上的獲得呢？

原來人類學家與解剖學家，生理學家和心理學家的工作，究有一種分別的。他們主要地是研究人類身體與心理的典型形態和作用。至於那些表現在各種個人之間的微小差異，不是被忽視，便是被認作特性，均不特別注重體型（Type）的重要，雖然有時會提及體型是由某種低級形態進化而成的。他們所注意的中心，往往是視為一種體型的個人，本形態學，生理學，或心理學的觀點來研究個人的表現及作用的重要性。

對於人類學家，恰居相反，個人僅是作為一個種族或一個社會集團的一員，才顯得重要。個人與個人的差異之分佈和範圍，以及個人為所屬的集團所決定的他的特徵，都是人類學家應調查的現象。至解剖學上的特徵，生理學上的功能，與心理學上的反應之分佈情形，也均是人類學研究的對象。

或許可稱人類學不是一種單純的科學，因為人類學家應先具備關於個人的解剖學，生理學，與心理學的學識，並把這幾種學識應用於集團。本人類學的觀點來研究這些科學中的任何一種，是可以的，而且正在研究。集團，不是個人，常是人類學家所首重的。我們可用體重與體高的測量，來調查一個種族或社會集團中體格大小的分佈。個人之引起我們注意，僅因他是集團的一員。我們探討一切決定的因素及他們在集團中的行為方式。我們注意社會集團組合與個人體高分佈間的關係足令我們引起興趣的。生理學家研究奮發運動對於心的機能之影響。人類

學家則將考查在集團中造成奮發運動的種種社會狀況與集團成員的生理行為之間所有的互相關係。心理學家研究個人的智慧和和情感的行為。人類學家則將考查那分佈在集團中的行為的社會或種族的狀況。

個人作爲一個種族或社會集團之一員而發展，而行動。他的身體形態是由其祖先及其生活條件來決定的。身體的機能，固受體格構造所限制，同時也視社會的狀況而定。假使人民因選擇或必需而專尚肉食生活，他們的身體機能，必異於那些有相同體格構造但專尚蔬食生活的別個集團的人的身體機能。或者，反過來說，不同的種族集團，如果其營養方法相同，則其生理行為便會表現某種相似（Parallelism）。在美國西部高原的印第安人（Indians）是文化簡單的人民，其心理反應與同種的古代墨西哥人（Ancient Mexicans）不同，因墨西哥的文化有比較複雜的組織。

解剖學，生理學與心理學的現象統限於一個個體，並非人類學的方法，因爲就理論上說，似乎可使個人孤立起來以審定其形態與機能的變異問題，而把社會或種族的因素顯然排斥掉，但此種方法，對於一切基礎的社會現象，如一個集團中的經濟生活，社會組織，宗教觀念與藝術等，却簡直是完全不可能的。

心理學家可探討藝術創作的心理進程。雖然這種進程根本上在任何地方都相同，然創作的行為却暗示着我們，不可僅將藝術家作爲一個創作者來討論，同時並注重他對其所生活的文化

的反應，及其同人對於他的作品的反應。

經濟學家努力於說明經濟的進程，必須以社會集團為對象，而不是個人。對於社會組織的研究，也可以這樣說。從純粹表面的觀點來研究社會組織，用細心的分析把牠裏面的基本概念指示出來，是可能的。在人類學家，這便是探討表現在個人與集團生活中的那種組織之活動結果的出發點。

語言學家可研究語言的方式，某一指定時間語言上所表現的常態(Norm)及引起音符變換(Phonetic Change)的自動進程；研究表現於語言中的心理態度及使語言意義發生改變的各種情況。人類學家則更深一層，他注意到語言現象的社會性，視語言為一種交通的媒介，又注意到語言與文化的互相關係。

簡言之，當我們論及個人對其同儕的反應時，我們不得不集中注意來考察這個人生存所在的社會。在這一切的情況中，我們實不能視個人為一個孤立的單位。我們對於個人應由其社會背景來研究他，和介在一般社會論據和各種方式與個人生活表現的作用關係中間，能否發現其普通性。換言之，即有無一般真實法則的存在藉以統制社會的生活。

○ 純理與應用
的人類學 ○

這種格式的一種科學研究，僅就所觀察現象中的互相聯繫而言。在同一方法上，如物理學與化學注重尋求相等(Equilibrium)的形式與物質的運動，其所表現於我們感覺者同一道理。至於尋求智識的實用問題是完全不

規則互相聯繫的。物理學家與化學家的注意點集中於外層世界錯綜進展的一種完全認識。凡一種發現稱為有價值者僅靠這些科學的一般問題上放出新曙光的觀點而已。對於專門技術問題的應用經驗，並不為物理學家所重視。那些在我們生活上認為最大價值的事物，對於他並不需要任何種興趣；那些在我們日常職業上認為無價值的事物，或反會引起他視為基本的價值。發現的唯一價值，為「純科學」(Pure Science)所承認者，是在乎對一般抽象問題解決上的重要。本這「純科學」的標準觀點，也可應用於社會現象的研究，這很容易承認的，社會對於我們自己更加密切的接近，因為差不多每一個人類學問題都接觸及我們最密切的生活。

一個兒童集團發展的過程，均倚靠他們種族的遺傳，他們父母的經濟狀況，及他們的一般享受而定的。這些互相作用的因素的一種智識可給予我們支配生育的權力，並為集團的生活獲取最好而又可能的境况。就一切活動的與社會的統計對於應採用或應放棄的政策既具如此密切的關係，當我們本純科學的觀點，不問及實用的價值，而歸究其結果時，那便不易看出我們問題上的注意點。

下列各章，繼續本純科學分析的觀點，依人類學研究結果的曙光，以討論現代生活上的一切問題為對象。

為着這種目的，應弄清楚所討論的兩基本觀念，即種族(Race)與文化的固定性(Stability of Culture)是也。其主要點，容待正論諸章詳加說明。

第二章 種族問題

種族名詞
的要義

就人類的現代文化狀況，我們所觀察的，或觀察到最近的時代為止，一種文化方式的分劃，簡直依隨種族體型而定的。歐羅巴與東亞的文明對立，迨至日本著手介紹歐洲文化理為止，是很顯著的。至於歐洲，澳洲土人，非洲黑人，與美洲印第安人的文化的對立，更覺分殊了。因此，我們深想到種族與文化互相關聯的問題，也是很自然的了。甚至在歐洲，北歐人與地中海人，東歐人與西歐人的文化分殊亦很明顯，都依隨其體實型態的不同，而各互相關聯的。爲什麼有無數已出版或正在寫述的書籍或文章，根據着每個種族各具自己的心理特徵以決定其文化或社會行爲的假定，這便解釋其究竟了。在美洲尤其是特殊，曾發表許多關於混種影響的論調，恐怕新體型流入於美國人民的血統，會使其民族性格改變或墜落。因此，會根據這種假定在美國法律上通過了限制人民生育的政策。文化展望與身體形態的不同，會引起無限的敵對行爲，這應歸究於本能的種族仇視(Instinctive Racial Antipathies)所致。

對於『種族』(Race)這名詞應先稍加明晰。當我們提及種族特性(Racial Characteristics)時，我們是指那些爲遺傳律所決定的每個種族的特性及其種族內共同享受的全體成員而

言。例如：以瑞與人比較黑人，缺少皮膚，眼睛與毛髮的色素便是瑞典人遺傳的種族體格，深的色素即爲黑人的種族體格。直或波紋狀髮爲瑞典人，鬚曲或羊毛狀髮爲黑人，狹長而高舉的鼻爲瑞典人，寬闊而平扁的鼻爲黑人，這些一切便是遺傳的種族特性，因爲實際上全體的瑞典人與黑人均各具有其自己的體質。

種族體型的重複性。然而，在別方面來說，種族特格 (Racial traits) 是不容易下定義的。解剖學家不能尋出介在一個瑞典人與一個黑人的頭腦的明確分別，因每個集團中的頭腦，其形式是有極大分別的。假使我們沒有別種標準，平常就難說出何

種頭腦是屬於一個瑞典人或屬於一個黑人。

兩個種族越接近關係，他們的特格愈表現相同。譬如在丹麥要考查一個特殊個人的一切身體特格的一種智識時，真使我們不能判斷他確是一個丹麥人。假使他是高的，白膚色的，藍眼睛的，長頸的這一般體格，但他同時亦可做一個瑞典人。我們再在德國，或在法國，可找出一個同樣體格的個人，甚至在意大利亦可找得出來的。因此，以個人的相同確證，便視爲一個固定的，本地的種族的一員，實不可能的。

無論何時，這種實况既免不了，我們便不能談及種族遺傳 (Racial heredity) 了。本一種嚴格意義說來，種族遺傳是指種族的全體人員均具有着固定的特格——好像黑人的毛髮，膚色，鼻形，用以比較北歐人所具有的體徵一樣。但視爲特別的一切那些形態，究其實僅佔種族中的

小數而已，却不是全體。因此，所謂遺傳的種族體格，便缺乏其真實的意義了。個人數目越增大，這種體格便越減少其人種的特素。例如意大利北部的人民是圓頭的，斯堪達納維亞半島人是長頭的。但其中尚有許多不同的形態仍在他們兩系別中同時發現出來，其他的身體形態既這般的相同，那末，僅選出一個人便胡亂地宣稱他確係一個意大利北部人民，或確係斯堪達納維亞半島人，這實在是不可能的。雖然極端的體態常具有極顯然的地方特格，可用一種可能的清楚等級以確證之，但居中間形的許多體態仍可屬於兩者的任何集團的。因此，兩個集團的身體特格，若依嚴格意義的名詞，却不是種族的特質。雖然利用特定的米達測量（即人類學測量法 Anthropometry）與敘述的特性（即觀察的形態學法 Morphology）可把這些集團最普通而共同的體質型繪畫出來，但却不是集團中的全體人員都能夠適合這種標準的。（註一）

體型的主
觀存在

我們最易受一般印象的迷津所驅使。如認大多數的瑞典人是白色，藍眼睛，高大與長頭的。這便我們對一個瑞典人的想像，在我們的腦海中已定了格型，我們却忘記了在新堪達納維亞半島隨便可碰見許多變種。假使我們提及一個西西利亞島人 (Sicilian, 在地中海意大利南部)，我們便會聯想到必是一種黑色，矮小，和具黑眼而黑髮的人。以個人別於這種體型並不是在我們的腦海裏，當我們想及一個「特型的」(typical) 的西西利亞人時。大凡一種人民越加相同，我們受「體型」的印象越深刻。每個國家強使我們承認其居民具一種特定的「體型」，其特格是由最常見的體形來決定。這

種，雖沒有告訴我們任何種關於遺傳的組合及其變種的程度。因此，「體型」的形成依憑着我們平日的經驗是十分主觀的。

例如一個瑞典人居住於一個白的皮膚，藍的眼睛，高的身材差不多占全體人口的地方，若到蘇格蘭去遊觀，發表其樸實的經驗。他一定會說出許多具瑞典人體型的個人，但除開這種相同人民外，其居於該國境內的人民，尚有別種體型，如黑的膚色，黑的毛髮和眼睛，且高而長頭的。這種人口似乎代表兩種體型，並不是本生物學上的證明而知其種族的混血，簡直本着他以往的經驗的一種意見發表吧。未熟識的體型碰到眼來當覺有些新奇時，便易於認這新體型為種族的分殊。反面說來，一個蘇格蘭人，他旅行到瑞典，一定會發生因介在真正瑞典人與白膚蘇格蘭人的中間的類似的同樣感覺，他一定會說有極多具着白膚的蘇格蘭人形態為他所熟識的，但並不就下結論，說他自己的體型是已經混血了。

我們試用一種相同方法說及種族體型 (Racial type)。當我們看見美洲印第安人時，我們認識他們中間，有的像亞細亞人，有的像東歐人，還有的可認為像猶太人的色彩。依據我們以前的經驗來分別各體型的變種，我們使自然地在我們的意識中，易於把分殊的體形，認為純體型 (Pure type)，尤其是，假使他們曾表現像極端的形態。

因此，白色的北歐人，與高鼻，隆額，而頭顱後部平削的亞美尼亞人 (Armenian)，可謂表現其純體形了。

就生物學說來，這是一種不適切的假論。極端形態 (Extreme forms) 却不是純人種的體型。因我們簡直不知道他們的後代在他們自己中間怎樣的混化及他們的祖宗究成什麼樣子。雖然，假使已經明白了極端體型是同種的後裔 (Homogeneous Descant)，這不一定可證明中間體型能成爲相等地同種的。

~~~~~  
種族遺傳與家族  
血統  
~~~~~

應該記得遺傳學 (Heredity) 的意義是指解剖學的與作用的體徵從祖先傳遞給子孫而言。今日我們所認人類中的某一個種族係包含着許多個人的集體，實不能證明其從共同祖先遺傳下來。

我們所知道的一個已知家庭的兒童們是代表其祖先遺傳下來的特質。像這樣的兄弟們與姊妹們的一個集體，稱爲一種親血團 (Fraternity)。

凡一種親血團內的一切團員並不是個個相同。他們是圍繞着一個固定的中間價值而分散的。假使形態的體型分配在一切兄弟們與姊妹們的集團，其所組成的種族當然相同，然後，我們才能够說種族遺傳 (Racial Heredity)，因每個親血團都是代表種族的體徵。假使這親血團是殊分的，我們便不能談種族遺傳了。因此，在一個家族體形的分佈是異於發見在其輪家族的。在這種情況下，親血團即代表特殊的遺傳家族系統 (Heredity Family Lines)。實際上在一切已知的種族中，單純家族系統既以親血團爲代表，而表現出一種極可注意的許多變種，這表明家族的遺傳體徵並不是相同。一個可預知的結果，便是無論何時必因其祖先會各具有分

殊的遺傳體徵罷。更進一步言之，我們觀察從一個種族中找出來的一個親血團，或許是被別個種族中的別個親血團所重複未定。換言之，遺傳體徵發見于一個種族中或許不是屬於牠的獨佔，同時亦可屬於別個種族的。

這可算一種極端的情況以例證之，假使我知道紐約市民的「體型」，我不能指出任何一特別家庭便宣稱爲一個相稱的體型代表。因我會碰到選出一個純英國人後裔的家庭。我又會碰見而感覺到是一個愛爾蘭人的，意大利人的，猶太人的，德意志人的，阿美尼亞人的或黑人的家庭。這一切的體型既如此殊異，假使繼續依照他們的體型繁殖下去，那末，他們當然沒有一個能夠足以視爲紐約市民的代表了。在法國的情況也是一樣。我不能胡亂地選出一個法國人的家庭便認其家人爲法國式的體型。他們或許是白如北歐人，黑如中歐人或地中海人。在紐約與法國恰相同，家族系統是這般殊別的。簡直沒有種族的統一性（No racial unity）及沒有種族的遺傳（No racial heredity）吧。

昔日親族繁殖的社團，一切事情是不同的。譬如許多家族，經過許多世紀都是互相通婚，不喜歡外人的血統加入。他們一切必呈獨立而密切的關係及其相同祖先的特格一定會呈現于整個家族的。雖在任何一家庭中的兄弟們和姊妹們，在他們自己或許會十分的不同，但整個的家庭系統必具相當的相同。比較上述的情況，我們若僅檢查一個單純家族，便可得到其人口一般性格的一個印象，更有些家族一定會給予我們認識整個種族的一幅良好的圖畫。像這種型式的

情況，在歐洲小村落中的地主們極佔優勢。他們又發見于歐洲的高級貴族，同時亦可從些少孤立的部族找出來。例如，格林蘭島（Green Land）北部的伊斯基摩人（Esquimos），許多世紀以來都是孤立的。他們人數未曾超過數百以上。缺少任何嚴格的規則來禁止親屬的結婚，因此我們可預料其混合，大多數是由機會所指定的。這部族的祖先可推定其為伊斯基摩人的少數，他們隨遇而移殖于那裏，同時他們的血統流入于現代世系的全體員衆的靜脈中。一切人民既呈現相當的相同，但不幸地，我們實不知道其家族系統到底有多少程度的相似。

我們曉得這個事實，是從一個孤立的泰內西流域（Tennessee Valleys）得來的。在那裏的人民，他們自己互相通婚已有一世紀。在這種族團的家族系統是十分相似的。

在這種情況下，實無關其祖先究竟是同種抑屬於極不相同的異種。既有這般長久繼續其繁育的時期，當然其家族系統會變成相似的。種族世系的不同或許會呈現于介在兄弟與姊妹間的差異，他們有的會傾向其先祖的性質，有的會傾向其他的形態。因此，在一切殊異家族中的不同種族體形的分配越趨相同，則出乎選擇之外繼續其繁殖的時間也越長久。我們對於這種更有幾個例子。如：南非洲的巴斯塔特（Bastards）族大多數為從前荷蘭人與霍屯督人（Hottentots）的混血種。加拿大東部的契培瓦族（Chippewa）為法蘭西人與印第安人的混種遺裔，兩者都是繁殖的族團。因而，其家族系統介在他們中間是十分相同的，在每家庭的兄弟和姊妹們在他們自己中間僅極端的殊別而已。

在現代社會，尤其是在城市，依據實況是不適合於親戚繁殖的。因人民居住的地域越廣，人口的遷移與密度必越增加，而家族的繁殖當越減少，于此，我們可預料家庭系統的分殊體型當然會越增加繁複的。

這種說明可視為真實的確證。瑞典民族雖表現其屬於同種，但尚表現許多不同的家族系統，許多固是特體型的白瑞興人，但在其他的家族中又呈現出黑髮的與淺眼的遺傳形。遺傳形態的安排真值得研究的。

在前頭已說過明過許多具瑞典體型的個人或許是鄰國的重複形。在家族系統上也一樣的真確。這不難從丹麥，德意志，荷蘭，或北法蘭西的家族中尋出很明顯的實證，確像瑞典人的家族一樣。或者在瑞典家族中亦有正如法蘭西的或德意志的家族一樣。

在這些事例上，遺傳的體徵實非「種族的」決定，却是屬於家族系統而且同發現于許多「種族的」集團的。當相同體形的家族系統同時發現于多數的人種集團時，那「種族遺傳」的名詞便失其意義了。我們僅能說及「家族系統的遺傳」而已。「種族遺傳」的名詞預想指定每個種族的後代子孫傳統是屬于同種（Homogeneity），在不同種族的後代子孫傳統必具一種不相同的程度而言，其實，這是不能存在的。

簡言之，假使我們想討論種族特性時，我們應該認識這種特性在各種族，是表現一種巨大的殊別。他們所稟受的遺傳，並非種族，却係家族系統的。因這種體型的一切特徵不是屬於整

個種族能。(註二)

固有的與殊
異的體型

別個重要問題又擺現我們的眼前。我們曾經說過，我們的體型觀念是根據主觀的經驗。提起偏重「特型的」瑞典人時，我們便傾向去觀察那些一切不同的體型，即非屬於種族的體型，如與外國人混血的雜種。在瑞典

實有些少殊異的體型，如在舊鐵高那墓最初是由窩隆族人 (Vallons) 所開掘的，在這塊地方的人民其膚色現呈黑的居多，簡直是由瓦弄族的血統所影響罷。(註三)我們早預備好用這種方法來解釋一個體型的各種分化。在許多實例上這無疑地是真實的，因人民的不同體型的混血，在許多千年前既經實行，但我們實不知道在何種限度下可使一種體型怎樣的變換，當發見沒有外國人的血統混入時。那據飼養動物主人的經驗證明甚至用純種 (Pure Stock) 的家畜採取極強烈的繁殖法，然介在各個性間常尚留存着相當數目的變種。我們沒有證據來表明這一類的變種，在何限度下面可以促進一個純粹的種族，這或許是不可能，但滿足的證據一定可推實於將來。因我們沒有「純種族」(Pure race) 吧。全世界的歷史指示我們知道人類是時常移動的。如：東亞的人民移至歐洲，西部與中部的亞細亞人征服了南亞，北歐人掃清了地中海的各國，非洲中部人伸展其領土而至於差不多南非洲的全部，美洲北部的阿拉斯加 (Alaska) 開展至於墨西哥北部，或相反輪值，南美洲人移殖散佈于美洲的全東部的各處。簡言之，自從最初的時代我們已經有了這繼續移動的一幅圖畫，這幅圖畫便是各種人民的混種。

這真幸運，因地理的與生物的界線缺乏清楚的分開，使人類的各種族完全受這種環境的支配。這種情況十分像那些發見於動物界一樣。凡遠離地區的本位種族都可藉以認識出來，但在許多條件上，他們是由中間形態（Intermediate Forms）所組合的。

我們既曾看見了關於介在鄰近的人口，缺乏其尖銳的區別，確見其顯明而相同的家族系統同發見于兩種人口中間，因而，在一種人口的個人身體的形態，可同用於別種人口的個人形態。雖然他們的相同能夠證明出來者，並不是他們的作用具有何相等的意義，因為當我們比較他們的兒童時，他們一定發見多多少少回復其人口的體型，即父母所屬的體質型。試舉一例：波希密亞人（Bohemians）平均說來為圓頭的，瑞典人則長頭的。雖然這可能地從兩種人口的父母找出其相同的頭型。在瑞典人中間選出來的集團，自然地較諸平均的瑞典人會多屬於圓頭。及選出來的波希密亞人較平均的波希密亞人一定會多屬於長頭的。在瑞典所選出的兒童集團會發見比其父母們多屬於長頭的，在波希密亞人所選出的兒童集團亦比其父母們多屬於短頭的。

這種原因並不難於了解。假使我們在瑞典人中擇出其短頭的許多個人，這種短頭或許是個人的非遺傳特性的。更進一步，他們的親屬的一般傾向也許會趨於同瑞典人體型的長頭。因為我們知道子孫的形態，不是僅依隨他的父母，同時也依隨他的整個家族系統的特性的，最少推上至四代的祖先，對一般人口的一種復原遺傳（Reversion）是可預計出來的。在波希迷人的中間實具相同的真實性。（註四）

假使從全人口中跨越出來成爲殊異體型時，我們應斷定相同體態的一切個人，其作用也是不相同的。爲了這種理由，若從一種人口選出某一種體型便宣稱這是同於其他人口的適合體型，這實在十分不正確的。每一個人應視爲集團中的一員來研究，推出其所以跨越的理由。我們無須推測在丹麥的鬚頭而褐膚的個人是同於瑞士相當形態的個人。甚至假使介在這兩系個人中間沒有解剖學的分殊，但他們是代表原始的殊別種系的。所謂相同確證僅可發見於例外的個人而已。

假使我們選出高大而白膚的西西利亞島人的一個集團，其男女中間是互相嫁娶的，我們應預料他們的後代子孫會回復西西利亞島人若干的體型的。反之，假使我們選出褐膚而褐眼的，一個集團瑞典人，他們的子孫必定會回復到若干屬於白膚而藍眼的瑞典人體型的。

各人相同體態的作用區別

我們僅就固定的種族 (Stable Race) 的遺傳情況，既說了這樣多

話。我們受了種族遺傳的名詞所暗示，以爲延續輩代的組合是相同的。當一代死去，第二代即假定可代表人口的相同體型。但這種情況僅發現

於每個輩代的隨便配偶而已。假使在第一代的婚姻是一種隨便自由的選擇，僅受了機會的支配，而相同的情況一定會僥佔了後來的輩代。故任何自由選擇的婚姻，任何集團中的死亡率或生育率的選擇改變，或因移植 (Migration) 的緣故，凡此一切都一定會變換其集團的原始組合 (Genetic Composition) 的。

按以上各種理由，我們現代的人口，若本遺傳學觀點上看來，實沒有一個是固定的。一個人口中的殊異家族系統 (Heterogeneous Family Lines) 若經過遷移才起原的，一定會逐漸變成比較相同的家族，假使其後代子孫繼續居住於同一的地方。在美國的城市與混血的農村集團中，因受選擇婚姻的改變，常令遺傳組合 (Hereditary Composition) 繼續的改變，直至遷移入境的人口 (Immigration) 停止以後。本地的通婚產生本地的體型。近親通婚的避免，是贊成組合人口中增加其一切家族系統的相同。贊許或禁止堂表兄弟姊妹婚 (Cousin Marriage) 固隨許多部族的慣俗而定，實則建立分殊的家族型，本這種意義，殊種的人口 (Heterogeneity of the Population) 因而增加。

○環境對體
態的影響○

別個問題又起來了。在上文我們僅就遺傳固定的原始系統作探討。同時我們也應問及我們自己，是否環境的狀況會發生一種影響的力量來支配種族。這是很明白的，凡下級的有機體都是受環境所支配的。從低處移栽植物到高山便發生短莖。半熱帶植物的樹葉生長在水中和種在空氣下的樹葉的形態不同。栽種的植物可轉變其雄蕊為花瓣。凡一切植物可用相當種植法阻止其發育，或刺激其生長。每種植物組織在某種環境情況下發展某一種的形態。凡顯微鏡下的有機體 (Micro organism) 在殊別的環境場合下其分別更大，平常極難建立其特種的同態。

問題的發生是否同類的變種，可發見於較高的有機體。一般的印象認為牠們的形態是由遺

傳並不是由環境來決定的。如一隻小賽跑的狗 (Greyhound) 是稟傳於一隻賽跑狗，一隻短尖狗 (Short horn) 是稟傳於一隻尖狗，一隻挪威的老鼠是稟傳於一隻挪威的老鼠。至若一個歐洲的兒童是具歐洲的體型，一個中國人是具蒙古種的體型，一個非洲的黑人是具一個黑人的體型。

雖然詳細的研究表明身體的形態與高大，並不是完全由遺傳律所規定。歐洲人的體高紀錄，從今日起追溯到前世紀的中葉，差不多一切國家的平均體高表現增加了一吋以上。真的，這固非一種實在改變的滿意證明，因為公共衛生的進步，已改變了人口的組合。雖然，這不像是體高增加的一種原因，但却足以考慮的。一個較好的證據，表明體高的改變者，莫如發見於移植於美國的歐人子孫。在這種情況，曾經表明了許多國籍的兒童是高過他們的父母，假定或因其生活上較優良情況的緣故。(註五)

同時更可觀察出身體的形態是由職業所影響。操粗重工作的個人其手腕必異於一切肌肉獨立發展的一個音樂家的手腕。(註六) 凡人體四肢形態的比例是受習慣的姿勢與使用所影響的。東方人(指日本人)的腳因常跌坐在平地上，多少是受了這種習慣改變的。(註七)

至其他的改變却不能以較好的滋養料與肌肉的使用來解釋的。如頭顱與臉上的形態並不分固定，在有些場合下却受那些人民所居住的環境所影響的。因此，在一個遷移人口到了新環境之後，兒童就不會十分像其父母了。

以上一切觀察出來的改變固很輕微，不足以改變遺傳形態最首要的特徵。然仍不能忽略的。我們不知道適變（Modification）會達到何程度，來釋明這般改變的最終結果，我們又無何種確證以保持其改變，假使人民轉回到他們的舊環境時。雖然，一個黑人却不會變成一個歐人，但這非不可能的，因為歐洲諸人口中已具小部份的不同，與其說是遺傳，不若認為受環境所影響罷。

進化觀點上的
研究種族

我們所討論的以上諸端，僅就種族的解剖形態，取得一種較清楚的認識觀點，來表明我們所謂種族名詞的真諦而已。現在最好再來複述我們所討論的首要原理。

我們既發見了「種族遺傳」的名詞，極嚴格地使用起來僅限於當一個種族中的一切個人共同表現某種解剖的特質而言。就每個種族整個看來，其一切家族系統中，在他們的遺傳特徵當具相當的互相殊異，家族系統的分佈，當然有相當歧異，具相似的血統，或甚至發見於接近領域中一方面或多方面的相同。關於體質型的含混印象，是從我們的日常經驗抽象地獲得的，實不能證明其為生物學上的分殊種族。至想由個人所組成的各種不同人口，推斷其各屬於不同的種族，簡直是主觀的看法，但在客觀上却不能證實的罷。尤其是發現於分殊組合的人口中，要考證其體型的相同而至於極明顯無絲毫不同時，簡直更確不能容許的。要明瞭每一個人，僅能認他為其集團的一員而已。

這些注意點似乎很需要的，因為這可掃清了平常所使用的「種族」名詞的含混。當我們說及遺傳時，我們常認為家族系統，並不是種族的。組成最同類的人口，其家族遺傳原質，在他們中間實具很大分別，假使分別極微，那末，家族系統便成共同，與鄰近的人口，不至相差太遠。此可給予一種特殊的印象。

種族體型的關聯更可從別方面看出來。在密切關聯的體型中，一種個人的相同類證，應視為每種體型的一員，萬不能認作確實的任何等差才對。雖然個人與家族系統的分佈在各種族中是殊別的。當我們從歐人中選出一個大頭腦的集團時，他們的頻數一定會相當地提高起來。倘在黑人中間選出相稱的集團所發見的頻數一定會低下去。例如有一種歐洲的人口，他們的腦子重量，居百分之五十，容我們說是超過1000格蘭的吧，這許會在同階等級的黑人中，僅佔得百分之二十未定。因此，百分之三十的大腦子的歐人實不能和黑人的任何相稱的集團相比。

用這種觀點以比較種族是很適當的，假使我們避免了用我們的標準去測驗各個人。

本普通生物學的基礎，最重要的莫如求知任何種族在形態或作用上看來，比其他動物從其祖先的動物形態是否更加進化轉變，和種族可否排列為一種傳續的秩序。雖然我們不知道祖宗形態具任何真確的等級，但有些少體格固可由人類與猿類的解剖形態比較上來推斷。但唯一的特格，便能夠指出人類祖宗的世系的種族形態確由動物的形態逐漸進化而分歧的，惟每種獨立特格的排列次序却不相同的。

例如祖宗的形態曾具一種扁平的鼻形。叢林人 (Bushman, 在非洲西南部), 黑人與澳洲人具扁平而寬闊的鼻形。蒙古人, 歐洲人, 尤其是 孟尼亞人, 具狹小而突起的鼻形。在這種意義上, 他們距離動物形態是最長遠而進化的。

猿類具狹厚的口唇, 而歐洲白種人的口唇是薄的, 許多蒙古體型的人則圓滿的。黑人則呈現最厚唇形, 似確具一種最非常的「人類」口唇。

猿類的毛被具適度的旺盛。在人種中, 如澳洲人, 歐洲人, 及其他人種中散處的小部份部族, 均具豐富的體毛, 蒙古人則具體毛極稀少的種族。

相同的注意點可用以觀察脚, 脊骨, 四肢比例的形態。若考研這些特徵, 我們知道人類的種族確與動物所具的等級次序確有分別。

尤其是對於腦的度量更可注意。腦也是隨各種族而分殊的。除開矮小叢

腦與智慧
的關係

林人 (Pygmy Bushman) 及其他甚矮小的種族放置不說, 黑人種 (Negroid Race) 比較蒙古種 (Mongoloids) 具較小的腦, 此兩者反比歐洲人一般的腦較小些。雖有些屬蒙古種體型的伊斯奇摩族, 其腦比許多歐洲人的集團尤大。

每一個種族的腦是極異其度量及各種族的個人間的「重複性」(Overlapping, 也很明顯的。依據腦的度量與形態, 以確證個人, 而斷定其屬於黑人或歐人, 簡直是不可能的。但在排列上說來, 黑人的腦較諸歐人, 原屬人類中的最小的。

我們固可用腦的大小來確證其作用。但這僅能在一種限度下才得真確。在高等哺乳動物中的比例度量上，凡具較大的腦必屬較智慧的動物，但唯一的大小却不能作適當的標準。結構的複雜比度量自身還要來得重要，因為有些鳥類的頭腦較諸高等哺乳類的，比例上尤大，然而缺乏了較優智慧的證據。

腦的大小是本其重量來測量的，但重量不是僅靠神經細胞及纖維，却包含着許多質素而非直接有關於中樞神經系（Central nervous system）的作用的。

人類中的優秀智慧，在一方面固有關於腦的大小。患小頭呆（Microcephalic）的個人，若其腦迴居於常態度量之下，當係精神上的缺點；但一個人具一種例外的大腦，不一定是一個天才。因有許多原因可影響腦的大小的。因此，軀幹越大，則腦亦越大。像營養充足的人民，他們比諸那些營養不足者的身體，其軀幹必大，且具較大的腦。這並不是說，因為他們的腦組織比較高度的進展，却因為軀幹較大是整個身體形的一種特徵形態罷。凡優越的人民大多數是屬於營養較好的階級，因此，腦較大的原因，實未能確定。凡優越人民的腦大小不同的變種，也極可注意，有些名人的腦竟低降至常態（Norm）以下的。

真實的問題應在腦的組織及其作用的關係來求解決。我們知道人類各種族中的本體組織及其作用的互相關聯，既如此其細微，要以各種族所具有的體格，這般細微分殊為根據，當不能得到可靠的推斷。因此直至今日，以一個腦來確證種族的相同，簡直是不可能的；除開關於長

的與圓的頭形，高的與低的頭形，及其他相同的本體形態能夠分別外，這一切似乎對於微細的組織及其作用沒有任何的關聯。最低限度，並未曾證明其存在，因此，這似乎不像有任何極密切的關聯。

種族間的互相殊異如此其輕微，他們均處於一切形態都可相等作用的狹小排列的範圍內。我們實不能說，凡不適當的腦與神經系統的比率，認其作用較諸常態的更顯明地低劣，在各種族是相同的。又不能說，那些稀罕的優越的腦均具相等的常形。這並非不可能，不過，像這般殊別僅能存在於一種相同的方法上，恰如我們在別種器官中尋出其調和的各種排列一樣。

無需更詳細的證明，腦大小的次序排列實不能用一種較高的種族智慧來作同一確證的。

假使腦的解剖組織，是一種不確定的優越思想 (Mental Excellence) 的指明，則在身體上的其他各部份的殊別尚有更多的例證。關於我們能夠判別黑人的腳形及其小腳的輕微發展，其牙的突現與其口唇的度量，蒙古人面容的沉重，或各種族膚色不同的等級，統通對於思想實沒有關係的。最低限度每一種試驗證明身體與思想的關係已經失敗了。

任何嘗試都想置人類種族在一種進化的程序上，我們也應該記得現代人是家居方式的動物。的種族並不是野處的，却屬於家居方式的。試觀人類的營養物品，人工保護及其生活方式，確屬於家居動物無疑。由用火的食物人工改變及一切工

具的發明，已完成了人類變成自己家居 (Self-domestication) 的步驟。此兩者均屬於太古的時

代，至歐洲冰期最後伸張以前的一個時期。我們應認人類爲最古老的家居動物吧。以及種的各種最特殊體形便表現了這種證據。如在白色藍眼的人種遺失其膚色，黑人的黑色髮毛在任何野生哺乳動物的形態中均未曾碰見的特格。例外的僅有黑豹，黑熊，及地下鼯鼠的黑毛被而已。黑人頭髮的螺旋狀形及其他人種頭髮的波紋狀形，在野生的哺乳類中實未碰見頭上有長髮的。長久的或定期的性交作用，及女性的乳房，及性行爲的變態，亦均是家居動物的特徵。人類家居的種屬，恰像其他動物一樣，由原始部族而發生，並不是因選擇而繁殖而固定種族的。雖然，人類各種形態隨着他們的遊羣生活發展，而終別於野生的形態。

幾種人類的特格可視爲一種較低進化的階段的指明，或許因由家居所影響吧。如臉子縮短或異常伸長的表現。如有些白種體型的臉子過度的縮短，與黑人的口部的伸長，或許受這種家居原因所影響。（註八）這或許是由一種中間形態的第二次發展也未定。因凡家居形態的腦，大概較小於野生的形態。在例外的情況上或許會較大。如矮人與巨人的形態都同在家居而發。簡言之，人種的「原始特格」(Primitive traits) 無需視作一種早期固定了的指明。他許會在固定了家居後才獲得的。

凡此一切，雖有多少關係於用生物學以決定種族的心理，平常被假

種族間的生理
與心理特殊別

定爲社會行爲 (Social behavior) 的基礎。然心理行爲 (Mental be-

havior) 對身體的生理作用 (Physiological Functioning) 實具密切

的關係，在作用（*Functioning*）的名詞最廣義上說來，對於身體作用的一種檢查，實可規定其問題的。

我們既知道，一個種族的解剖學特格的敘述，本普通名詞說來，是包含根據多數人所形成的印象，而屬於一種錯誤的一般性。這種對於作用，實不減少其真確，尤其是一個人口的心理作用。我們對於一種人民心理的特徵化，不過視為那些發見於多數個人的特格上的一種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而已。因這種理由，所謂概念化，亦是印象的。在別種人口中，別種特格印在他們自己的心理上，亦是概念化的。這種不可以證明，假使在第三種人口中發見了兩種體型，便混合了其作用的行爲。這種體型一般性（*Generalization*）的客觀價值，却不是自明的（*Self-evident*），因為他們不過是體型的主觀組成的結果而已，其廣大的變異性却未注意到。

實在說來，整個種族表現出來的作用能夠定為像遺傳的一樣，甚至比解剖的特格尤少可靠。因為個人與家族系統的變異既如此其大，種族中的一切人員的反動作用當然不是相同的。當身體已完成其發育，一定經過相當時間保留其相同的形態，直至老年開始才起改變的。無論在什麼時候我們檢查身體，其結果常表現差不多相同。如體重，脂肪量，筋肉，固可發見其激勵，但這一切比較她是微少的。在健康的常況下，直至老年開始為止，凡營養物與運動實無關重要的。

但身體的作用究竟是分殊的。心的跳動依據瞬息的狀況而定。在睡眠中，其跳動必慢，在醒覺中，在吃飯中，在運動中，其跳動必較快。個人間心跳數目的多少，也極巨大。我們的消化器官的狀況簡直依據所吞下的食物種類與數量而定。眼睛作用在強光下與黑暗地方亦是分殊的。據此，對於個人的身體作用的各種變異實相當可注意的。更進言之，由個人所組合的人口，其一切作用當然是不同軌道。就解剖的特格觀察起來，變異性（Variability）僅有一種來源，即在個人間的殊別上，加上一種生理作用的來源；凡個人間在不同時間的不同行為罷。因此，由個人所組合的人口的作用而表現一種相當巨大的變異，實不足驚異的。

生存於相同境況下，各種族所表現的作用的平均價值是不相同的。但其殊別，比較每個種族集團內所發見的變異却並不大。各種族的相同感官的作用檢查，如白種人，印第安人，菲律賓人，及紐幾內亞（New Guinea）的人民所表現他們的感覺能力是極相同的。（註九）通常相信原始人具有一種眼力或聽覺力的非常伶俐，並不足以證實其為謹慎的觀察。這種印象簡直因為他們的觀察權力的訓練能直接及於現象，而為我們所悉慣熟的罷。我們會發見於蒙古人與白種人在基礎的自然發育（Basal metabolism）（註十）上的殊別，這或因其消化器官作用的殊別，及介在白種人與黑種人間的皮膚也是殊別的。各種族的生理作用，在我們能夠決定他們中間的數量區別以前，實有很多事實亟須留待研究的。

許多種作用的變異既十分明白了。我們再來考證心跳的作用。察我們想像為着固定生活所

驅使而缺乏身體運動的一個紐約市民。這個人若移居至普利維阿安提斯 (Pulverian Antares) 高
原去，在那裏他若從事體育工作，一下子他會感覺到各種困難。但是，假使他是強健的，他最
後一定會變成對新環境的調和，他們平常的心跳，因此一定會改變。他的肺部因居於稀薄的空
氣中，亦必異其動作。這證明同是一人，因移居於新環境，使其身體的作用會表現一種數量的殊
別。

遺傳與環境狀
況難於區別

我們在上文會指出環境狀況具一般因素，惟對於解剖的形態僅具輕
微的改變而已。環境對於身體上一切作用的影響是極強烈的，好像在
下有有機體的情況，其身體形態受環境的支配下才能完成其重要的適應。
各種器官的作用是隨各種需要而調適。每種器官用來路特若 (Meltzer) 的名詞 (註十一) 稱爲
一種「安全邊緣」(Margin of Safety)。在限度內依隨環境的需要牠會常態地作用。甚至一
部份無能力的器官尚能充足維持身體上的需要。當超過了這種限度外不適當的適應才能發展。
當境狀改變了「安全邊緣」的內部時，有許多固定的境狀是最合宜，惟適當適應的遺失是極輕
微的。

在這裏，證諸環境對各個體的影響動作，在這類的一切事實上均具相同方向。假使我們携
帶兩個有機體的不同個性到相同的環境內，牠們會變成其相同的作用反應。因此，我們對於不
同解剖形態的一種作用的相同，實係受環境所影響，却不是因其內部的組織而得到一種印象。

僅在那些情況下，若環境的影響具不同的緊張性，或者甚至對於有機體具不同的方向，那麼，我們便可預料，雖在相同環境下必增加其不相同的性格，例如，有一個體的「安全邊緣」甚狹窄而跨越了環境的狀況，有別個體的「安全邊緣」則甚寬大，可能的而得到適當的調和，自然前者會變成疾病，而後者得保健全。

身體上的生理作用既具這般真實，在心理的反動(Mental reaction)更具較多的真實。一個簡單的例子可表明這種真實性。當我們受詢問對一種刺激的反動時，例如反應一個敲打的鐘聲，介在已發見的鐘聲與敲打中間，我們便能建立某一種基本的或最少的休息時間，這一剎那間當我們休息時，即集中我們的注意力應付鐘聲。若當我們疲倦及當我們注意已轉方向，反應的時間即增長。我們或許會被別種事物所吸引，鐘聲便卒至忘記了去。環境的情況決定了反應的時間。就兩個人的基本時間或許相當十分殊異，但在不同環境狀況之下，他們仍然會在同一方向上反應出來。假使生活的狀況迫使一個人集中其注意，或別個人未曾要求如此的做法，他們會在同一方向上反應出來，雖然在身體組織上說來，他們是代表殊別的體型。

在較複雜的心理的與社會的現象上說來，這種殊別的體型對一種共同標準的調和却是素常的發見。在一個小社團中各個人間的拼音是極統一的，一個專家的耳朵能聽其發音以證實一個人的家鄉。就解剖學上說來，關於一切個人間的口形，內鼻，與喉頭而參加這種拼音是相當地殊別的。因口可大可小，舌頭可薄或可厚，顎可曲或可平。這些一切便是聲音的調子與音質的

分別。但大家所說的方言仍然是相同的。因發音 (Articulation) 並不大依靠口形，却是依靠其使用。(註十二)

在我們一切日常的習慣上，我們所屬的社會習慣的模仿，對於我們的心理和身體的作用，及思想和行爲的一種統一程度，具極大影響，無論在組織上具相當區別的各個人都是一樣。

這實不足以正確地來宣告身體的形態，與生理的或心理的作用沒有何種關係。我不相信華生氏 (Watson) 當他宣告人的整個心理的活動是受其個己的經驗所影響，與他所稱爲本性或能力是受外界環境的影響，不是因機體的組織……是對的。這種理論對於我似乎認爲違背了從動物界和人類中的心理活動的觀察。一個白癡家庭的心理活動，甚至在最優秀的境况下一定不會相等於一個高級智慧的家庭。在這種極端情况既認爲真實，同時那些比較少顯著的殊別也一定會真實的。雖然這實未能夠除去了環境對於相同或不相同的影響，也似乎無何理由假定在心理的領域機體地能決定一切個人的相同有存在的可能，當我們發見一切其他的特格是殊別時；但我們實應承認機體的不同是易遭環境影響的覆蓋與遮蔽的。

在這些情況下，縱不可以決定心理行爲的遺傳特格的固定性；但在一個全部發展的社會裏，我們發見各種極不同遺統的人民，其一切反動既違般極多數趨於同軌，因此實不能說出僅就他們的反應行爲上便認他們屬於何種族。個人的殊別與那些不同類屬的家族系統同發現於這般社會上，但在一切健全個人間，這些殊別在身體的形態是極輕微地互相關係的。若本個人的

作用爲根據，便認其屬於固定遺傳的作用原質的某一家族或某一種族的推證，簡直也是不可能的。

這種情況尤其是在解剖的形態更多發見。遺傳血統的變種排列，既這般寬大而組成一個「種族」，在各種族中當可發見其血統的相同體型。就解剖的形態觀察起來，黑種人與白種人固具種族的遺傳特徵，但這種對於作用上却不真確。因組合各種族的個人間的每種心理生活這般殊別，所以僅依其表現便指帶一個人屬於這種族或那種族實不可能的。這用以觀察有些種族不是真實的，但像非洲南部的叢林人，對於這種觀點，我們實沒有根據來作證明；雖然我不參加任何可以發見的基本分殊，我們最好可停止判斷。

就我們的經驗說來，我們妥當地可以說，在任何已知道的種族與家族系統的殊別必較大於種族與種族的殊別，具極端形態與作用的一個家族系統中的成員，與那些極端相反的一個家族系統的成員常可碰見其十分殊別。兩者固均屬於相同的種族，無非因爲極難尋出個人或家族系統的種族體型而未受鄰近體型所重複謬。

種族的遺傳心理特徵的基本假定，常根據家居動物的種屬的心理特徵爲一種同類的比證。當然的，凡懸毛狗的心理極殊別於喇叭狗，或一隻賽馬極殊別於駝馬的。

這種同類比證並沒有好的根據，因家居動物的種類的比較是屬於於家庭系統，實不能與人類種族來作比較。牠們簡直由謹慎的統制繁殖而發育。牠們的家族系統是統一的，不同於人類的

分殊家族系統。牠們對於家族系統固與見於一切人類種族中是並行的，但人類種族之所不能變成固定者，實因缺乏了強制的繁殖法所致。在這種觀點上，人類的種族應對於非選擇的，非家居繁殖的野生動物來作比較才對。

智力測驗
的真意

本這些觀察，對於會欲決定天賦的聰慧而用的所謂智力測驗（Intelligence test）的結果顯然是矛盾的。實在說來，這種測驗，不僅在各個人間，

同時也在種族的與社會的集團間表現其相當的區別。測驗是心理作用的一種表現。像別種作用一樣，心理測驗的反應，表明屬於各不同集團的個人是有重疊性的，根據個人的反應通常地實不能證明一個人必屬於他固有的集團。

就測驗的本身說來，僅足以表明對於一個人做出多少滿意的一種工作而已。其結果却是單一的或初級的，因而以一種機械體來決定智慧的结果，却是一種尚應待證明的假定。因凡不健全的個人在測驗上實不能做出應該做的固定工作。在履行工作的狹小包圍內，我們應問及機械的組織若何，外面的環境情況能夠決定測驗的結果又怎麼樣。既然一切作用受環境極強烈地影響，這似乎在這裏，環境的影響也可佔優勢及模糊了反應上的組織所決定的部份。

我們試舉一例來釋明這種的真實。一種最簡單的測驗用各種形式的相稱塊片放入於相當形式的孔洞。有許多原始的人民等測驗時費極多時間專注意那形式相稱的裝飾工作視為一種重要的部份。這塊片或許是美術品，鑲嵌物，或印花板所做成。其他受測驗的人竟有至連一點經驗

都沒有來使用這種形式的。我們對於這些人民固未經觀察，也似乎可推定那些用慣和會認識各種形式的人民，比較那些沒有經驗的人民一定更容易反應這種測驗的。

克林伯博士 (Dr. Klineberg) 註十二) 曾考察過住居於極不相同環境下的各種族對這種簡單測驗的反應行為。他發見他所考察的一切種族，其在城市境況下者，反應快而不的確；其居於窮鄉僻壤的同種族的人民，反應慢而較的確。城市生活因效能只求迅速與壓迫的結果，表現一種殊別的態度，這對於天賦的聰慧實無何關係，却是一種文化狀況的效果罷。

在德國曾舉行一種試驗，但根據不同格式的全套測驗又曾得到一種相同的結果。凡屬於不同體型的學校兒童都受過測驗。屬於各種體型而會進過初級學校與高級學校的社會集團受測驗的結果，其殊別的原因均依其文化的態度而定。這簡直不像由于他們所屬的為不同的種族集團血統。恰居相反，整個人口却是統一的，在各種學校的反應却是十分殊別的。因此實無何種特別理由為甚麼我們要假定介在集團間具一種機體組織的區別，這似乎還是屬於我們正在研究的文化分殊的效果罷。

以語言為根據的一切測驗，試題上語言經驗的效果是佔最重要的部份。我們整個的感覺經驗是依據語言的原理與深受經驗上的分類所影響的我們思想來作分類的。平常由一個字所表示的一種觀念範圍來決定我們的思潮及語言上的文法方式的範疇，驅使我們表現保留着方式上的固定型態或聯繫我們以前的思想。當語言驅使我分清哥哥與弟弟，伯叔與舅父時，思想的各方

向語言排斥了我們所容許的含糊名詞。當對於子與姪的名詞未分清時，思想便會流入於我們所未預料的思潮，使兩名詞不能清楚地分別出來。凡用一種語言在任何場合下清楚地說明對象物的形態，如圓的，長的，平的；或用一種行為所做成的器物，如用手，用刀，用針，或一個政治家之智識來源，由證據或傳聞而揚名的觀察，凡這些方式均可設立思想的聯想綫。把說基本不同語言的個人間的反動來作比較，表現語言對思潮的影響，可知在思想方式上並不是任何天賦的殊別。

凡這些一切之觀察，使我們對於若兩個人的環境不同時，能否分別其反應的環境的與機體的決定發生疑問。

因要獲得一個相同的環境是極端困難的。甚至在我們自己的文化中，凡每家，每條街，每個家庭集團與學校，都有其自己的特性，是不易估定其價值的。在個人組成的大羣衆中，我們對於相同經濟與社會地位的一個集團儘可假定其或許具相等的環境背景，因此在這種情況下適當地可假定其環境影響的變異性更受限制，而機體所決定的個人殊別更清楚地表現出來。

值我們比較不同的社會集團時，而社會背景的相對統一性便失掉了去。假使我們研究相同家世的人口，有一種很大的可能性，就是強固的反應方式上的殊別，與其說首要地受集團間的機體分殊的影響，不如說是受環境影響的效果爲妥當。

測驗反應或許可根據感覺印象的認識，或繁複運動結果的機動經驗，或更可根據獲得智識

的使用而定。凡此一切俱包含着經驗的。一個城市的兒童由讀書而生長，熟識城市生活的利便，習慣於交通的急衝，與應付街上的意外，對此具一種普通的背景，和生長在一種幽靜農村一個兒童，因他未曾與現代城市生活的機械化接觸過的完全不同。他的感覺經驗，樸動習慣，及其思想的潮流，一定殊別於那些城市的兒童的。（註十三）

當然，沒有一種測驗曾經屏除個人的經驗而應用，我思疑這是能夠實行的。

我們應記得我們怎樣去取得行動與思想的姿態，是從我們的早期歲月，我們模仿我們環境的行為而來的，故我們後期的行為是由我們幼年與兒童時代所學習的事物來決定，因而對任何過激的反應完全根據這些早期的習慣而定的。在個人說來，這或許受機體的，遺傳的境况所影響。但在一種人口的大眾說來，這些是互相差異的。在一個同類屬的社會集團中，得自兒童時代經驗頗為一致，因此其影響較諸有機體的組織影響一定更顯明的。（註十四）

○……美國黑人的……

在美國的路易斯安那（Louisiana）與芝加哥所舉行的黑人心理測驗

○……智力測驗……

的結果中，調查家曾表示極清楚的進退兩難。值世界第一次大戰爭當中，

○……

凡屬於兩個集團的徵募人員曾受過測驗，結果表現其十分殊別的反應。在

兩個集團的膚色看來是沒有極懸殊的。兩者大都是「馬拉途」（Mulattoes，即美國人稱白黑人混婚所生雜種子孫名詞），但北美黑黑人比較南美的黑人，其測驗的結果較為成功。因北美芝加哥的黑人是慣習於城市環境罷。他們與白人一齊工作，因職業的相同與素常的接觸以致某種

相等程度上慣熟了。但這些却爲南美路易斯安那農村的黑人所缺乏的。這實無何理由以宣稱那較有能力與聰慧的一種黑人集團已移進於城市，那些懦弱與無智識的黑人留滯於落後，究其實這是不顧及社會環境的效果罷。我們知道環境若不同，人類的行爲顯明地受環境所改變的。我們不知道南美黑人移遷至北美城市的選擇佔重要的原因。以心理行爲的殊別單歸究的後者可疑的原因完全不顧及前者的原因，這實在十分獨斷的。有些人竟宣告有一種機體的殊別應在他們遷移以前來證明這兩集團間的殊別才對。

甚至假使選擇或淘汰說明了兩集團中在反應測驗的殊別，但對於種族特徵的問題實在沒有甚麼關係。因爲我們在這裏僅係指較好天賦的個人或家族系統的一種選擇而言，他們大家屬於同一種族，其情況自可常引證出來，但未證明過從新英格蘭(New England)移遷至西部的結果相似。仍應保留的問題即在兩集團中有無種族原素的任何殊別。但就我們所知道的兩個集團中的黑人與白人的血統數量大約是相同的。

至專門調查黑人，黑白混種的和白種人的心理反應區別的其他測驗，俱認爲受各集團的種族原素所影響，却不確定，因爲保證相等的社會背境的適當原因，未有提出。赫斯可密斯博士(Dr. Herkovits)(註十五)曾從事一種社會統一集團的心理成就的，在黑人的外貌與心理的成就的緊密性上並未會指明任何的關係。直至現在實沒有一個心理測驗給予我們對於種族殊別的真誠得到任何灼見，這或許因不適當來解釋社會經驗的效果罷。甚至武德渥斯博士(Dr.

Woolworth) 在非律濱矮黑人 (Pygmies) 的觀察也不是確鑿的，因為受測驗的集團的文化背景尚未明瞭。

文化經驗與種族血統的相關重。

關於種族集團的分殊對於心理的反動，其方式的切實研究的一種批評試驗，實足資解釋的，這個問題留下給我們懷疑其決定的因素是否文化經驗的抑種族傳統的。我們實應再加注重同種嗣中的選擇集團

的殊別，好像常具不健全家世的孤寡兒童與常態的兒童，及那些代表各種族的個人而不適當選擇的集團，在性格上均表現其迥異的現象。在前者的情況下，測驗的結果可表現其家系統的分別。當比較小的親族繁殖社團時，雖極端困難，但相同的特性都可發見出來，因親族繁殖的社團在社會行為上是容易分別的。至在大種族集團中顯明的心理殊別，其可採納的證據，係受機體的影響，非社會的影響，尚未會舉出來。

民族學家不注重種族的血統。

民族學家最常接受人類文化基本特性的一般相同性的印象，這一般相同性當討論其文化時，實未曾發見需要根據一個人種族的血統來估價的。泰拉 (Edward B. Tylor) (註十六) 及斯賓基 (Herbert

Spencer) (註十七)，他們兩人在文化進化的研究貢獻上，斯提安 (Adolf Bastian) (註十八) 在其世界一切人種思想的基本形態相同的主張上，拉最爾 (Friedrich Ratzel) (註十九) 依據文化方式的歷史假託上——他們大家進行其研究工作都不顧及種族的。民族學的一般經驗

指明大種族中雖然有差異，但當觀察其對於文化生活的影響，如種族對種族的。

我們研究文化，不論本何觀點，文化的方式並不依憑種族的。本經濟的生活及其發明範圍，伊斯基摩人，叢林人，澳洲人，可資比較。居住于冰期終末的時代的墨打弄尼人種（*Madrani*）（註二十）的地位，是十分同於現代的伊斯基摩人。在別方面，本發明的錯綜與經濟的生活來觀察非洲蘇丹（*Sudan*）的黑人，美洲古代的普韋布羅人（*Pueblos*），及使用石器的歐洲人的祖先，及古代中國人，也可作比較的。

在物質文化的研究上，我們常被驅使比較最不同血統的人民所使用的相同發明。如澳洲與美洲的發明擲矛，太平洋羣島與美洲的甲冑，非洲與亞洲的遊戲或競技，馬來亞半島與南美洲的吹槍，各洲所有的差不多都具相同的裝飾花紋，亞洲，太平洋羣島與美洲的音樂器，非洲與美拉尼西亞（*Melanesia* 南洋羣島的一部）的頭托，美洲與舊世界的文字藝術的起源，美洲、亞洲、與歐洲的零數的使用，銅的使用，取火的方法，……凡此種種，就世界上各洲的現象實不能根據種族的分佈為研究的基礎，僅可依據他們地理與歷史的分佈或視為獨立的事業，實無需使用這些發明的種族身體形態來作引證的。

文化生活的別方向或更足以引動人的，因為他們表現一般文化生活的特徵比較發明更深可注意。如非洲、美洲、亞洲、歐洲及太平洋羣島對於價值標準的使用，家庭組織的類同形式，好像小家庭，或本母權的（*Maternal*）或父權（*Paternal*）的繼續的氏族（*Stem* 或 *Clan*）制

度，圖騰的觀念 (Totemic ideas)，近親結婚的避免，拒絕婦女參加神聖的儀式，老年社會的組織。……凡這一切在各種族中均發見其基本的相同形式。在他們的研究上，我們是被驅使不顧及人民的種族地位的，因為無論其為相同性與不同性都與種族的體型無關係的。

不問各殊別的種族的相同特性怎麼起原，其必由於傳播 (Diffusion) 或由於獨立 (Independant) 而來罷。這裏說服了我們確證種族與文化的獨立，因文化的分佈並不跟隨種族系統的。

參考書

註一：關於基本的人種殊別的理論，可參閱下列各書：

A. 主張人種不平等者：

1. A. de Gobineau — Essai Sur L'Inégalité des Races, 4 vols, 1853-1858

(種族不平等論)

2. Madison Grant — The Passing of the Great Race

(大人種的過去)

3. Hans F. K. Günther — Rassenkunde des Deutschen Volkes, 1922

(德國民族誌)

4. 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 — Die Grundlagen des XIX Jahrhunderts, 1899 (十九世紀的基礎)

B. 主張種族平等者

1. Th. Waitz — Anthropologie der Naturvölker, 2nd edition vols.

1. P. 381 (原始人與人類學)

2. Franz Boas — The Mind of Primitive Man 1911 (原始人的心理)

3. Friedrich Hertz — Rasse und Kultur, 1925. 英譯爲 Race and Civilization (種族與文化)

4. Ignaz Zolleschan — Das Rassenproblem (種族問題)

5. Frank H. Hankins — The Racial Basis of Civilization, 1926

(文明的種族基礎)

6. Theophilus Simar — Etude Critique sur la Formation de la Doctrine des Races (種族主義構成的批評研究)

註二：關於同種繁殖效果對家族血統的變異，可參閱 F. Boas 在美國人類學家雜誌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N. S. Vol. 18 (1916) p. p. et seq.) 及 Isabel Gordon Carter 在美國醫質人類學雜誌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Anthropo-

logy, Vol. 11, pp. 457 et seq 所發表的論文。同時 Eugen Fischer (柏林人類學研究所所長，曾任柏林大學校長) 的 Die Rehobother Bastards (非洲的巴士打族) 亦值得一讀。

註三：關於瑞典民族中的外國人原素會由 Gustav Retzius and Carl Th. Furst 的瑞典人類學 (Anthropologia Suecica) 一書中討論過。

註四：關於一種人口體型的復原遺傳，最初由 Francis Galton 在其自然的遺傳 (Natural Inheritance) 討論過。其後由 Karl Pearson 在其進化理論的數學解釋 (Mathematical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volution 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1896, A, pp. 253 et seq) 所推證。至關於各不同人口中的同血統型的各種復原理論會由 F. Boas 在美國國立科學研究院會刊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vol. 14, pp. 499 et seq) 解釋過。

註五：關於歐洲人體高的改變會由 Rudolf Martin 在其人類學教程 (Lehrbuch der Anthropologie, pp. 224 et seq 1st edition) 中總結載明。

註六：關於父母及其自己的兒童的比較，可參閱 F. Boas 的移民子孫體形的改變 (Changes in Bodily Form of Descendants of Immigrants)。

註七：關於手形隨職業而定的測量，可參閱 H. Brezina 與 V. Lebzelter 的各種職業的

人手測驗 *Über die Dimensionen der Hand bei Verschiedenen Berufen*、見於衛生學雜誌 (*Archiv für Hygiene* vol. 92, 1923) 及繼續學雜誌 (*Zeitschrift für Konstitutionslehre*, vol. 10, pp. 381 et seq) 亦可知詳細。

註八：關於四肢的使用對於腳骨的影響、可參閱民族學雜誌 (*Zeitschrift für Ethnologie*)、人類學與史前學雜誌 (*Anthropologie und Urgeschichte*, Vol. 17, 1885, p. 258)、及 L. Manouvrier 在人類學會學報 (*Bulletin de La Societ. D'Anthropologie*, Paris Series 3, Vol. 10, p. 178) 所發表的論文。

註九：關於特格由家居所影響的理論、可參閱 Eugen Fischer 的人類種族與種族的形成 (*Rasse und Rassenentstehung beim Menschen*)。

註十：關於種族感覺研究的文獻擇要、可參閱 Gustav Kofka 的比較心理學大綱 (*Handbuch der Vergleichenden Psychologie* vol. 7 pp. 163 et seq)。

註十一：關於基本的自然發育的分殊理論、可參閱 Francis G. Benedict 的自然發育的種族因素 (*The Racial Factor in Metabolism*, *Proceeding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vol. 11, pp. 842 et seq)。

註十二：關於安全界限範圍的理論、可參閱 S. J. Meltzer 的動物組織與經濟的安全因素 (*Factor of Safety in Animal Structure and Animal Economy*) (Journal of Animal Ecology)

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vol. 48, pp. 655, et seq) 及科學 (Science, New Series, vol. 25, pp. 481 et seq)。

註十三：關於工作速率的試驗，可參閱 O. Kliveberg 的種族的差異速率與其他因素的試驗研究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Speed and Other Factors in "Racial" Differences, Archives of Psychology, No. 93)。

註十四：Paul Roloff 曾發見同區域的各社會階級對某種名詞的釋義具殊別的能力，可參閱其在應用心理學抽印本論文 (Beihatte Zur Zeitschrift für Angewandte Psychologie vo. 27 pp. 162 et seq)。

註十五：關於黑人與白種人的一種社會統一集團的心理行為，可參閱 Melville J. Herskovits 的美國的黑人 (The American Negroes)。

註十六：Edward B. Tylor 為英國民族學導師，著有原始文化 (Primitive Culture, 2 Vols)、人類太古史研究 (Research into the Early History of Mankind)、人類學 (Anthropology) 等書。

註十七：Herbert Spencer (1820-1903) 為英國哲學及社會學導師，著有社會學原理 (Principles of Society, 3 Vols 1897)、倫理學原理 (The Principles of Ethics)、最先原理 (First Principle)……等書。

註十八。Adolf Bastian 爲德國民族學導師，著有民族的原始思想 (Ethnische Elementeargedanken)、亞洲西部民族誌 (Die Völker des O. tlichen Asiens, 6 Vols)、人類史 (Der Mensch in der Geschichte, 3 Vols)……等書。

註十九。Friedrich Ratzel 爲德國民族學導師，著有人類地理學 (Anthropographie 2 Vols) 民族誌 (Völkerkunde, 3 Vols)……等書。

註二十。Magdalenian 人種爲歐洲舊石器時代最末的一期，約距今一萬年左右。

第二章 種族的互相關係

○~~~~~○
一種族意識
~~~~~○  
本着一種純生物學的觀點，所謂種族單位的觀念，我們已明白打碎了。在每種族中包含着譜系血統的繁庶，個人與家族的體型又這般大區別，實沒有一個種族能夠視爲一個單位的。更進一層，介在種族間，甚至介在遠地種族間，其作用既具如此巨大的類似，然則，個人實不能指定其確屬於這個或那個集團的。

雖然如此，但種族意識 (Race consciousness) 依然存在，我們實應探討其來源。習慣上說是一種本能的種族意識。甚至羅曼羅蘭 (Romain Rolland) (註一) 也常說及：『這種本能敵對的老酵母是癱瘓於北方的一切人們的心裏，用以反對南方人的』。

在美國白種人與黑種人中間的情感實在就是這種性質。這一種對照的直覺情感表現於大眾的意見，咸認白種人爲最優越的種族 (Superiority of the White Race)。這種情感極通常地甚至伸展對下面的情形，就是黑人混血種的地位很輕微，且無個人種族地位的確實性。這種證明，可由因其向法院提出斷定具有黑人血統而致要求離婚的無數案件便可知道。在這種情況下，普通人信仰一種純黑人的體型會由其子孫的復原出來可說是一個決定要素。這種觀察並不是因法律上的條文，却因爲他們的種族血統故竟致拒絕寬量的承繼權，亦不是因託兒所經過

的困難，爲着無論在臉上表現極少異形，便被疑爲黑人血統的兒童，不知費了多少力量找尋房子來安置他們。

對於我們自己，當我們談及本能的種族意識時，實應弄清楚其根本的意義才對。

我們應探討種族意識與種族憎惡 (Race antipathy) 究是否爲真正本能的，抑或兩者均由於兒童時代發展的習慣來建立的。

原來種族意識與種族憎惡的基礎特性，是一種情感作用，是我們某一固定的種族集團的情感作用。我們因種族觀念缺乏清楚的認識而達到的結論，便惹起我們探討這些情感是否爲普遍的，抑則個體型的集團發展其對照的同類情感。

種族意識的區別是相當地緊張的。在美國，整個說來，白種人與黑種人的情感隔膜可算最強固利害的。在太平洋海岸，本地化所表現的差不多等於白種人反對亞細亞人的情感一樣。我曾聽那些熟識加利福尼亞省 (California) 的洪保德州 (Humboldt County) 情形的人說及那裏的白種人居留者容易和黑人共飯，但對印第安人則不然。普遍地，對印第安人的厭惡情感是比較輕微的。甚至有一種顯明的趨勢，凡與印第安人混血的個人，便認爲歸榮其祖宗。

在南美巴西國 (Brazil)，白種人、黑種人，與印第安人間的種族情感似乎與在美國的情感十分不同。在海岸地帶有很多黑人的人口，其中與印第安人混血的亦十分顯明。這三種族中的歧視比較美國人少得多，故種族的混血和社會進步的社會阻礙在這裏也不明顯。在聖多明哥

(Sancho Domingo) 西班牙人與黑人間也很可看出相同的情形。這種情形，我們確不能說種族意識是完全不存在的，不過可以確說，他們對於種族意識比較美國來得最輕微吧。(註二)

在人類各集團中，假使真的種族意識具不同的方式，在各種方式上又表現其殊別強度的話，我們也許會疑及我們所談及的究是否為一種本能的現象。

從動物界中以探討這種相同現象便會發現最好的現解。我們既知道某種動物如狗，貓，馬，與駱駝都具有特殊的敵對行為。這種確是機體的決定。雖然牠們個性地是可克服的。牠們真可類喻種族的情感，假使我們早具相同的本能對敵，或在各種族個人間互相懼怕。但這種實未曾觀察出來。反面言之，在相當優好的情況下，反動獸乎是種友誼的好奇。

### 公開與閉 關的社會

在種族集團中所發見的情況，和動物社會中所表現的一樣。凡羣居動物的

注存者本屬於公關社會(Open Society)即屬於閉關社會(Closed Society)的。公關社會者即無論任何外界的個體也可聯成一羣之謂。此種狀況現在哺乳動

物與鳥類，尤其是在魚類，昆蟲類，及其他下級動物中間便常發見。如蚊羣與魚羣聚集一起，但並未排斥同種的新來者，有時甚至其他種的種屬也歡迎。反為類的際羣雖常在領袖下結合，但亦不會排斥新來者的。至於那些居於一種固定區域為牠們獨佔地方動物，其行為則十分不同了。牠們對待每個新來者均視為一個仇敵，倘經過多次鬥爭之後，新來者或許會獲接納，但隊羣第一的企圖非把闖入者驅逐出去或處之死地不釋。許多猴類的隊羣聽說便有這種傾向的行

爲。企鵝在牠們飼畜的地方內，當接納其鄰居時，一定驅逐雞羣的企鵝。最好的例子就是東方城鎮有一種南印度凶狗（Pariah dogs），凡一條街的狗不接納別條街的狗，若有越界者，假使牠不猛烈地反攻，即被本街的狗咬死。閉關社會的完全方式莫如昆蟲界。居住於同一山坡的蟻彼此都認識自己的山坡而常攻擊每一隻外來的蟻。別種昆蟲，只要牠們知道是某一山坡的，也受歡迎。因此種屬的相同並不足以決定對個己的態度，而是能共享自己山坡的特殊性，決定了集團中成員的性格。（註三）

集團的結合並不需要血統關係。牠們會因偶然事故而推翻其共同生活的。雖然，依據種類的習慣，牠們會組織成一種閉關的社會。

~~~~~  
種族是屬於閉關
~~~~~  
社會的一種方式  
~~~~~

在原始的人類社會，每一個部族都組成一種閉關的社會。他們的行動很像南印度兇狗一樣。

當人類的最初時代，我們的地球上的居留者是很稀少的。人類的小集團分散此處與彼處，每個遊羣（horde）的成員同語言，同一風俗與迷信。他們從一地到別地漫遊所至即爲居所，依隨競技以供給其需要，或掘樹根及摘樹上和樹林中的果子以和緩其飢餓的痛苦。他們由習慣的強固結合以維持其共同的生活。遊羣中一個成員的獲得便是全羣的獲得，一員受遺失與傷痛，便是整個社團的遺失與傷痛。因爲若遇危險，沒有一個人有其根本利益，同時他的同伴們亦無任何利益的。

離獵地範圍不遠的區域，有些別的集團，語言殊異，風俗不同，甚至容態亦相異，這都是他們處危險的環境的所在。他們捕食獵物。他們在樹根與葉子成熟期，便隨意採集。他們的行動具不同的方式。他們的推理與情感是難解的。他們對於遊羣利益是沒有關係的。因此他們反對遊羣，視牠為別一種族類。他們彼此間是沒有公共的社團利益的。爲着保存自己起見，便傷害他們，若可能的話消滅他們，也所在不惜。這很明白地是一種自衛自存的行爲。

像這種原始的社會形式在我們目前表現出繼續鬥爭的圖畫。一個遊羣中的成員，都極易反對一切其他遊羣中的每個成員。常常警備以保護其自己及其同血團，殺害外人，在當時的人看來便是最有價值的一種行爲。

組成閉關社會的趨勢並不限於原始的部族。其存在於我們現代的文明亦很顯明。迨至最近的時代，甚至現在的許多事實，亦無不皆然。試觀歐洲昔日的貴族所組成一種閉關的社會。如貴族 (Patricians) 與平民 (Plebeians)，希臘人 (Greeks) 與野蠻人 (Barbarians)，我們街上 (指美國) 的流氓集團 (Gang)，回教徒與非回教徒，——及我們自己的現代國家，均係屬於這種意義上的集團社會，除却對抗便不能生存的。

維持社會集合的原理本是分道背馳的，但他們大家的共同點對其他平行的集團均本敵對的情感。

這裏敘舉的種族集團和社會不同的一點，就是個人被認爲一個社會的決定集團的一員，其

地位並不顯著，而種族依據身體的形態而組成的集團，却極明顯。假使這信仰是佔優勢的話，事實曾經如此，那麼一切紅頭髮的個人實具一種不適合的體格，他們馬上就會被社會上隔開去，因此沒有一個紅頭髮的人能夠逃避他的階級的。黑人身體的構造極容易認識出來，自動地一定即被人安置在他的階級裏，他們沒有一個能夠逃避這種受閉關的集團所排斥的影響。

當各個體互相組成一個閉關集團來維持共同生活時，有權力的集團會用一個特殊的標幟宣告他們的罪狀——如中世紀猶太人的裝束和犯罪人的斑痕便是——因此，每一個人若沒有特殊的表徵，馬上便會被指定屬於他的集團並受接待。

一個閉關集團的指定也可本一個分類的名稱發生效力的，如用德古（Dago）一名詞稱意大利人。這個名詞能喚起一切思想上所預料的特性——無需考慮到其國家的一切人員的。這種趨勢在美國現代生活中用一個猶太人的名號指定一個不良集團的任何成員，或許是一個最顯著的例子。這成員依據屋主的幻想，不許其寄居於某些建築物內，亦不許其住旅館或入俱樂部及在其他方面毫無思想地動輒便歧視他。這樣看來，單獨的個人實是一個階級代表。

種族的混合
~~~~~  
白的界綫，因為每個種族的血統既在生理上與心理上有所區別，同時一切種族中縱能上都發見相似的現象。

在我們中間，種族集團的構成實立於一種社會的基礎上面。在一個社團中包含有兩種不同

的型式，本社會上說來清楚地分開的，但社會的集團由個人的外表形態而增強是也。每個人立刻地自然地即被指明他屬於自己的集團。在別種社團中——好像在模罕麥特人 (Mohamets) 或在巴西 (Brazil) 間——在那裏的社會與種族的集團並不符合，結果就不相同。因社會地與種族地的聯合集團並不一致的。因此對於一個種族集團的個人指定實不容易發展，無他，在他的社會構成上，個人越少，而相等的集團越多。

假使本能的種族敵對存在的話，在性的妒忌 (Sexual aversion) 上便可看見。美國黑奴的主人們與其女性的奴隸們自由結婚的結果，使純種的黑人顯明地減少了數目，實無任何性的憎厭的充足證明。但反過來說，男性的黑人與女性的白人互相通婚却很希罕，這可在社會狀況的基礎上充份地證明出來。就男性白人的行為及在其他社會的雜婚方式上看來，這似乎不是由於性的厭惡來的。白種的主人找尋黑人為配偶時，她是沒有法子抗拒的，而男性的黑人奴隸對其女主人及其他白種婦女簡直站在一種完全不同的地位。

至印第安人與白種人的雜婚對於這個問題放出一種興趣的曙光。因為別種理由，促成了此兩種族間昔日的雜婚，同時白人的男性與印第安人的女性亦然。這並不因男主人與奴隸婦女的關係，却是因白種婦女的缺乏所致。一般的發展便產生了所謂墨斯蒂爾婦女 (Mestizo Women)——即印第安人與白種人的混血種——她們易於嫁給白種人。她們的子孫逐漸地跨出了印第安人的入口，倘非因經濟的特殊權利，如有權支配屬於印第安人有價值的土地，這在印第安社團

間是惹人注目的事情。在別方裔男六則不然，較易與印第安婦女或墨斯蒂爾婦女結婚而居住在部族中。至於墨斯蒂爾婦女所生的男子則不再屬於一個隔斷的集團，自由地可與白種人結婚，但墨斯蒂爾男人所生的男子平常地不居於相同地位的。

這是無可置疑的，一個外國種族體型的希奇在這些關係上實佔一個重要的腳色。生長於排外的白人社會中一個人的美感理想，當然與一個生長於黑人社會的黑人是不同的。因此在各集團的社會區別越尖銳，在生活上的密切社會接觸，其實現必越遲滯，同時因姿容的理想不同所生的分殊亦必越大。

談到這裏，問題又發生了。假使各集團在社會方面不是分離的，是否這種影響會在同一方面表現出來。我們對這問題，僅能從沒有顯著的種族情感的國家中去觀察其狀況，便可尋出其答案。在那裏姿容的吸引力似乎是最感重要，愛不倫斯、塞斯及其地種族的特徵由來決定。厭惡人亦不在種族血統上表現出來，却是由其他面貌的厭惡而使然的。所謂寵愛與厭惡是與各人殊的。

不幸這些情況却不能由現行的各種觀察證明出來。我們所能夠舉出來的一切不過是一般觀察的結果而已。雖然如此，這些結果，却很明顯，其真實性似可建立起來的。

自從販奴法廢止後，黑人與白人的通婚表現一種很奇怪的過程，白人與黑人的合法的和不合法的匹偶無疑地已減少，惟我們發見黑人與馬拉途的結婚實為首要。赫斯可密斯博士（Dr.

Melville J. Herskovits) (註四)對於這個問題曾搜集了許多統計的資料。他說平均上，黑膚的人情願同那些黑膚的人結婚，雖其膚色比較白一點；白膚的人情願同白膚的人結婚，雖其膚色比較黑一點。這是表明在匹偶是以膚色相同為一種決定的偏愛。——這是美國人自己的種族情感，對於與我們同居及參加我們文化的有色人種的一種轉移的表現。但更進一層，平均說來，比發黑膚的男人多與比較白膚的婦人結婚。因從來兩性間是沒有膚色的分別，這表明一種喜歡是完全在男人的方面。

這種選擇進程的影響，假使繼續了許多世代時，在黑人的社團中一定會消滅許多最白膚的人。他們若不獨身而死，便會被同化於一般人口中。因為剩餘的人一定難免趨向於整個有色人種的一種黑色，因為每一代的女兒，其父親若為黑色與其母親若為白色，一定會比其母親們更加黑色的。當她們再長成母親時，她們的兒童更會再變成黑色，倘若同一情況繼續下去的話，黑人體格強度，必會不變地增加。在美國的兩大人種間形成了尖銳的對照。

當黑奴時代，這種情況恰成相反。統計白人父親與黑人母親的無數匹偶，其產生的子女比其母親都是白色些。黑人人口表現出一種繼續不斷的趨向於較白色的結果。因而種族對照無需白種女性的子孫的任何改變自會逐漸減少的。

有一種均等的混血人口可以產生出來，只要一個種族的男性和別個種族的女性相匹配，而與相反方向的匹偶同一時。反之，由女性血統傳下來的集團的種族體型一定不會固定的。

假如社會的分化跟隨着種族血統，像美國一樣，則種族形態不同的等級，是建成種族集團和加重種族衝突上一個重要的因素。本這種觀點，看現在的趨勢，實係最不妥當的。

在一般環境下，介在兩種族間的完全自由婚姻的結合實不能期望的。反對黑人與白人婦女結合的原因差不多和在黑奴時代一樣有勢力。惟向前看去，種族情感的緊張性已趨向減少，而白人與黑人婦女結合的增加一定有希望的。今日美國南部許多省份的政策，注意著重國家種類的缺乏，便是這種主張了。

種族敵對為何  
被推翻的實況

我在上面幾頁裏面，曾本生物學的論證反對種族雜婚是不可靠的，同樣地，贊成各種族中最好份子的通婚，亦有很好的理由，同時爲着密切關係的集團起見，這種辯論似乎無需爭議的。

假使我們選擇最聰明具理想，有魄力和情感固定三分之一的人類，也可以代表一切的種族了。下面的情形恐怕也是事實——即他是一個健康的歐人，或係一個白膚的歐人，但不足以證明他會屬於歐人的中堅份子 (Elite)，且沒有一個人曾經證明像這般選擇集團中的混血子孫會變成低劣的 (inferior)。

假使要實行一種移民的選擇，一定不是從一種粗製的人種分類中選出，而是本個人的及其家族史的謹慎考驗而選出的。

不管種族純粹 (Racial Purity) 的情況如何呈現脆弱，我們實不能希望容易地克服其呼

顯。而每個人都常情願將自己附屬於他所屬的集團之下。他本其集團的一種理想化表示其利害共同的情感，並本一種感情的慾望藉求集團的小存活的。當社會的集團成爲種族的集團時，我們也應向種族純粹的慾望挑戰。當同一社會集團中有相當的種族差別存在時，倘非介紹了人爲的身體形態的理想想像，而傾向建立新的社會區分，兩者都會被輕視的。在歐洲與美洲有些社會集團中，白膚與藍眼的體型便是這一種的例證。

照此說來，所謂『本能的』(Instinctive)種族憎惡實可推翻下去。假使我們成功了建立少年間的社會集團不依據種族原理來分開，只有團結原理才能聯合集團成爲整個的。像這種集團在今日一般情感壓力之下並不容易建立起來。雖然，文化的合作若缺乏這種企圖便不能達到的。那班恐懼混血種族的人們，若本我個人看起來，並沒有任何危險——對於白種人或對於黑種人或對於全人類都一樣——他們本着種族意識的信仰在選擇配偶上表現出來，藉以安慰他們自己，那末，一切的事情仍然會像其原狀一樣。

### 參考書

註一：羅曼羅蘭 (Romain Rolland) 爲現代法國著名文學家，在其名著 *Jean Christophe* (第四版，卷十，第二三頁) 中曾談及『種族憎惡』的理論。

註二：南美洲巴西國的黑人，印第安人，與白人的關係情況，出自 *Rudiger Bilden* 著

生所述。至其在 Santo Domingo 的三人種關係，出自 Manuel Andrade 先生告訴作者的。

註三：關於動物生活的本地形態，在 Friedrich Alverdes 的動物社會學 (Tiersoziologie 1925) 常談及。至昆蟲的社會生活可參考 William M. Wheeler 所著的社會的昆蟲，起原與進化 (Social Insects, Their Origin and Evolution, 1928)。

註四：關於美國黑人與白人的實在分佈，可參考 Melville J. Herskovits 的美國黑人 (American Negro)，至美國的人口調查關於馬拉途及純血統的黑人相關的數目實不是一種可靠的材料。

註五：關於黑人喜歡與馬拉途結婚的實在情況，可參閱 Herskovits 的「美國黑人」一書。

## 第四章 國家主義

種族與民族  
名詞的混用

國家主義 (Nationalism) 有兩種，一為國家 (Nation)，一為民族 (Nationality)。『國家』與『民族』兩名詞是不一致的。一個國家是具有最多場合的，一個民族由政治及經濟的組織聯合起來的，雖然也有些國家包含着幾個民族，如捷克與波蘭即其顯例。

民族，係人的一種集團，有相同的語言與文化，惟大多數沒有代表基本的種族對照的。一個民族常又可區分而組成數個國家，如中美洲的西班牙人，或未統一前的意大利人一樣。同時也可包含幾個國家，如日耳曼人散佈於德意志，奧大利，法蘭西，波蘭，捷克，與意大利一樣。

因此，有一種國家的國家主義 (Nationalism of Nation)，其感情與行為均視為一個單位，不顧及民族的分子的；也有一種民族的國家主義 (Nationalism of Nationality) 專努力於團結政治的與經濟的組織的。

尚有一種奇特的模糊現象，便是『種族』(Race) 與『國家』(Nation) 名詞的使用。在美國的移民局 (U. S. Immigration Commission)，凡英國人，法國人，德國人，俄國

人，均視爲種族的命名。在普通談話中也常把國家的集團與種族的特質混爲同樣。如白色的代表條頓人，矮而黑的代表西班牙人或意大利人，高大而褐色的代表斯拉夫人。

歐洲各國的  
混血傳統

談到白色體型的特殊地位，即曾自證爲卓越的所謂雅利安人種 (Ary. Yan race) 問題來了。大家都很明白，多數的歐洲語言係從一種古語型式

原雅利安語 (Parental Aryan Language) 蛻變而成的。凡斯拉夫，條頓，羅馬諸語言，爲歐洲現代雅利安最重要的語系，至希臘語克勒特語 (Celtic 係英國古族名) 立陶宛語 (Lithuanian) 及亞爾拜那語 (Albanian) 亦屬於這語系的。在歐洲語言中，僅有芬蘭語，及其近屬的波羅的海語，美耶語 (Magyar)，土耳其語，與巴斯克語 (Basque，法國西班牙兩國交界的 Pyrenees 山脈的土族) 不歸入于雅利安語羣而已。雅利安語通行于一切不同種族體型的人民，雖然有些科學家用盡方法認白膚的北歐人爲古代而純粹的雅利安人，並宣告他們是遺傳上所特賜的卓越種族，因爲今日在我們的觀念中這種人民認爲世界上說雅利安語的領袖的。

這種論點的科學證明是不能證實的。毋寧說北歐人根據戀愛戀白色人種的事業，作他們夢寐者的幻想罷。因爲沒有一個曾經證明最初時代的雅利安人是白色的，或那些說別種語言的人民何嘗也不會是白色的。同時更沒有一個人能夠指出人類的大事業是由白種人思想家 (Blond thinkers) 創造出來的。反之，我們應感激創造文明的先進基業的人民都是屬於東方黑色的

各種人類體型，並不是白種人的祖宗。

有些科學家發表其心目中所懷着怎樣深遠和情感的觀念，當有些調查家努力於證明希臘與意大利的一切文明事業在歷史時代開始時是受北歐白人移入該兩國的影響所致。或以爲耶穌基督並不是一個猶太人的子孫，却是一個雅利安人。原來在這些國家中白色人種的原素存在却不足以證明其文明事業專受其影響才能成就的。我們本相等的判斷簡直可認定北歐人文明的興起直至南歐人和中歐人的血統與北歐人混合之後才開始的。

大白色雅利安種的觀念，所謂人類的領袖者，簡直是由那些具情感作用的思想家以想像的推理，試行維持自尊（Self-admiration）的結果產生出來的吧。這是沒有觀察的事實做基礎的。

雖然，這實未減少像小說的情感價值，無論怎麼樣稱呼——凡條頓族（Tutonic），日耳曼族，或盎格羅撒克遜族（Anglo-saxon）體型的人們依然懷抱着這種通行的意見的。或者恰像意大利『種族』稱贊他們過去是如何偉大與威權一樣。

全歐洲的人民無不信仰他們的種族純粹及所具有的原質使他們比其他一切種族爲卓越的（Superior），同時並指明混血的，『雜種的』（Mongrel）種族判定其必流爲永久的低劣（Inferiority）。究其實在各種族中已存有不能否認的混種，所謂理想的體型者，若看見這混種之存在不啻受了警告，況且不能湮沒了所謂卑劣的體型便可保存其純粹的。

這種意見一樣通行于美國人間實具相等的勢力。因美國人時常恐怕從東歐的「低劣」人種流入美國，又恐怕由西北歐人與其他歐人體型的混血而產生美國人民的雜種化。

低劣是否由遺傳而來呢？不是。社會的不同呢？是。根據他們所居處的環境，因與我們自己的不同，實不易使他們容易地改變其無限制叢集起來的主觀。

科學的調查實未容許在歐洲的任何部份，尋出一種純血統的人民，或一種純種族體型的假定。同時若謹慎地考察起來，完全不能洩露了歐洲種族混血體型有任何低劣性出來。

在我們思想中以爲歐洲的本地種族體型，會與現代諸國家證同一致，因此想像的種族遺傳的性格曾與國家的性格融混起來。關於種族體型，語言與民族的同類既已形成，因而結果產生一種非常強固的力量把持着我們的想像。雖嚴格的科學思想會抗議這種認爲同一的類證，但竟致失敗，無非因着這種觀念太根深蒂固罷。甚至假使這是真實的，雖在條頓人民中間發現今日優越的白色體型，然亦不足以限定他們所獨有。蓋在芬蘭人，波蘭人，法國人，北意大利人中間，甚至北非洲的巴巴(Barbers)人與亞洲西部的屈的人(Indians)中間，實有很多個人是屬於這一種白色體型的。具笨重的體態，而且黑膚的東歐人的體型，無論在東歐的斯拉夫人民，在奧地利及德國南部的日耳曼人，在北意大利人，在法國中部的阿爾斯山的法國人中間，都很普遍的。所謂地中海人種體型(Mediterranean type)，其分佈之廣竟包括整個的西班牙，意大利，希臘，及小阿細亞的海岸，並不受國家的境界限制的。至其他的本地體型亦可預知而

分別出來，假使我們本其他形態的不同點來作觀察，但這種觀察亦必以固定的區域爲限制的。在西歐，體型的整個分佈是層次的，一種跟隨一種由北而至南——北歐爲白種，中歐爲較黑而短頭的體型，南歐則爲細小身材的地中海人種。

至中歐的國界，恰與此相反，有北向與南向兩途：藉此我們得在法國北部，比利時，荷蘭，德國與俄國的西北部發見具相同體型與血統的很多人民。至法國中部人，德國南部人，瑞士人，北意大利人，奧國人，塞爾維亞人（Serbia），及俄國中部人，統通都屬人類中的同種；同時，法國南部的人民也與東部及西部的地中海區域的人種體型具十分密切的相似。

日耳曼人與斯拉夫人的關係亦可指明出來的。當條頓族遷移的時代，即紀元後開始的數世紀，斯拉夫族所殞居的地方便是條頓部族所離開的區域。斯拉夫族佔領了現在東德意志的整個地域，但其人口似乎很稀少的。迨至中古時代，因德意志王國的發展，斯拉夫族才開始遷慢而後退的移動。日耳曼人遂移居于斯拉夫族的領土內當作殖民地居民，因此經過各種等級混化後，日耳曼語便通行于斯拉夫族中間，同時一種混血的人口才發展起來。在日耳曼人逐步進程上，現在尚可尋出在很遠的地方尚可保留着斯拉夫語的各種遺襲（Survivals）。

斯拉夫人和更進步的日耳曼人接觸的結果，凡斯拉夫人的文化與經濟的狀況因而受影響不特進步起來，且其數量與財富亦大增加，但對德國化（Germanization）運動却逐日反抗擴大起來。最初發現於捷克與波蘭，以後則推廣於其他的斯拉夫各集團。再以後，凡波蘭，立陶

宛與俄羅斯等國的混血人口，亦經過同樣反抗的進行，向東部再加推進上去。

這種過程造成了現代語言的分佈，表現日耳曼人在東歐殖民地的一種化石化，並指出民族侵入的一種極顯明的傾向。波蘭及俄國的一部，斯拉夫與馬札兒(Magyar)的領土內都散佈了日耳曼人的小殖民地。他們殖居在這人口較稀少且分散於離東部較遠的地方，越繼續遷移下去，他們便與德國的聯繫越接近，最少直至前次波蘭發生有系統的迫害德國人的運動為止。

因斯拉夫族增加了經濟與文化的勢力以後，日耳曼族便失掉控制其生活方式的能力，僅能施其權力以同化在其自己國土內更強有力的無數人民而已。但本這一切人民的血統言之，無論其語言的何若，總是相同的。

以中古時代斯拉夫部族受日耳曼化的一種類同進程，實可用作觀察現代墨西哥的印第安人的語言與文化變成西班牙化的情形一樣。每個城市在那裏已形成了西班牙語的中心，因城市經濟與文化的勢力，竟伸展至週圍的鄉村。

法國的新教徒(France Huguenots)，他們因避免了宗教的迫害而移殖於德國境內，結果完全受了德國同化，雖然其兒童們仍受法國學校的教育，尚保存法國式的小學校(French Gymnasium)制度。阿爾塞喜阿人(Alsations)他們移居至巴黎後變成了說法國語及其精神。德國曾經受俄國人的吸化。瑞士的貴族若檢查其數目，實有許多後裔是由外國貴族遺傳下來的。總之，分析歐洲每部份人口的血統，實可證明其混血的繼續進行曾經過很長久的年代

的。

史前時代及上古時代一切部族的移動也足以指出其由不同的世系而變成混血的，例如：多力族（Doric）之移入希臘，克爾特族之移入西班牙，意大利及東向而至於小阿細亞（Asia Minor），條頓族之遷移，跨過了歐洲，由黑海而入意大利，法國，西班牙，並進而至非洲，斯拉夫族之侵入巴爾幹半島，並伸張東向而至俄國東部入西伯利亞。至腓尼基人（Phoenician）希臘人與羅馬人（Roman）的殖民擴展，飄泊的諾曼族人（Normans），及阿拉伯人的發展，與夫十字軍的行動……凡這些一切都是重要的事實，足以證實歐洲人口的混血。

再看歐洲每一個單純的民族，凡大陸上人口中各類因素都表現出來的。民族對於種族的血統僅具最輕微的關係而已。至所謂「種族」憎惡直是一種情感作用根據別種基礎而產生出來，結果便引起了一種虛構的種族解釋罷。

這種主張似乎與我們僅就各個人的表面形態便認為某民族的成員容易衝突的。因這種同一的證據，僅根據身體形態上最重要原素的部份，如頭髮與眼睛的色素，面形與體高而已，究其實離開其確性尚遠的。我們太過注意於禮貌主義（Mannerism）上的梳髮與鬚眉及身體動態的性格表現，凡這些均不是由遺傳的原因來決定，却是由習慣造成的。後者比前者更加令人深刻的注意。在歐洲各國中實沒有身體上的基礎特性，發現於這個國家而為別個國家所缺乏的。這是一種普通的經驗。就歐洲人血統的美國人看來，凡法國人，意大利人或德國人，都可認為美

國人的，雖然他們的純粹血統，僅依據其容態與習慣而已。

這是很清楚的，「種族」這個名詞，普通使用起來，僅是民族的一種粉飾而已，與種族的血統極少關係；至種族的互相關係簡直是根據國家的仇視與友誼而定，却不是根據種族的敵對或同情的。

語言為國家的基礎

假使種族血統的社團既不是民族為基礎，那末，是否語言的社團為民族的基礎呢？

當我們眼見國家的抱負形成十九世紀大部份的特徵時，語言的社團似乎為國家生活的背景。語言觸動我們的心弦上最同情的音調。試觀意大利人推翻了本國的小地方組織及外國人的特殊利益，無非因反對其阻礙一切說意大利語人民的國家統一。德國的愛國人士曾經奮鬥而且努力於為着說德國語的人民起來組成一個聯邦的帝國。巴爾幹半島人民的鬥爭大部份都是因依據其語言範圍的影響，而要求其國家的獨立。波蘭人曾經過一個世紀以上的奮鬥希望包括一切說波蘭語的人民再來建成其國家。

雖然，語言的結合力量感覺到這般緊張並不是很久的時間。語言造一種互相了解的基礎，故一個社團的各種利益由此而得興起。無論誰人在外國都喜歡着自己的國語，馬上會向對語人表出一種覺得十分真切的同胞情感。尤其是碰見比較少數而說方言的對語人時，更會增強其同感。為一個國家的國民便易交接的需要起見，因此一般地也常企圖提倡一種語言使成為全國。

通行的正統語。當一國家的語言表現其極不同時，好像第一次歐戰前的奧匈帝國（Austria-Hungary）一樣，因此，其國家的統一就很易孱弱的。

語言的統一，以其能成一種實在的結合，不如說為一種想像的觀念。雖然，語言統一了，嚴重的內部衝突也會興起而遮蓋了為國家統一的情感。儘可使國家分裂的內戰也另起來，至國家統一的情感，會受階級區別的嚴格限制，如中古時代的歐洲，或像希臘的城市一樣，或會因種族系統的劃分如美國聯邦的黑人與白人一樣。以政治言之，黑人與白人均係同一國家的成員，在這兩個集團間共享同樣的國家主義的。尚有，在美國的許多國民間，竟宣稱黑人與白人具同一民族實會惹起騷動抗議的。

語言的統一，所謂一種想像的觀念大於實在的結合力者，並不僅因各種殊異方言使交接困難，却因各種社會階級的成員在思想集團中具輕微的關係，以致較深的思想與情感的互相交通成為不可能罷。試看法國普羅溫沙省人（Provencals）與北法國人，德國巴威列人（Bavarian）與西部薩瓦人（West Phalian）農人，意大利西西里島人（Sicilian），與佛羅稜丁人（Florentine），因語言的殊別簡直不可希望使她們分開。所謂統一者，儘可由教育集團才能找出來，因他們具有同一語言與同一情感的反應罷。從許多方面說來，凡美、英、法、德、意、與西班牙及俄國教育階級的大多數人，較他自己國家的無教育階級的個人都具有一種共同性。語言的統一却不足以包含整個的國家主義，因瑞士雖通行三種語言却不減少其愛國主義。

甚至在美國，我們看語言的結合並不是唯一的原素。在別方面，我們應感到加拿大與美國實無何理由來分開；同時亦在加拿大西部與法屬魁北克（Quebec）間的政治連鎖，一定是人爲的而不自然的。

文化與政治組織爲  
民族集團的基礎

國家的造成，既不是單由血統的關聯，亦非語言的結合，那末，情感生活的社團還是由我們日常的習慣，思想，情感，與行動的方式所引起的，藉此並造成一切個人的一種媒介能夠自由地展開他的活動。

看俄國正在進展的國家生活便是一個很有趣味的例證。當沙王（Czarist）時代的政府會利用權力壓制一切非俄羅斯語言，甚至各地方的方言；迨至蘇維埃共和國成立後，則採取保護各共和集團通行其自己語言的權利。他們信賴一種偉大的過激經濟試驗爲結合力，藉以統一其國內一切的人民。

語言與國家之所以常被認爲同一的理由，簡直因爲我們覺得在一種人民中間大家都使用相同的語言，每一個人因而能夠尋獲其極廣大的園地爲無限的活動罷。

再進一層，語言是意識的，凡政治的統一則權力亦因而增大，便可利用這種意識，使其可能地以發展國民的利益來反抗那些外國人的利益。

這些情感組合起來便造成一個國家統一而求生存的情感。雖然這很明白，既非個人亦非個

人的任何集團足以代表國家的理想的。國家的理想却是根據思想，情感，與行動的通行方式的一種抽象——一種受政治權力的意識所刺激的高尚情緒價值的抽象罷。

應切實記得在心頭裏，民族並不一定需要建築在語言統一之上的；因為當文化理想的相同型通行於一個多種語言的區域時，每個集團給予個人一種行動自由的園地便很脆弱，儘能在其獨立集團達到一種聯合的進展上獲得之。

爲着他的能力充分的發展，他便需要在可能的最廣大園地求生活與行動，依據個人的思想形式及內部的感情而生活而行動。既緣如此，在一切情形上，便給予一個具語言統一集團內的機會，我們因而覺得對推翻一切人工界線的小政治單位充滿同情與熱望。這種過程實象徵現代國家的進展。

根據語言疏隔關係的虛構集團

雖然，當這些界限被越過時，一種虛構種族或假設國家的單位便成立起來，但實在的狀況却沒有存在的。爲着我們正在力爭的意志的自由開展起見，對於爲權力的野心貪慾實易變成一種窄態度的。當

法國發表一切拉丁民族應聯合起來，在她爲領袖的大拉丁族聯合(Pan-Latin Union)的美夢時，自然發展的合法限制爲着國家的野心緣故便消失。當俄國在各種不同的民族間提出大斯拉夫(Pan-Slavistic)宣傳時，他們僅以語言的關係爲斯拉夫族的立場，便假定爲一種虛構的共同文化與動族的起原，因此國家理想的實際作用亦消失了光彩。這無非掩覆了帝國主義伸

展的慾望罷。

無疑地民族的理想有一種創造勢力，而可能地造成權力的充分發展，藉以擴大個人活動的範圍，及爲大合作的羣衆建立其固定的理想；但是我們覺得斐希特(Fichte)及瑪志尼(Mazzini)暢論對於一個國家政治權力的重要，僅認爲當國家的單位是理想的担当者時對人類才是有價值或到同感。

國家主義的積極會上創造方面，在無論何處都表現對外國的思想方式持一種攻擊的固執，極強固地獨注重自己國家的價值及利益來反對其他一切的國家而已。

政治單位的擴展

推廣言之，這種情況現在又再來一回，在沒有一世紀以前，現代國家的成會受阻止。你看城市的及其他各小政治單位爲了狹小而淺見的本位利益，便認爲與其他同等級的政治單位的利益與理想會發生衝突，竟起而反抗

國家的統一或聯盟。政府的組織增加孤立的趨勢，還不能避免的，無時不希冀現存秩序的自衛，便興起而跑向合併之途，經過了相當年代的擾亂，與血的爭鬥，然後較大的理想始獲流行。在我們中間有些人視國家理想的實在性，以爲有利於人類的一種固定的進程，不，忘記顧及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工作，簡直是大規模的國家化進程的一種複演；不好具劃平一切本地的殊別的一種看法，應本一視同仁的目的扶植她們爲相同的目的而服從。

國家的聯盟是人類進化的第二種需要的階級。

試觀美國，瑞士與德國的組織便是根據這種伸展的基本觀念了。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的辱罵與現在和國際聯盟有關聯的各種和平運動之所以未能充分地表白其清楚而激烈的要求者，原因其合理之目的對於反協約或非法的戰爭不能履行其仲裁罷。這實應由一切國家的共同目的來承認的。

這樣的聯盟並不是一種烏托邦（Utopian）的理想，也不是一世紀前的國家主義。在事實上，人類的一切進展，表明這種情況是定會降臨的。

~~~~~  
前族單位的
~~~~~  
初期發展  
~~~~~  
會。國民與外國人的分別比較閉關的原始集羣，雖沒有那麼強烈，但仍是存在的。

這種應從部落單位發展到現代國家的一切詳細經過來作例證才對，我們知道部落時代的對待外人却視為仇敵應受殺戮的，但我們僅能夠想像其所以逐漸改變的進程而已。

人類的發明既進步，那末原始的獵羣與食物的採集者便學習了供給他們需要上的較好技術。他們知道貯藏食物以供給其將來。因食物供給的調整愈大，因而飢餓的時間便減少其頻數，而集團的成員數目便逐漸增加。那些尚襲用打獵與採集食物的舊方法的弱小遊羣因而受淘汰而至於毀滅，至那些能利用其鄰居的經驗而習得了新技術的遊羣，同時因得以增加其成員的數目。由這種情況看來，無論何集團在他們自己中間若感到具有一種利害共同的，便會長大起來，並

從而毀滅細小的集團。至那些孤立的遊羣，便滯留於較原始的狀況，因此，一切集團數目因生存而發生互相反對便逐漸減少。

◎部族集團殊別 階段的減少◎

要尋出同類的集團如何變成殊別並丟掉其統一性，或敵對的集團反而會變成密切的接觸的實在階段的任何等差，簡直是不可能的。但我們可想像被殺者的寡婦與女兒，她們會變成戰勝者所歡迎的一種勝利物，經過相當時間會與其新主人及其親屬發生較好意的關係。我們又可想像用和平的經濟利益去取得鄰人的財產，去勝過用主要的武力增加其部分以建立更對意的關係。因此，我們可推出因社團成員的數目增加而逐漸分散的緣故，遂使統一的舊團結削弱的重要影響。不論政治進展所遭遇的第二階段爲如何，我們所見的，因經濟繁複性的增加，集團間的仇視便減少起來。假使這是对的，當殺戮小遊羣以外的任何個人以前，我們現在找出一種有限制的利益社團的許多部族，生存於和平的平常狀況下，雖其仇敵可由輕微的刺激發現出來。生存於和平的集團常會增大其數量，同時利害共同的情感必藉此而減少，因其範圍已變成極大的寬度罷。

在人類的原始部族中，關於剛才所說的情況有幾個例子足以表證事實上的過程。試觀南非洲的叢林族是一種正受消滅的人民，因爲各人都舉手反對他們，亦反對各人。因文化型進步的各種人民圍繞着他們，故他們的一切小羣正在受消滅之列。他們感覺到他們自己是一個異於世界其餘的集團，他們沒有地位與其鄰族共求生存。因此許多世紀以來常激起一種殘酷的戰爭

以反對他們，他們正在走向毀滅的途中。同一的情況通行於南美洲的許多地方，在那裏打獵的印第安人的無法正如野蠻的南非洲人一樣。

較進步方式的社會便不是這樣。在北美洲的土人雖常引起殘酷的戰爭，但因有較大的政治單位播下種子，故獲得常態的和平統轄。你看兇猛的易洛魁族（Iroquois）雖造成了一個沙漠來環繞他們自己，但在他們中間竟發展了一個大工業的社團。南非洲的祖魯（Zulu）本係一種令人恐怖的民族，但構成了一種無限制的單位（指殖民地），比以前曾生存於那個地區中的任何部族更大。

這種政治單位的擴大及那些喜互相戰鬥的民族數目的減少進程實起原於太古的時代，繼續不斷差不多素來都同趨向而無阻礙的。甚至因造成一個較大的政治單位，有些地方常發生敵對，但統一的趨勢在長久過程中比較分裂更具權力的。我們試觀古代活躍的強國，如希臘與意大利的城市逐漸聯合變成較大的整個國家。我們再觀察舊社會破裂後從事收拾殘局，企圖建成新國家發展的各種工作，與夫最末的小封建國家消滅的經過，也無不同具這種趨勢的。

在我們今日日本法治為最高權力所統轄下的國家，我們發見在世界上人民的最多數都在其政治單位聯合起來的。在這種情況戰爭是受排斥的，因一切成員都受相同法律的制裁，在過度強迫的社團引起內部互相屠殺因而減少其頻數，在一個國家全體人民能享受差不多相等的利益限度內，也許不致於暴動的。

本此觀點以回顧第一歐戰前的奧匈（Austria-Hungary）舊帝國的分裂原因一定會感到懊悔的。當時縱使統治階級愚蠢抵抗聯盟的進展，而寧願中央的集權，但環境的勢力已跟隨趨向而發生效能了。匈牙利保持着獨立的一種地位與南斯拉夫（South-Slavs）權利的承認亦正形成。當時最好莫如爲人類做和平的創造者，假使他們組成了一個相等權利的語言集團的聯盟，較諸互相敵對的國家各自僅維持其自私的結果更爲上策！

由此看來，人類的歷史指示我們對於人類集團的各單位而共同生活於和平的現象常增加其發展，我們之所以預備參加戰爭者僅對其自己範圍外的其他集團而已。雖然一切暫時的革命及目前較大單位的分裂，但統一方向的進程既跑上規範和這般的顯著，因此，我們實應斷定各種趨勢既左右過去的這種發展，自然也可支配我們將來歷史的。我們現在慣認整個國家之所以完成觀念，在人類初期歷史看來好像是不可思議的。迨至現在對世界上一切人民利益的統一觀念，或退一步言之，對於那些參加同一文明的方式及統轄於相同經濟狀況下的人民亦未明其所以然。根據歷史的進展便可表明了，雖然一個集團反對別個集團的情感，單由一種生存的情況表現出來，但這種却不能認爲永久性的任何證明。

維持政治單位的勢力是多方面分開的，但却沒有一種會堅持改變文化的攻環。當今之世對一種奇異集羣的成員出乎理想的憎惡，其特別不同的，便是站在消滅的觀點上。我們仍可藉此發見所謂白種人的種族本能怎樣來敵視黑種人和亞細亞人，與夫反對閃族（Germans）即猶太人

的運動，惟在多數情況下，與其認為內部爭鬥的一種原素，孰若視為引起戰爭的原素為妥。尚有盛行利用毀滅的戰爭來從事反對原始的部族的，但這種行為將告結束，因為那些最孱弱的部落多接近於滅滅的。

在時間的過程上釀成憤俗與信仰的殊異，政府方式與社會構造的不同，或盡忠於封建王侯，或効力於皇朝，經濟利益的衝突與語言的懸殊均係區別不同社團的原因，並驅使各個社會採取互相仇視的態度。

國家主義的功用

由此說來，這種表現並不是具任何理智的原因而形成敵對的集團，却僅是一種觀念的情感以維持該集團中各成員的共同生活並褒揚他們共同利害與偉大的情感而已，由這種關係與其他集團妥協簡直是不可能的。這種心理的態度我們老早認為係從原始各遊羣的生理殊別情感的一部分，移留到心理殊別情感的特殊各個不同情感的傳統罷。近代熱心為着「種族優秀」的人應從這一點曙光去求認識才對。這簡直是各社會集團的特殊不同的舊情感的一種新異子罷。

更進一步來檢查政治單位的發展傾向，是這般遲慢的，起初是由遊羣 (Hordes) 而部族 (Tribes)，由部族而小邦 (Semi States)，由小邦而聯盟 (Confederation) 與國家 (Nation)，都是一步一步形成的。對外國人視為一個特殊不同人物的觀念，現在已經大改了，我們應起首視位為人類中的一份子才對。

聯繫的範圍既經擴大，不同地方社團的權利均等，已形成了人類進展這般堅固的普遍趨勢了，我們向前望去一定可決斷其會成功的。

這是很明顯的，本倫理行爲的標準看起來，那些緊握着這種理想的人們，選着那些仍深信保存孤立的民族俾反對其他一切國家的人們應具十分不同的殊別。

我們既認識這種真理，我們應造成顯明的對立勢力，不僅希望達到取消戰爭，甚至國與國間的法律衝突也要排斥。這種結果不特可使那些代表特種理想而不分皂白的屠殺者推翻下去，同時也可阻止只愛護一個國家的國民而消耗人類一切人民的法律過程。

要造成對現代各國的領袖的目的與行爲下一種公平的審判，我們應該牢記在心裏，凡一切國家的國家倫理標準，簡直是由於國家教育培養而成，國家教育是反對這種廣義的觀點的。因貢獻國家的格言已灌入青年的腦海，成爲最高的義務（Paramount duty），由這種教育方式逐漸生長，便鑄成了蔑視與敵對的情感來反對其餘一切的國家。

現代國家的情況是很易明瞭的，當我們僅記得教育上的愛國主義（Patriotism）爲一種神聖的光輪及保護祖國的第一種責任所環繞時。因此，國家的要求與國際的義務當至絕望而變化了。

人類的利益因而遭了厄運，假使我們努力於爲國家權力的一種熱望來灌入青年的腦海。假使我們教以國家的利益高於人類利益的偏見，攻擊的國家主義超出國家的理想主義，向外的發

展好過內部的進展，戰爭的崇拜與英雄的行爲高出他們所從事的對象。

第五章 優生學

選擇的效果

年來優生學 (Eugenics) 的信徒們用聰慧的宣揚方法，希達到將人類的生理與心理的標準能夠提高起來，這種提倡曾受大眾意見所歡迎，伸展所至，優生的測量便在許多國家的典型文獻上，發見重要的地位，同時大眾的意識認為不良的結婚便會產生不強健的子孫。

這種思想當可能的，用以解除痛苦及尋求較高的理想本係一種優美的目標，尤其是對那班心裏懷着人類進步的人們可造成一種強固的呼籲。

從家畜與植物的繁殖，我們曾得到的經驗說來，若用適當的選擇，由我們選取任何方向如度量，形態，色澤等來改良一種生殖，已表現這種方法是可實行的。甚至生理的作用也可令其改變。如生產量可使其增加，運動的速度可使其促進，各器官的感覺性可使其改良，與夫心理的特性也可使其轉變為特殊的方向的。因此，在人類中間，若謹慎選擇適當的配偶更可能地獲得相同的結果——倘若人人自願受選擇正如我們選擇動物的同一方法一樣。我們才有權柄以阻止心理與生理的低劣血統的宣傳得以假定，一種人口的本體平均標準也得以提高起來。

環境與遺傳的影響

這種方法說起來雖很動人，但提起其應用實有許多嚴格的限制。優生的選擇僅能影響遺傳的體格而已。假使一個人具有一種適合的原質，其發展是完全受環境原因的支配，並不會再現於其子孫，其選擇簡直對於後代的子孫

是沒有影響的。因此，最基本的重要性，莫如先知道甚麼為遺傳和甚麼為非遺傳。大概凡體態，眼睛的色澤，頭髮與皮膚等，多多少少都是屬於強固的遺傳的，換言之，在這種觀點上，無論在何種環境生長下的兒童，因而機體地肖像其父母。在別方面言之，遺傳雖可決定影響，但却不十分清晰。我們知道當發育的時間體高本倚靠遺傳的原因，但同時也受環境狀況巨大的影響。發育的速率無論怎樣都受這兩種原因所影響的。因而一般說來，一種解剖的或生理的特格越多受環境的影響，我們便可說一種遺傳的控制影響越減少。限制，我們更可證明以宣告，自然的不是養育的越減少其真實，俾作決定的原素。

因此，優生學家的首要責任似乎應本經驗的決定，切不可具奢何為遺傳與何為非遺傳的體格偏見。

很不幸這種方法並未會履行。優生學家僅表示戰爭式的叫喊「自然，不是養育」(Nature not Nurture)的論調藉以提高其主義的階級，因而，凡關於環境的狀況足使人類生理與心理的改造與不能改造的重要性竟被放棄而置於腦後。

在許多情況下很易把環境的原因認為遺傳的現象。試舉發育遲慢而留滯於矮小身材的貧窮

人民較諸富有的人民便可證明。我們在一個貧民區中發見一種顯明遺傳的低小體高，假使人民的經濟生活已改變，其體高亦因而改變的。我們又發見身體的比例亦由職業的決定。倘若父子兩者均操同樣的職業，明顯地是由父傳給其子的。因此，環境的影響越遠達於繼續的後代，則所表現的遺傳越增加一種錯誤的印象。

在這裏，我們便可談及生物學的優生學家與人類社會的研究者的一種分開的方向。多數的現代生物學家是完全受他們所尋求的形態作用的意義所支配，認一切不同的作用為一種解剖的基礎。其注重點是放在最變異體格上的解剖形態或構造與病理狀況的關係，便是這種趨勢的一種表現。無論何時，解剖和病理的狀況與生理的關係都發見其實在的互相依賴的。就別方面言之，試舉一例，解剖形態與心理騷動的關係，其所發生的關係却十分離開的。當從事研究社會現象與身體形態的關係時尚有更多的事例。許多生物學家傾向於假定較高的文明必受一種較高的體型所影響，較好的社會健康必單靠一種較好的遺傳血統，而國家的特性是憑國家所代表的體型來決定的。

至於人類學家則認定凡不同的解剖形態很能適應於相同社會的作用。他對於這種意見比較更加注重，並相信各種不同的形態在許多情況下可受不同的作用適應所影響。他信仰人類的各種不同體型均可達到相同的文明，較好的衛生可產生人類中較好的任何生存的體型。

生物學家對於形態的不同，竟遺棄社會的現象認為是遺傳的，人類學家對環境的原因則認

人類的形態，簡直是個人的後天獲得，却不是由遺傳所移殖的。

根據前頭曾說過的觀點，已告滿足來指出幾種實例如下：

語言的相同是由最不同的人類體型的各成員處於相同語言環境之下所習得的。食物的同類是由屬於相同文化區域的人民本其自然的生產物中選擇出來的。在工業的經營上需要相同的運動，定居的遊牧生活之習慣不是依靠種族却是職業。凡此一切的分配對於體型無任何的關係，在社會的習慣與種族的地位上實表現其缺乏關係的充足證明。

我們於此實應提出嚴肅的要求，希望優生學家對於觀察人類的活動，作用，與體型，應停止其依據每一種形態便假定為遺傳的主義觀點，他們實應起首本一種較批評的觀點來檢驗人類，看他能夠假定其生存以前，實應建立起每個人及一種特格的遺傳性的各種情況才對。

這個問題由劣生 (Crucians)，不健全的家系的擴展統計便可完滿解剖出來。暫時把遺傳的病理狀況的各種事實不談，我們發見凡中酒精毒 (Alcoholism) 與犯罪的人特別地都歸究由於遺傳的原因。當我們研究有問題的家系時，我們常常看出，假使個人間具優美的家庭環境保持正當的方法以反對酒精或別種藥品的濫用，像反對犯罪一樣，他們有許多比較那些生長於優良環境下的一種虛弱者對於斷定的遺傳趨勢，一定不會墜落至淪為犧牲人物的。假使他們抵抗其環境的引誘，他們許會被尊稱為道德家等列的。應用於犯罪家庭與優裕家庭的比較例尺是十分清楚地不同的，因此，就遺傳本身說來，與其多搜集社會的不健全的資料，不如在一個

農業社團中推求由父而傳給子的農人職業的各種事實爲宜。

根據遺傳的原因，身體構造的衰弱是否亦可在這些情況上推證出來，這個問題是值得注意的。這留待證明其程度的何若，再進一步，無證據便不能夠假定犯罪子孫應受排斥，因那些具相等身體構造的衰弱人們都可使我們自由排斥的。這種事情還是比較眼前的罷。

有一種觀察的事實，關於最不同體型的人都可適應他們自己參加生活的相同方式，除開反面的能夠證明出來。我們便應假定一切繁複的活動是社會的決定，却不是遺傳的，凡一種社會狀況的改變，可令社會活動的整個性改變而沒有影響到關於個人集團的些微遺傳特性的。因此，當立好企圖想證明不健全或優秀是遺傳性時，最要的莫如屏除一種純粹環境的或社會的一切可能性來決定祖宗特格的再現。

假使這種證明的嚴厲性是很固執的話，那末，優生的理論所根據的許多材料，一定會表現其不是完滿的。因此，首先應十分謹慎去努力才能發見優生學的理論作熱心的擁護。

一般的退化

凡這種一切從發現於人民的一切體型就其不同個人形態的大次序中作正當的選擇，注重其良好的質素，而屏去其他不足取的人，並不是反對個人的生理的與心理的特性遺傳，或分離的可能性的。

這種理論曾經宣告出來以爲實際的應用已造成一種需要，因爲在一切文明國家中對一般的退化以表出一種決定的趨勢。我不相信這種斷言具適當的證明。在現代社會中，生活的狀況比

較從前的時代已具明顯的變化，因此生存於最優美狀況下的有些集團需要身體與心理的活潑運用。有些生存於低劣的貧苦下的集團，他們的活動力依然如從前不變，既受了機械的影響當使其更加退化的。同時，況且人類的活動比從前的更加變化了。因此，這是很易明瞭的每個國家的各種作用活動應表現一種增加的不同等級，一種較高變異性的等級才對。人民之心理與生理的體型的一般平均固應保留相同，但今日比諸昔日其降落至一種固定低標準的人應具有較大的數目。同時那些超過一種固定高標準的人亦應具較多的數目。不健全的人數目可由貧民的賑濟，溺職的與頹狂的統計核算出來，但卻沒有甚麼方法來決定其增加並能提高至一種較高標準的常態的。因他們也許是逃避我們的注意罷。這極顯明的，不健全的人員數目雖增加實無影響於一種整個人口的價值，因為這簡直僅是變化性的增加等級的一種表現而已。（註二）

青黃發展 的選擇

更進一步，獨斷的選擇和絕對的標準均不足以保留其重要性的。甚至假使絕對的標準能夠使其不改變，在現在狀況下，生理與心理的能力等級的需要較諸昔日實應保留每個人在事業上超出一種固定的最少限度才對。這是因為我們的生活是具較大的繁複性及競爭的個人數目已增加的緣故。當事業的一般水平線提高起來時，比較我們歷史上的早期時代更加需要較大的能力以達到卓越的一種較高等級。一個神經不健全的人只能夠支持其自己在一種簡單的農村社會，却不能應付城市生活的。我們既宣告來審論反對國家的退化，因而實應證明比現在的情況良好得多。

本公共衛生的進步看來，這種問題是更加繁複的，嬰孩的死亡率既經降低，人口的組合既改變了，從前許多曾屈服於有害狀況的人們使其變成青年的人，並對生活的一般分配會發生一種影響。

尚有優生學其他的重要觀點在我們接受這種新的野心理論爲人類疾病的萬靈丹以前，可使我們停止信仰。急進的優生學家本一種純唯理主義的觀點以研究生育的問題，並假定人類理想的進展是站在完全理性化的人類生活上的。由事實看來，研究人類的習慣與風俗研究上所得的結論，實表現這種理想是不能達到的。尤其是特別地關及生育上的情感豈簡直是屬於最深地位的東西，實不能夠滅絕的。

這裏，人類學家與生物學家又再來一次的對照。凡自然科學在其計劃上是不認識自然現象的一種價值，他們亦不計及情感是運動的勢力。他們只努力於減少自然原因的行動上的一切遭遇而已，惟理性僅能駕御其所屬的範圍而已。因此，科學家想從相同的理性標準的觀點以考察心理的生活，並從而視人類發育的目的爲理性的時代藉以反對從前的不健全而奇異的情感。

人類學家，適居相反，不承認這種以理性爲一種情感的完全支配。他固視人類理性的智識的有恆前進，這對於他與對於生物學家，都認爲一種滿足的起原。但他同時認人類並不把這種智識作純理性的使用，在其行動上却爲情感所鼓盪，無論現在與從前都是一樣；雖在許多觀點上，倘若感情受了激動，智識的增加便可限制無理由的極端方式的情感活動。宗教與政治的生

活，與我們日常的習慣是代表我們行動上的情感占優先的事實為無終點證明者便是情感的優先結果，對我們理性的智識造成一般方向，惟不由理性來決定。因此，我們寧願用理性來判斷我們行動的選擇，不願用理性來命令我們的行動。

優生立法的社會效果

由此說來，一個極充滿情感的人的理性統制，似乎極不像能够成功的。假使次要的事情甚至推諉於因為法律普通的現象，但這種即及我們的內部生活這樣深的問題一定無限制地更加普通的。故因厭惡而反對優生的立法便是根據這種的情感。

這不能可思議的，優生立法的施行對於社會生活固會達到一種效果，並會注意提高某種選擇的遺傳的種類。這雖是一種公開的問題，因為改變的社會理想便會碰見所選擇的種類，避免注意到那些會與優生實行有關係的基本改變，並對於可造成的生物效果以限制我們自己實不能原恕的。因為在一種康健人口的大羣中，單獨生物的機械主義實不能統制社會的活動。牠們許是支配於社會的刺激的。

雖然我們固茫然於優生學的強硬應用的結果，但有些結果實可預言其固定性的。

不適者受排除

優生學家所努力的工作就是對不適者 (unfit) 的排除，第一個問題便是解答何種類是最適合於養育的。假使養雞與種禾是一個問題，我們知道何者是我們所要的。我們希得許多肥大的雞蛋或養生的好禾。但何種人是我們所要

的？是否生理的康健，心理的才能，創造的權力，抑或美術的天才？我們實應選擇我們應提高的某種理想。然後，研究文明的各種型式在理想上的基本分別，我們有無一種權利給予我們的現代理想的最後印象，和壓制不適合於我們生活的事物呢？在今日的時代，我們實有一點疑惑對於美的估價太少而對於理論的估價太多，那末，我們應否設法提高一世紀之推理的思想家，壓制那些感情生活強烈的人們，並設法指引其以理性為最高的統制？同時能否把人類的生活性像鐘錶的正確性來製成的呢？實在說來，正確的文化方式是不能告其發展的，因為牠們簡直是文化的，不是生物的決定；但在緊張的情感生活的固定範圍內實有多少可疑惑的地方，即：——不顧及其方式，與推理思想的精神——不顧及其內容——種種能够由機體的選擇來增加或減少。這種原質的從容選擇會改變國家的性格包含一種標準的過高估價，就我們已達到的，以我的意見實表現不可以容忍的。就我自己看來，推理的思想家本最適合於我的，雖然我仰慕做一個音樂聲音世界裏的神聖的夢想者，我對於他的創造權力視為一種驚奇而超越於明瞭的。

沒有標準的一種選擇，優生的實行簡直是不可能的。假使我們讀人類史不錯的話，在我們決定一切將來時代的標準以前，我們實應取懷疑態度，因所謂標準者僅是人類進取的一方面而已。

這種看法，我們的權利僅可應用創造的優生學原理，在前面關於這種觀點我所指出的許多

意見仍長推理的，或者最少是可疑的價值，因為社會的因差比生物的因素是較重要的。

優生學進程
上的危險

在今日的時代，要本選擇的匹偶以創造最好的人類體型的思想簡直難成爲一種實際的企圖。這僅佔住些少熱心家的心理中一種希望的幻想而已。

優生學最易見的應用莫如法軍屬的排斥，認爲對國家或對他們自己的一種責任，並限制不健全階級的生育藉以提高人類的標準。我懷疑單獨的優生學在這種方向上能否得到材料的結果，因爲，本各種環境原因的基本影響爲觀點，如我在前面已談過的，完全妥當地可說及優生的選擇是沒有關係及征服社會的狀況藉以提高一種貧窮和致羅疾病的無產階級者 (Proletariat) 的——當社會的狀況堅持着殘忍地促使人類至於無希望與失望的痛苦時，甚至從優良的種間也會產生出來的。影響所及實會使個人的新集團至於死亡的環境，在那裏他們會變成受排除的不健全者的。是否他們曾生育不健全的新世代實是一個公開的問題。不健全者的繼續存在本係一種固定性的。單獨的優生學實不能解決這個問題。貧窮的社會狀況實需要一種更多的改良才能够同時提高許多明顯的不健全者至於較高的水平線上。

本我們對於遺傳學的現階段智識，實容許我們說及某種病理的狀況是遺傳的，和某種屬於不能全種屬而顯明的康健父母極會像在其子孫發現不健全的個人的。我們甚至可預言像這種情形不知道在後代的子孫有多少會變成常態與多少會變成不健全的。優生學家應否在這些家庭

中制止一切常態的個人藉以避免不健全者的發展，抑或他想不健全者繼續下去，爲着這些家庭康健兒童的緣故，或許對於社會，對其親屬，和甚至在許多情況下對他們自己。這個問題不能本一種科學的觀點來決定的。其答案實倚靠倫理與社會的標準罷。許多不健全的家庭會產生許多個人給予我們所有的現代文明最偉大的寶貝。優生學家怎能阻止比多芬（Beethoven 1770-1827 德國的偉大音樂家）的父親生產兒童。他們會想剝奪比多芬的天才負起人類的責任麼？

問題的其他方面對於人類更關重要。優生學的對象，本排斥遺傳所注定的痛苦和因此而引起痛苦的人們，藉以提高較好的種族及屏除增切的痛苦的。但克服痛苦的人道主義（Humanitarianism）的觀念與提高人類效能至於高等的理想從未能達到，足使優生學家特別地引起注意。我相信人類的思想與身體既這樣造成，其獲得的結果一定會使社會至於破壞。因希望排除非需要的痛苦，與希望排除一切的痛苦，兩者的分開僅隔狹窄的界限而已。

因此，站在人道說來，這確是一種美麗的理想，但不能獲得的。人類的工作實行與義務的衝突會常伴隨着所產生出來的痛苦，這種痛苦是人類所願意忍受的。許多高尚美的工作簡直是心理苦楚的非常果子。我們願意貧窮，誠然，假使人願意受痛苦，貧窮自會消失的。雖然，假使我們養成這種理想，那末，昨日的不舒適便會變成今日的痛苦，不舒適的排除會引起妨礙種族中的一種懦弱的危險。

這種效果因自我完成（Self-Perfection）的增加要求更覺重要，我們文明越加繁複，我

們的技術與我們的智識越加擴展，為達到最高的效能所要求的精力必越多，因此，容許個人的工作能力因痛苦而減少必越少。我們是清楚地傾向着危險的路線，在那裏爲着種族繼續的緣故，個人實不會久受不舒適或苦楚的。同時在那裏我們的情感生活是自我完成或自我放棄（Self-indulgence）的希望強固地所遏制，因而將來的世紀必爲生活的自私所犧牲的。現象已表徵了古代的終點，當沒有兒童的生育以繼續過去的世紀時，正實現於我們的時代並會擴大其範圍了，因此排除痛苦的優生學理想越增其力量，個人發展的支持必越加快，我們將傾向着種族破壞的。

由此看來，優生學實不應容許引惑我們來信仰，我們應設法提高超人的種族，亦不應以排除一切忍受與苦楚做我們的目的。遏制那些少作用的健全階級的企圖，可用強固的方法證明其受遺傳原因的影響，並阻止會使疾病連及其子孫的生育而非避免不可的配偶，這才是優生學正當的園地。在這個園地中，多少能够執行的和應該做的企圖全靠遺傳學法則上謹慎研究的結果。優生學並不是一種萬靈丹而會醫好人類的疾病。這許是一把危險的劍子會轉向其尖鋒來對那些依賴其力量的人們的。

參考書

註一：本病理與心理的狀況使相關於身體的企圖的一個證例，可參考 Gorra Graper 的

人類構造 (Human Constitution) 與 F. Kretschmer 的身段建立與性格 (Körperbau und Charakter) 兩書。

註二：關於不健全特性的遺傳的例證，可參考：Rr L. Dugdale 的酒克族 (Jukes) 與 A. H. Estabrooke 的酒克族 (Jukes 1915)、以及 H. H. Goddard 的瓦利霍族的家族 (The Kallikake Family) 等。A. H. Estabrooke and C. B. Davenport 的南族家族 (The Nam Family) 等。F. H. Danielson and C. B. Davenport 的山民 (The Hill Folk) 等類報。

第六章 犯罪學

○ 犯罪人爲
○ 一個階級

一種整個的科學會根據生物學上的生存假定和依靠遺傳學上的犯罪性的傳授藉以決定犯罪的體型已見發展。意大利學派的犯罪學家(Criminologist)羅姆布羅叟(C. Lombroso) (註一)所領導而專努力於解釋犯罪人的體型

可由耽於各種犯罪體型的犯罪人體質的特上認識出來，便是這種科學了。有許多犯罪的體痕點(Stigmata)會建立起來並會相信一個人具有這種象徵必爲一個犯罪人。假使這種理論與能證明犯罪的處理，那必更加簡單了。因爲在犯人定罪之前，選擇一切犯罪人並保護社會來反對他們當可能的。

不好睬地這種極端的希望並未會完成。我們在前頭談過的各種觀察點證明其在道理上已不能成立，因爲完全的身體形態與心理的互相關係並沒有具何種密切的。

○ 罪人是不
○ 健全的

一切已經證明了許多犯罪人是不健全的，不特心理，同時又是具體的。因此，實不用驚怪不健全人會伴有各種不健全體型的變態(Anomalies)在他們中間比在社會常態中間當可發見其較大的頻數；但這種並不限隨意大利

學派所敘述的任何一犯罪體痕點的存在藉以證明一個人是一個生成的犯罪人。

在許多情況下，一種謹慎的統計研究會表明斷定的體痕點，如耳葉的缺乏與牙齒位置的不規則，在本位的非犯罪人集團中間比各犯罪人更常發見，爲了這種理由，這些特點實不能視爲重要性。同時介在斷定的體痕點與社會或甚至身體的缺點中間又沒有任何清楚的生理關係的。

哥林氏 (C. Gorring) (註二) 曾做過犯罪人口的一種最謹慎的實驗，他的一般結論是值得引證的。他說：『爲統計的證實，本主義來說能夠找出一個斷言：這便是犯罪人是由矮小的身體，由缺乏智能並有些因其反抗社會的性癖區別出來，惟與這種廣大區別離開的，在英國的監獄中的犯人簡直沒有具身體，心理，或道德特殊性格的表徵。真理被忽視的便是這種歧途，認犯罪具有其重要性，即矮小身材難免伴以缺乏的智能；兩者都是那被選入牢獄的人們體型的區別點』。

這種狀況與那些前面所敘述的正不約而同。指定一個人依據其體形即認爲屬於一個種族的集團簡直是不可能。假使各集團都是重疊性的，那麼認定一個人依據其身材的構成便指爲一個犯罪者簡直亦不可能的。我們實可以說凡身體的與心理的不健全個人比較常態的個人更近似一個犯罪者，我們却不能說他一定是一個犯罪者的。

社會狀況
與犯罪

犯罪 (Crime) 名詞的正確定義已證明其沒有那樣密切關係而能夠存在的。因過去時代認爲一種犯罪的在今日已不能成爲一種犯罪了。例如從前那說 (Heresy) 本是一種應處死刑的犯罪。在信徒中實包含了許多心理不平

衡。或許是身體不健全的人們；這像胡斯 (Huss) (註三) 或布盧諾 (Giordano Bruno) (註四) 那種人因為他們的思想獨立，竟被視為犯罪的人物。至華盛頓 (George Washington) 也會變成一個犯罪人，假使當時英國人會拿捉着他的話。

在外國的社會對於造成一種犯罪的觀念比諸美國的各時代或更覺分殊的。有的地方的食物是屬於大家所共有及財產僅限於適用於生活上的需要而已，如衣裝，戰具，家具等，小的偷竊固常發見，但却不可能的，因為取食物不是偷竊，食物正是大家自由地所共有的。有的地方保存着內婚制 (Endogamy) (註五) 的嚴格法律，我們所稱為亂倫 (Incest) 者一定會被驅逐的。有的地方實行外婚制 (Exogamy) (註六) 其發現亂倫的法律竟伸展很廣遍，或表現於很奇怪的選擇集團。有的地方近親復仇 (Vendetta) 定為土地的法律，某種仇殺的方式視為一種美德，確不是一種犯法。有的地方視一夫一妻 (Monogamy) 為通行的慣俗，一夫多妻 (Polygamy) 為一種犯罪的違犯。同時在別種社會中若拒絕接納有些配偶是相當注重的。更有的地方其性生活實際地十分自由，性的犯罪簡直未曾發見。

在這些狀況之下，所謂犯罪者實應解釋為慣常上違犯行為的法律曾被他所屬的社會所放逐的人罷。假使我們接納這個定義，我們實應除開那些違反法律的行為視為儀式上所容許的或放逐的慣俗才對。試舉其例，在美洲的普韋布拉印第安人 (Pueblo Indians) 與在大不列顛哥林比亞 (British Columbia) 的社會中發現某種半巫師 (Semi-Priestly) 集團的實況，他

們不權利實行反對人民的神聖儀式，因褻瀆的羣衆是他們所害怕的。在優先權的社會階級中的一切事情都具有相同的真實性——如主人與奴隸的關係，當奴隸被視爲一種動產時。至封建制度侯王的優先權也是一樣超凡的。

造成一種犯罪既具如此的分殊，那末，犯罪人的心理特徵當然是變異的。犯罪人具各種不同的目標而被壞了他所屬社會習慣行爲的各種禁止。其破壞點是依靠驅使行爲和禁止力量的推動而定的。武觀兩個人同受相等的權力所禁止，飢餓的窮人因飢餓而被迫爲盜，富人受其安逸所剝奪更容易屈服犯罪，因爲窮人的性情，其所感覺的痛苦實無關重要。像這種狀況在窮人與窮人的集團間可視爲犯罪的相同分配。

遺傳與環境因素
具相關的重要性

至犯罪遺傳的可能性問題恰像其他社會的健全形態表現同樣的困難，因本一切企圖藉以識別有機體與環境的決定會發生過論戰的。

犯罪而定義既如此繁複，如此變異，又如此完全依靠着社會的狀況，因而犯罪的本身實難視爲遺傳性的。雖然，在某種根性上或許是遺傳的可能，而在多少方面上所驅使的行爲確可視爲犯罪的。在許多觀點上既已證明犯罪人是不健全的。假使不健全是遺傳的話，那末，凡屬於一個不健全遺傳血統的一個不健全個人在多數的可能性上一定會變成一個犯罪人的。

像卡利克 (Kallikaks) 家的調查會表現出其所具的犯罪血統很常發見。本一種純實際

的觀點，這種材料容許我們說及在其家族中當一個人是一個犯罪者或許是不健全者，比較相對的一個人他非一個犯罪者時，極像可找出許多犯罪人或不健全者的。

這種理由是易於明瞭的，假使我們記得在不同的家族中其不相等的頻數上比較罕少的任何特徵發見出為同一真實的話。假使在一個佔優勢的白膚人口中來選擇一個白膚人，我們把一切那些沒有發見白膚人的家族除開，在人口中便發見白膚人的平均頻數，這種選擇實可注意的。在別方面，假使我們選擇一個褐膚的個人而整個家庭羣中所包含的褐膚個人便發見出來。因此像這般選擇的次序則白膚人的平均頻數當然是很低的。當我們例外地選擇矮小的個人時也具同樣的真實。凡一切身材高大的家庭被排除越多，而他們的平均體高越高起來，像這般選擇的次序當會包含矮小個人的一個非常大的數目的。倒轉來說，在選擇相對的一種高大人們的家庭次序上，矮小的人們的相對頻數一定會很少的。

假使一切家庭對於犯罪，不健全，白膚人或矮小身材的人的相對同數是相等的話，那末對於次序上所選擇的相對的犯罪人，不健全者，白膚人或矮小個人一定會同於相對的非犯罪人，常態人，褐膚人，與高大人的次序的。因此，在相對犯罪人中間的犯罪較大頻數除非各家庭犯罪的分配頻數曾經正確地明瞭以後，實不容許我們來推論犯罪遺傳的法則的。

我們既看過組成一個人口的家庭血統在他們自己中間是各自殊別。他們對於犯罪和不健全

的頻數當然又是各自殊別的。這些問題要明白何為環境的決定抑或是遺傳，並何為遺傳學的法

則，才能解答出來的。

爲入校前的兒童所設的習慣診斷所 (Habit-Clines) (註七) 的各種觀察對於這個問題曾放出一個趣味的曙光。雖然各種觀察的統計結果若使用起來應具相當的謹慎，但心理的分析解釋過一種非完善的環境對身體孱弱的人的行爲具相當的影響，和在一個家庭情況壓迫下會發生出反抗社會的趨勢，促成反抗專制權力的暴動，或在各方面造成各種嚴厲的反抗的。

沒有好過教益的莫如心理分析 (Psychoanalysis) 的觀察了。這對於我似乎不能傾向來追隨，心理分析的錯綜及其獨斷的理由，在嚴厲的壓迫下，尤其是在一種倉卒受傷 (Krauma) 之後所搜集的充份材料表明着孱弱的個人會發展其最變化的變態心理的習慣。

一般證據指出孱弱的個人，當環境的壓迫會引起其違背社會的法律採取反抗社會的行動時，結果會呈出極尖銳化，即個人越強而需要的壓迫力必越大。

在前面所引證的哥林氏的調查，曾減少環境的因素至於最低限度爲一種犯罪的決定。他證明努力於其他一切社會的不規整在犯罪人中間所發現出來的，如學校教育的缺乏或因不規常的雇傭，或貧窮因缺乏智力所致。他的論點是依據智力與各種社會不健全的統計上的互相關係的。他用精神不健全的相對頻數以決定一個集團的平均智力。他假定他們的數目越大而平均智力必越低。這實是一個可疑惑的程序，因爲在集團中的殊分等級並不需要相同的。試舉例伸言之，假使犯罪人比非犯罪人的心理是更變異的話，他們一定會具有一種不健全人的較大數目，

甚至假使他們具有相同的平均智力的。社會的不規整與犯罪結合起來常見兩相對的精神不健全的數目必越增大。論點也可倒轉來，我們可以說精神不健全與犯罪結合起來，常見兩相對的社會不規整必越增大，如學校教育的缺乏或不規定的雇傭便是。為證明機體的決定智力為社會的不規整和犯罪兩者的原因起見，這需要表明相同智力的個人集團，從整個的人口中的隨便挑選出來，一定會具犯罪的同一相對頻數，不顧及其他的社會的不健全，如貧窮，學校教育的缺乏，或雇傭的不規等等。我們既不知道整個人口中的智識分配，自然犯罪的比例當不能夠決定，因而實不能宣告遺傳的智力為決定的因素。

由此看來，我相信環境的非水平線為產生犯罪的一種因素實未曾證明的。

許多著作家曾從家庭血統中犯罪情況的分佈，用一種簡單的曼德爾比例律 (Mendelian Ratio) (註八) 曾努力推論遺傳的趨勢。無限制的繁複情況致令一個人墜入於曾經證明的犯罪人階級並不像造成這種結論，在前面已引證的許多情況亦完全不足為結論的證明。實在的統計資料僅足以表明在人口中，家族的血統在他們的犯罪等級上是分殊的。

曼德爾遺傳律的一種簡單方式的假定與包含環境因素而更加繁複方式的發見致令十分不同的實際結果。在前者的情況下，一個家庭犯罪的一種單純情況的發見與遺傳上傳授的簡單規則的一種智識，可令我們預言在各種家族血統中有多少個人會受影響的。在後者的情況下，縱使預言也是不可能的，因為在遺傳律上，雖跟隨基本的同一法則，而一個單純家庭的遺傳特性既

如此變異，實不能明瞭的。

比較這種更加重要的為環境的與遺傳的原因難於區別，因為假使一個整個家庭會表露相同的有害狀況和保存一種充分的機體孱弱的話，整個家庭當可變成犯罪人的，但在更好的狀況下對其所表露的却抵抗社會的壓迫。

考書

註一：羅姆布羅奧(Tombroso)為意大利犯罪人頌學(Criminological Anthropologist)的首創人，一八三六年生長於威尼斯(Venise)，至一九零九年逝世。著述甚富，例如人頌學研究上的代表人物 *L'uomo delinquente in Rapports All' Anthropologia* 與犯罪人 (*L' Homme Criminel*) ……等。

註二：哥林氏的一部最透澈的犯罪人研究著述，為英國人罪犯研究 (*The English Convict*)。

註三：胡斯(Hugo)為中古時代捷克國改革先鋒，迨英國宗教改革先鋒委克立夫(Wickliff 1381)的主義，提倡復興思想，反對帝國戰爭，卒為亞力山大王第五所捕而焚死於君士坦丁。

註四：布魯諾(Giordano Bruno)為義大利哲學家(1570—1600)，曾任教巴黎，反對瑣

碎哲學與貴族統治主義，卒在羅馬受焚死的極刑。

註五：內婚制是簡單的解釋為一個集團中的一切婦女被視為一切屬於那集團中的男

註六：關於外婚制的權威論著可參考 Frazer 的外婚制與圖騰崇拜 (Exogamy and Totemism 2 Vols)。

註七：關於習慣診斷所 (Habit clinics) 的觀察討論，可參考衛騰 (C. Well) 的同一家庭的兒童行為 (The Behavior of Young Children of the Same Family 1928)。

註八：曼德爾遺傳律 (Mendelian Law) 有三：即 (1) 表現顯體之各種性質各獨立遺傳於其子孫，(2) 此等性質混入於同一個體內，不致失其獨立，一有機會，即可分離而獨立，(3) 相類似的性質混入同一個體內時，一方面表現了外部，一方面潛伏於內藏，前者為優性 (Dominant)，後者為隱性 (Recessive)。

第七章 文化的固定性

文化發展的
速率增加

一種獨立的社團滯留於受相同環境狀況所征服，無選擇的配偶，經過了相當世代後，即變成爲固定的身體型。再經過相當歲月若無何刺激以改變其社會組織及精神生活，其文化亦必鑄成其不變性的。因此原始的，孤立的部族就我們及他們自己看來極像是固定的。因處在未經過滋擾的狀況下，凡文化的改變過程是遲慢的。

在原始時代的人類，差不多看不見其文化之曾經改變。就人類的歷史返計回去，從能製造用具計起，大約有十五萬年左右。（譯者按：從史前考古學上的曙石器舊石器兩時代計起，有云約二十萬年，有的云約十萬年，作者實居折衷之數。）屬於這時代的器物均是從埋在土中所發見出來的。這都是簡單形體的石器。因爲這一個時代最少經過三萬年，其石器的形態未曾改變過。當我們在動物中觀察這種的不變性，我們解釋爲本能的一種表現。客觀地說來，當這個時代製造石器的人類似乎像具有一種本能的特性同於蟻與蜂的本能一樣。沒有改變的同一動作的重複，一代傳一代，造成了一種生物的決定本能的印象。我們仍不知道像這種觀點是否正確的，因此我們不能說出每一個世代從其祖宗所學習的究有多少。動物中如鳥類與哺乳類，其動作不僅依據本能，而且牠們又本質例與模倣來學習的。至太古的人類似乎很像那種相同狀況。

學習進程的重要性是一步一步演進的，事實的證明越多，我們便傾向着現代越接近。迨石器變成較殊別以後，不特一切地方表現相同的形式，這似乎很像假使我們能夠檢查人類的行為，以一千年為一個時代，其改變當可發覺出來的。

在冰期時代(Ice Age)的末期，當時人類所製造的器物形式的殊別，曾表現已大變異，恰像發見於今日的原始部族一樣。本沒有何理由為什麼我們要假定居於冰期時代的末期即馬格達勞時代(Magdalenians)即舊石器時代的最末期，約距今萬年)文化的人民生活，無論在任何觀點上都比較現代伊斯基摩人還要簡單的。

以今日地質時代的初期言之，凡本地的集團與每一個集團活動的區別實可大注意的。其改變的過程，其初期約需經過萬年，迨後則需千年，及至現在才以世紀計算，如此繼續不斷才能增加文化方式的繁複性。

迨至接近了歷史的時代，文化的固定等級漸見減少，尤其是至現代凡各種的改變進行是非常迅速的，不特在我們文化上的物質生產，同時在思想的方式亦是一樣。

自從最古的時代，凡改變的迅速是在一種長期增加比例上生長的。

改變率的時代性

文化的改變切不好認為是統一的。我們在比較固定的時代，隨着其他迅速改變的許多事例都可觀察出來。當古代末期大條頓族的遷移曾引起了歐洲文化與語言的根本改變。迨後便隨着固定的各時代。阿拉伯人征服了北非洲

破壞。一種舊文明後以新方式代替之。至文化的同化 (Assimilation) 在許多部族中也可觀察出來。我們雖不知道其改變率若何，但對於新水準的一種迅速的調適均常表現強大的內部例證。在語言上，其迅速改變的時代與比較固定的時代的交替又常可觀察出來。從盎格魯撒純語 (Anglo-Saxon) 及羅曼語 (Norman) 形成爲英吉利語的遞變是極迅速的。但從此以後英吉利語的改變便頗遲慢了。同那個時代所發生變化的現代波斯語的進展情況亦是一樣。

最顯著的事例莫過於歐洲文明對原始文化的影響。當原始文化未完全消滅時，一種新調整的達到是非常迅速的。墨西哥與祕魯的印第安人便是例證。或更顯著的要算當奴隸販賣時代的美國黑人。在一切這種事實，均係外面的影響而打破了發展的繼續性的。

倘說到我們現代生活的許多方面的迅速改變，我們在別方面又可觀察出一種極顯明的固定性。如保守的傳統惰性與速變的急進主義的衝突，便是我們文明的特徵。

我們慣用暗示急變的文化事業來測量種族的能力，在那些文化較後改變的，其能力必最迅速表現出來，因而便成爲最高發展的種族。

自動的
習慣

因着這種理由，最重要的莫如研究怎樣會使文化的固定與改變的情況，並尋出改變是機體的抑或是文化的決定的原因。

由機體來決定的行爲稱爲本能的行爲。當嬰孩的哭哭及後來的學步，其行動便是這種意識上的本能行爲。凡呼吸，咀嚼，或受一種反對感官突然打擊的退却接近於慾望

的對象，俱可假定為機體的決定。凡機體的決定是不需要學習的。這種動作大部份是為着生命的維持却不能缺少的。有些動作當見效用時，可令其改變或甚至壓制也無妨害。因此我們可改變我們的行路步態或學習抑制驚懼的反動。這雖很難做得到，但却不是不可能的。我們會否想及屬於這種階級的衝動能夠鼓舞我們去動作的各種理由。一受了刺激，我們馬上便反應出來。依各種經驗的基礎，使我們傾向於觀察由一種即刻的無意反動表現出來的各種行為的型式而視為本能。這實是一種錯誤，因為當嬰孩與兒童時期，習慣的征服我們已具相同的特徵。

我們的大部份的行動是由文化來決定的。

我們因維持生存而吃飯。北冰洋人為生存的需要被迫而肉食，印度人則生存於選擇的蔬食。

我們以脚腿行路本係機體的情況。我們怎樣行路及我們的特殊脚步是依靠着我們的鞋子，衣服的模式，負持的重物，所行的道路，足路基的配置而決定的。動作的特殊方式或許一部份屬於生理的決定，但多數是受模倣所影響的。因多作時常重複的演習便成為自動的(Automatic)。由這種自動逐漸使我們變成自然的動作。反應的容易恰好像預備表現出來的一種本能行動一樣。從一種後天獲得的習慣改變為一種新習慣是相等地困難的。因此當一種自動行為(Automatic Action)的心理效果完全建立以後與一種本能的反動(Instinctive Reaction)是相同的。在這種一切情況上是由一種固定機體習慣發展的官能(Faculty)來決定的。至運動的特殊方式簡直是自動，由平常的習慣使用才獲得的。

這種分別尤其是在語言的使用更覺清楚。說話的官能固由機體的決定，同時也可稱為本能的。雖然我們所說的甚麼話簡直是我們的環境來決定。我們習慣一種語言或別種語言是依據圍繞着我們所聽和所講的語言範圍內而定的。我們才變成了慣用口唇，舌頭，及全部的音節器官的極固運動。當我們說話時，我們對於這些任何一種運動是完全無意識的，相等地而我們竟說出語言的構造。我們怨恨在語言的拼音上與構造上踏上歧途。假使是不可能的，我們發見非常困難，凡成年學習其對新音節與新構造的完全使用，好像學習一種外國語言的困難一樣。因此，我的語言習慣並不是本能的却是自動的。

我們的思想與我們的說話是由筋肉運動聯接起來的——有些人竟甚至以為牠們兩者都是我們的思想。運動的種類不可視為各地都是相同的。例如意大利人的動作顯然地與抑制的英吉利人相反。

●……………●
物質發明與自動習慣的關係

人類使用器具的器官是機體的決定。這是本能的。雖然不能認器具的種類的進展歸究於本能。甚至器具進展上的最輕微的智識已證明了每個地域與時代的特殊方式的特徵是倚靠傳統 (Tradition)，並非由機體決定的。物質的選擇一部份靠特環境，一部份則靠特發明的情況。例如我們使用鋼及其他人工製造的物品，非洲則用鐵，其他地方竟用石器骨類及貝殼，便可作證明。器物的製造部分的形式，固依據其所做的工作，然而工作的操縱靠特我們的機動習慣。

我們的中意與不中意具同樣的通常真實。我們本機體說來是能夠產生和喜歡音樂的。但何種音樂為我們所喜歡簡直單獨依據多數的我們的習慣。美國人的和諧，節奏，與佳調，並不同於過癮人們所喜歡的音樂。假使大家都能够獲得的話，同時一種互相的明瞭，實需要長久的訓練才能達到的。

在嬰孩與兒童時代所學得的任何不變的習慣都變成了自動。

凡此一切包含一種文化，以自動建築行為的充實也是固定的。因每個人反應的統一性崩壞時，文化的固定性即變成衰弱或遺失。一致性（Conformity）與固定性（Stability）簡直為不能分開的關聯。凡不一致性是破壞傳統的勢力。

由此堪使我們去從事一致性與不一致性情況的一種調查。

一致性對本能的活動是由我們的機體組織所驅使，一致性對自動的行為是由習慣而來的。嬰孩由模倣以學習說話。當其在生命上的最初數年，凡喉頭，舌頭，口蓋與口唇的運動已能逐漸操縱，並執行其最準確與迅速的利用。假使把小孩子移至說別種語言的一個新環境，在其音節運動變成固定以前，對於說話的固定力量尚須經過相當時間的學習，惟他學習新語言的運動是極容易的。惟成年人從一種語言改變為別種語言則比較十分困難。因各種日常生活的要求驅使他說話，故音節器官隨而自動，便堅定了他的兒童時代的習慣。由模倣而發現某種的改變，但要把初期習慣完全破壞去却十分困難的。雖縱使許多種是不可能的，但就可能的却没有十分

完滿情願。

一樣的真確說及身體的運動。在兒童時代我們既已學習操縱我們身體的習慣。假使這種運動會變成自動的，這幾乎不可能以改變其成為別種姿態，因為一切的筋肉在固定的途徑上已適合于動作了。如改變一個人的脚步，學習一種寫新字形，改變臉上的筋肉運動藉以反應情感的表現，疏通都是未能達到滿意的工作。

操縱身體上行動既非假真實，在心理的程序上也相等真實的。當我們曾學習了固定的方向去思維時，要打破這種方面並跟隨新的途徑是非常困難的。因為一個人實未能像一個小孩子習慣對於情感的限制反應。如哭或笑，一種限制所培成的交換過程在我們中間是極難表現的。因此最初期兒童時代的教育者保存多數人民的成年生活的主義，其真確處實未可以懷疑的。近來對於最初期兒童印象的重要性，曾再受心理分析學派所重視。無論當最初生命五年的任何遭遇鑄成了個人反動的途徑。在這個時代，陶冶成的習慣都變成自動的，並會堅強地來抵抗應改變的任何種壓力。

這似乎說了太多話來宣告這種自動為唯一負起個人反動的責任，他的身體組織固居一部分。這種在病態的個人情況下或在那些一方面或別方面的非常才能上十分清楚表現出來。但全體人民中實包含着身體形態與作用的極大變異的各個人，在許多集團中既發現其相同形態與官能，那末，集團的分殊必受那決定成年生活的行為的習慣所影響罷。自動的習慣確是保守主義

(Conservatism) 中一種最重型的源流。

有幾種事例可表明決定我們習慣的情況。不同時代或地域的各部族用具有其固定的形式，因此一個專門家很容易決定每種物件的 (Provenience)。在多數情況下，形式本是使用器具的姿勢的一種表現。例如：一把有長柄的手斧或一把携起來即接近切刀口的手提斧，一把拖刀或一把用以割開身體的切刀，一根杵與一個磨石，統通可判別部族動作的各種特徵的種類。因為一個人若用慣了一把拖刀，一把有柄刀便不適合這種笨拙的運動。

由刀柄的形式以決定運動有時甚特別，至換過別種刀柄的形式的一種改變亦適合地很困難的。一個很好的例莫如伊斯奇摩人的拋投板 (throwing board)。板是用以增加一根拋茅或一根投槍的彈動力較諸用手所投射的力更大。簡言之，即是一種手力的伸展，板的一端是用手來支持。在反面有一條溝用以安放拋茅，因此其射出的末端是靠別端來支持的。當手臂搖震向前觸及拋投的運動時，拋茅放下去即抵觸着板的遠端，這塊板，因距肩膊較遠，故震動起來更快，因此對戰具施出更大的動力。至拋茅拋出的確全靠着手使用板的嫻熟，若稍一輕微變異其位置，戰具的射出便不中了。拋板的形式是從一部族至別部族都是相當殊別的。在亞拉斯加 (Alaska) 板 (Labradors) 及在較北部的地區，板闊而且重，以姆指及手指緊握的。在亞拉斯加 (Alaska) 板很細小，其緊握處又用一種極不同的方法來安排的。一隻手若慣用了大板，一旦使用狹板時，當然需要相當時間以學習之。一種相同的器具亦發見於澳洲，惟其形式是基本殊別的。我判斷

一個澳洲人請用一個伊斯基摩人的拋板時，其命中的技藝當會失敗的。

一樣的事實對於我們現代的器具。身體的動作是要適合器具的裝柄的。從來的裝柄都未曾改變過直至機器發明以後。就平板的裝柄看起來似已經適合於手勢。其形式的進展實利使我們所使用的動作。假若我們擺用別種不同的動作來計劃裝柄的形式，一定也會覺得殊別的，但却因裝柄的使用經已適應來適合我們所學得的習慣動作了。

至於我們的姿勢可用作別種的例。我們坐在椅上，我們都喜歡把身背倚靠和我們的兩腳放在地板上的。但印第安人完全找不出這般的舒服。他們坐在地上，有的展開了他們的兩腳向前，有的却向着兩旁。很多蹲下去，曲了小腿向後蓋着脚面而坐地上。在我們中間的多數成年，像這種坐勢的位置實不可能的。

至於家具的形式亦依據我們習慣姿勢的。有的人慣於仰睡，有些人則喜側睡。當側睡時很利便用枕來支持頭部。仰睡的人則尋出以枕上一個狹小的停息處以支持其頸部實覺方便，當其肩膊安放在牀上及其頭部停息向上起來時。當他習慣了側睡時則頸部的停息實不能使用的。凡坐椅，睡床，桌子，及許多種家用器皿，大概都由我們的動機習慣來決定的。牠們的進展好像這些習慣上的一種表現，但其用處強迫了連續的每一個世代跟隨着相同的習慣。由此說來，器具的使用傾向着去固定習慣並使其變成自動的。

改變形式的困難全恃建築堅固的動機習慣，最好莫如以鋼琴的固定鍵盤 (Key board) 來

作表明，牠以抵抗一切進步的力量；或因其形式的複雜性和我們的字母上記號數目的不當，卒使大多數那些寫典讀的人們真實地都感到極困難的一回事。

語言與思想的關係

人類的最自動的活動莫如語言，這是最可注意的，當學習無論怎樣多的習慣說話，都影響到我們的動作，或更從我們的動作直接地影響我們的思想。這個問題同時可指出我們聞及語言究竟怎樣來統制動作和思想，與我們的行為究竟怎樣來統制語言。對於這個問題幾方面的解答，我們已經在上頭說明了。

語言是這樣組織的，當新文化的需要產生時，語言即供給各種方式將其表現出來。在我們的字彙中有很多詞語，因着新發明和新思想而產生出來，這種新名詞，在兩百年前我們的祖宗實不會認識的。在別方面說來，凡不常用的詞語就會消滅了去。

空詞語上既這樣真實，在方式上亦無不皆然。許多原始的語言在表現思想上是極限制的。但地方時間與說明的方式則很正確。例如：溫哥華島（Vancouver Island）的一個印第安人不說「人死」，他竟說「這個人已離開而臥死在這間房子的地板上」。他是不根據其語言的方式以表示「人死」的概要方式的意思。或許在其語言是一種缺點，因他不能造成一種概要的說明。在事實上他實無需要概要的說明的。他與其同族人所說的都是關於日常生活上的固定事實。他不說及抽象的好處，他只說及某一個人的好處，他並沒有使用抽象名詞的稱呼。無論碰見着何問題，當其文化改變時，一般名詞便需要起來。在我們自己的語言史上清楚地已表現所碰見

的東西。我實在容許被去強迫語言變成新模型及創造出我們所要求的方式的。假使語言學家捧出一個新意見，他強迫語言接納其計劃藉以發表其適當的意見，倘這種取得語言的根源的話，便依隨其指引而實施出來的。一種原始語言的謹慎考檢，便表現其構造常具關聯的可能性。當教會訓練士人以翻譯聖經及祈禱文時，迫使他們強硬地譯成流行的方式，這種工作常能成功。在這種意義上，我們可說文化決定了語言。

在這種觀點上大部份成就的，便是那些表示分類系統上的字彙及淺明的數目系統與親屬關係的名詞。

至一切計數是根據一種單位的集合。我們以十為聚數單位便自動地容易計算出來。但有些語言是聚集五及再加上四五為一種較高的單位。——這是代表手指與腳趾的數目——其名詞即一隻手為一，二，三，四，五指，別隻手為一，二，三，四，五指，一隻腳為一，二，三，四，五趾，別隻腳亦為一，二，三，四，五趾是也。合計起來，則一個人共有二十。假使我想用這種語言說出975的話，我便應該聚合起幾個單位，並不是9乘10(900)加7乘10(70)再加3，却是用3乘20乘20(800)，用別隻手指數加上3(等於8)乘20(160)，用別隻腳趾數加上3(等於13)。換言之，我們實不能計算973的單位像900加70加3那種方法的。在別種語言中，973的算法則用3乘200加上(5加3)乘20加上(10加3)聚集起來的每個數目分開單位羣的，如二十相乘，100, 800照此類推計算上去的。若想學習這種自動的新分類，確實是一種非常困

親屬的稱呼

至我們親屬關係的稱呼是建立在幾種簡單的原理，如：輩嗣，性別，直屬或男系的血統，使我的伯叔父是先輩，男性和男系血統的一個人是也。在別種人民中間這種原理却十分殊異。試舉一個例，直屬的與男系血統的分別並不重視，其稱呼的分別是根據說話人的性別而定的。因此一男人只用一個名詞來稱呼其母親及一先輩的女性，同時對其子與姪亦用一個單獨的名稱，我們對母親的觀念與感情的意義實不能固執用這樣一個名詞的。因此，對於親屬關係的稱呼，變成爲新觀念的調整而習慣於自動的和情感的反應實不可能，而且又非常困難的。

在別方面語言可鼓勵我們思想的方式。每個語言都具有其自己的趨向用以區別感覺的經驗與內部的生活。至思想，在某方面說來，簡直是受詞語的聯想所鼓勵的。我們對於各種活動如破壞，撕扯，把持種種，會喊起我們聯想到對各種物的破壞，撕扯，或把持的意義。在別種語言（即印等姿的姿勢比擬語）是用其手做出壓迫，拖拉各種動作姿勢，或比擬各種對象物的強直，堅硬，方式，或柔軟的式樣，藉以表現其意義，本這種樣樣來決定其思想的流通。

比這種更重要的便是詞語上的情感音調。尤其是那些使我們自動在一定方向反應出來的思想集團的象徵，在範圍我們的行爲上更具一種基本的價值。其功能對於習慣的行爲像一種象

放。在我們的現代文明中如愛國主義 (Patriotism) 平民政治 (Democracy) 或獨裁政治 (Autocracy) 自由 (Liberty) 各種名詞，便屬於這一類。這些名詞的真實內容並不見得重要，其重要處却在其情感的价值。如「自由」本可視為存在的事物，但詞語的象徵 (Word-symbol) 却會保留其一切權力，雖在實際的情況許是一種反抗。至「民主政治」這個名稱當其象徵保持着而未至於觸動時，會引起人民去接納「獨裁政治」。由這些名詞表現出來的模糊觀念已充足來激起強大的反動，而固定人民的文化動作；甚至文化的內部方式遭遇相當的改變時，對於象徵的保守雖被忽視，也是進行的。

在這種狀態下，詞語不特影響到行為的象徵，尚有許多對象的象徵 (Objective symbol) 如國旗，十字架，或固定的文學與音樂的方式，與夫各種信條的祈禱文，國歌，及讚詩歌等，均獲得象徵的价值。

凡這些一切的保守勢力均建立在情感效果之上的。

○ 行為較解釋
○ 尤為固定

人類行為的一種研究表明其整個的行動比較思想還更固定的。就詞語改變其主義的容易性，當其由音節器官運動所產生而保持的方式，實許

多成例中足可引證的一種。

更顯明的例證可從一種文化事實上的變種發見出來。在北美洲相同儀式的舉行佔了一個廣大的區域。其儀式的普通計劃及其最詳細的內容，在許多部落中都是相同的。他們統治幾乎

大家做相同的事物。在別方面看來，儀式的意義在殊異的部族中實具相當的殊別。所謂太陽舞（Sun dance）雖在其計劃及其舉行的首要點是相同的，但有些部族當作戰勝的一種祈禱，有些則視為祈求劇病復原的一種祈禱保證，更有些看做阻止疾病的一種方法。

平原印第安人的裝飾藝術是一種極良好的例證。用作繪圖與織繡的圖案大多數是簡單的形式，如直綫形，三角形，和長方形等是。其構合在許多部族中亦極相同，因而我們應假定其形式必出於相同的起源。我們看見這些圖案簡直是純粹的裝飾品。就印第安人看起來認爲具有一種意義，有多少像同於我們看見旗幟及其他國家的或宗教的標誌聯想所及的一種意義。惟其意義與圖案聯合的思想是極端變異的。以一個二等邊的三角形從其底邊垂下一條短直綫爲例，在第一個部族看起來認爲是一個熊及其長爪，在別個則以爲一間有栓的篷帳支持着向下的帳蓋；第三個則視爲一座山及在山脚的泉水；第四個則目爲雲雨與下雨的狀態。意義的改變固隨着人民的文化與興味而定，至倚靠其手工業活動的方式是不改變的。

相同的觀察由原 人民的民譚可考究出來。相同的民譚講述通行於基本不同文化的人民的廣闊領土。凡一種民譚與他們自己所聯結的思想是倚靠文化的興趣而定的。同是一個民譚，在一個部族認爲是一種神聖的神話，在別一部族的講述則認爲以供娛樂。假使人民的興趣以星宿爲中心，我們可認其民譚必爲一種星宿的神話；假使他們是注重動物的，其解釋必關於動物世界的情況；假使他們熱心於儀式的生活，其民譚當然說及於儀式的。

第二種解釋在我們自己的文明亦很普通。我們舉出幾件視爲「傳襲」(Survivals)的風俗談一談，如歐洲羣族或禮拜堂所使用的許多妝奩 (Paraphernalia) 簡直是最初造統的「傳襲」而曾改變其意義的。

固定的慣俗傳到我們的時代已遭受根本的意義改變了。現在我們偏喜用一種實用的基礎來解釋其意義。如宣告猶太人之禁吃豬肉，是因著認識豬肉是有礙衛生的。但究其實，我們知道食物禁忌 (Food taboo) 實爲平行而普遍於全世界的例俗，却不是僅從衛生的觀點才發見出來的。

一種類似的改變正待考查的爲星期日的由來。我們現在視爲人民因工作七日而恢復安息的一個日子。但就其起原說來本是一個神聖的日子 (譯者按即舊約創世紀第一章中說及上帝創造萬物完成的神聖紀念日) 和類似的厄運日子，或係敵對的部族爲着以物易物 (Barter) 的目的大家和平地相遇的日子 (按即美洲印第安人慣俗)。

此外尚有更加顯著的便是禁婚 (Forbidden Marriage) 的例證。我們說及堂表兄弟姊妹婚 (Cousin marriage) 是有危害於後嗣的。但當其父母屬於強健的血統時，並沒有何危險。關於堂表兄弟姊妹婚的禁止或排斥的廣大分佈及其一般的背景，已證明這種慣俗的來源，應視爲社會組織和宗教信仰的形式，既然其起源如此，對於衛生的觀點實沒有何關係的。

思想型的
固定性

我想及大多數的這些事情，其行為應視為自動的。因當一種行為在意識發生出來時，我們的理性衝動便要求一種滿意的解釋，由此便跟隨而變成思想上的優勢型式。

因此，當一種單獨動作的解釋會遭受相當的改變，或當動作為保持其本身時，心理的生活在別方面表現一種固定性的顯著等級當物質文化和動作與心理生活聯接起來時，便可促成多方面的改變。在任何地方若發現一種強大而優勢的心理傾向普及於整個文化生活時，實會維持至長久的時代並在生活方式上保留其改變。

由一種單獨統制的思想所構成的片面文化是極容易觀察出來的。最完善的例證可在北美印第安人中間發見出來。平原的部族不特性喜戰鬥（Warlike），同時每一個人的觀點也是由戰爭的卓越來決定的。他的勇敢行為是其價值的測驗，因而每個人的思想都受這種方向所強迫。公共生活既完全受戰爭的一種興趣所動搖，實並無甚麼足資談及的。這種態度維持了印第安人的部族生活繼續而未破裂既這樣長久，實無何種理由以斷定這是最近的起源。

至在太平洋海岸的印第安人，其遺傳的社會階級的重要性，是其財產分配的誇耀與奢侈取譽而來，藉以決定個人的行為。因此每個人的野心都為其自己或其家庭或其家族的首領起見，無不想獲取高級社會的地位。財產既為一種社會卓越的需要基礎，故生活上的一般旨趣都由這種思想來決定。自從歐洲文明介紹了獲取財產的新方法以後，他們雖接受了一種新動力，

但其社會結構依然分裂的。

最可令人明識的，莫如由高級的神聖人們的意志來執行根本的任務，尤其是由其人們的禁忌 (Taboo) 及屬於他們的物件表現出來，這種情況實際上優佔了整個新波羅尼亞，其意為波羅尼亞文化的一種古代特性無疑。

就歐洲的歷史也曾決定地表明了在本根的觀點既會建立後必而執地來堅持的。改變的進展既遲慢，而反對亦很堅強。如個人與教會的關係可供作例證。教會權力的願意降服，在過去時代實表現了歐美人的生活特徵；不猶豫對傳統信條的接納，曾打開了個人獨立的途徑；但因轉變遲慢故，仍被舊時代的態度有力地所阻撓。對於宗教聯合的改變或與教會完全分裂的容易性，許多世紀以來無容經過思想都允許的，但直至現在尚為許多人所憤慨。

至封建制度的遲慢崩壞與貴族及遺族優先權的逐漸消失又是別種適當的例證。

唯理主義 (Rationalism) 的歷史也相等地可作引證。努力於明瞭一切程序為已知原因的效果，曾引導現代科學的進展，並逐漸伸張至無限制的廣闊園地。方法的強固應用要求每種現象對其原因的減少。一種目的，一種『最終原因』 (Teleological) 的觀點及偶然事故都會受了排除的。這或許是自然選擇的達爾文理論 (Darwinian theory) 的一種最偉大的吸引，代替了生命起源的一種目的解釋為一種純粹原因的理論罷。

唯理主義觀點的力量也會在心理分析派的態度上表現出來。這態度是拒絕接納我們任何通

常的，日常的行爲視爲偶然事故，却希望在一切心理程序上尋出一種內部的和原因的關係。假定唯理主義的普遍應用爲思想上最終的方式，以爲我們的機體預定會達到其最終的結果，這實是一種錯誤。因對其目的否定，或變成爲原因的轉變及對其不注重偶然事故會影響到個人的現象種種的反面，正奮力而足求出認識的。

心理一般傾向的固定性，好像其表現越大，而文化的統一性便越大。在一種複雜的文化中，固發見其殊別的態度而改變的可能性一定會更大的。

自動主義的
否定效果

有一種自動主義 (Automatism) 的否定效果，較諸結果容易促成實踐的肯定效果，並未減少其重要性。

任何動作，若依據其伴着情感的調子，是異於我們習慣上做出來而促令我們馬上認爲譏諷的或討厭的動作。通常由自動的動作而入歧途是極端令人討厭的。如教訓一隻狗伸出其後腳，以代替其前腳，實會激動我們大笑起來。禮服本是視時而穿的，當慣俗上不容許時似乎會受譏諷。至如衣服雖曾經趨尚，惟不適於使用亦一樣受人譏諷的。我們僅想及前世紀中葉時候的箍裙或顏色光彩的男人衣服，實造成今日的深刻印象。同時我們亦應認識我們自己對一種不適合的衣裝會表示抵抗的。

更嚴厲的莫如在事情上的抵抗會喚起更強大的情感反動。如餐桌上的禮貌便是一種例證。我們大多數對於餐桌上的禮貌是一種非常容易感覺到的破綻。但有許多部族及人民竟不知道使

用刀叉，他們慣用手指放下盤碟中來吸取食物。我們感覺到這是可討厭的，因為我們用慣了刀叉的緣故。我們是慣於吃食時的肅靜。但有些印第安人的部族慣於齒弄其嘴唇弄出吱吱唧唧的聲音出來以表示其喜歡食物的象徵。真使我們不知如何作嘔，但他們正是適當的習慣。

尚更可惹起注意的便是我們對於時尚（Modesty）破綻的反應。對於時尚與不時尚的事物的一種顯著改變曾經我們自己證實過的。一種比較的研究表明了好時尚的風氣全世界無不俱然。但那些認為時尚與那些認為不時尚的意見實會增加其變異的。例如三十年前的婦女衣裝時至今日便會變成不時尚的。南非洲的黑人恭賀一個高級的人是轉過其背並離開他而作揖。有些南美洲的印第安人以爲看其他人民吃飯認爲最不時尚。因此無論何時所謂時尚的行爲方式是怎麼樣，但禮式的一種破綻常會引起強固的討厭。

這是自動行爲一切方式的特徵。一種自動行爲的實踐常伴着意識上最低的等級。要證實一種動作違背我們的自動行爲，馬上實應激起熱烈的注意和克服了最強固的抵抗才對。假使我們想實踐這種行爲時，機動習慣被視爲抵抗的地方是建築在新習慣學習的困難，我們越老而困難越大，關於正在生長的不適應性，比較我們時常因理由而去和沒有時間調整我們自己以適合新途徑或許困難少些。在瑣屑的事情，抵抗可由恐怕人家的譏諷，和更較嚴重的社會批評表出其方式。但這不僅是外界的恐怕而決定其抵抗，相等地在我們一切不習慣的事情上實憑我們自己不願意去改變。

● 固執性 ●

固執 (Intolerance) 假使不是常有的，但常依據自動的反應力量及依靠的用以反對我們自動主義動作上所感覺到的不快感情而造成的。顯明的宗教狂 (Fanaticism) 表現於異信徒的迫害，便可用這種態度解釋出來。有一個時代，當教會宣講教條時，簡直十分嚴格促使每個人對其思想與行為變成一種自動的部分，並再加上一種相反的重烈情感，對於那些未參加這種情感的人的仇視。宗教狂這個名詞並不十分適合於「異教徒裁判所」(Inquisition) 所表示的態度。其心理的基礎簡直是改變思想的一種習慣的不可能性，因其已變成了自動的，結果要跟隨思想的新系統簡直為不可能罷。爲了這種真確的理由，那似乎是反抗社會的，換言之即爲犯罪人。

我們有一種相同的看法，國家主義 (Nationalism) 與國際主義 (Internationalism) 的現代衝突，簡直是因着兩者是互相固執的。

甚至在科學上我們觀察那些相反理論的鬥爭及打破傳統的共同觀點的困難，也是一種相同的固執。

歐洲中古時代的正教 (Medieval Orthodoxy) 的例子證明了整個社會的自動反應的統一性，並促進其固定性的一種最強大的勢力。當在一切反對在同一途徑時，實使一個人變成難於破壞共同的習慣的。

一 獨立性

藉此來證明原始部族的文化與我們現代文明兩者的互相對照實可令我們注意。我們的社會是不統一的。在我們中間甚至最優上的教育界也不能參加我們整個文明的。在原始部族中間，凡職業興趣與智識的區別是比較輕微。每一個人最大的開展不過熟識社會集團中的一切思想情感與活動為限。其行為的統一性是同於在我們自己中間屬於一個社會組 (Social set) 的一員一樣。一個人若不依照其「組」中的思想與行為的習慣，便會失掉其立場並應離開去。在我們現代文明中，他似乎可找尋能適合其習慣的別種相宜的「組」。但在原始社會中像那種「組」是找不出來的。我們處此利益與行為的不同標準的許多集團，實為試驗自己的一種刺激，因為集團利益與其他別個集團的密切接觸的衝突永遠存在的。在原始的民中，像這種刺激在其部落單位內是不會發現的。為着這些理由，個人的獨立應具有較大困難才能達到比部落的標準實具較大的勢力。

個人獨立越屬弱，一種文化受一個單獨思想所優占而統制各個人的行為越表現明顯。我們可藉此例再來解釋美洲西北部沿岸及其在平原的印第安人。居於西北部的印第安人統通多以財富的誇耀並依賴其祖宗占有高級的一種地位與夫社會要求的階級的統一性，藉以取得社會尊越的慾望占着優勢。每個人的生活差不多都本這種思想來規定的。享受社會聲威的慾望是從下列各事項找出來，如：豐富的娛樂，浪費聚集的財產，奢侈的誇耀，對相等階級的法外行為，因

通婚關係為人家的兒童保險其階級，其行為甚至可比較我們城市中那些坐享財富而失掉階級的纨绔子弟們，為着要達到他們社會祖的步驟的種種行為一樣。這種背境的統一性和緊張性是從幼小便訓練成熟實不容許別種方式的產生，並足以保守文化展望的固定。最同樣的觀察從紐西內亞島 (New Guinea) 的土人可看出來。在他們中間財富的誇耀也是一種占優勢的情緒。

至在平原的印第安人的生活背景則完全與此不同。他們是由戰爭的事業以鼓勵每個人的思想與行為來取得榮譽的慾望的。社會的地位簡直繫繫於戰爭的成功，在每個兒童心理中都會受這種卓越的慾望諄諄教誨的。統合這兩種印第安人的趨勢實決定社團的心理狀態和阻止各種不同思想的進展。

此外尚有發見於新墨西哥的定居的各部族裏頭的不同狀況。依據班些路博士 (Bata I. Bunzel) 的考察結果，祖尼印第安人 (Zuni Indian) 的首要慾望是依據行為的一般水平線上，却不想達到卓越的地位。卓越一來會引起許多責任與仇敵，因而為他們所逃避。其生活上的占優勢興趣簡直為儀式崇拜 (Ceremonialism) 的工作，這種儀式崇拜合上懼怕顯著的責任便發生其生活上的一種固定調子。

就以上一切所舉出的這些實況看來，可知社會習慣的統一性與不同型式的行為的例證的缺乏，實難促成其離開正路並位置每個人不依照意志與性格的力量所影響的。

在原始社會中一般文化的展望，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是統一性的，其反抗通常的行為的證例

僅罕少發現。因許多人既參加一種統一的态度便鑄成了固定的效果。

在文明社會中，值羣衆大普遍激動當中，是受一種單獨的意志所鼓盪時，個人的獨立便失掉，其相同的狀態好像在原始社會一樣。值世界第一次大戰當中我們曾經這般占優勢意志的一個時代，每個歐洲的國家差不多都受這相同狀態所影響。當敵對未破裂以前，似乎已把重要的區別都消失去，當時每個國家都很生氣勃勃的。

凡此一切，一種變形的文化極不相同，尤其是假使兒童會受衝突趨勢的影響，那便沒有一個人待着社會來造成其自動的解決，便變成充足而堅固地受天性的侵染，來喚起反對各種不同習慣的強烈反抗的。當僅有一種優勢態度存在時，一種批評態度的產生實需一種強健而創新的意志。若多種優勢存在時，便沒有一種顯著的，情感的表現，給予批評選擇的機會。

在社會單位內，集團的分殊越大，在其中間的接觸越接近，任何行爲的傳統，堅固地建立起來並完全變成自動的似乎越會減少。一種變形文化中，兒童既受了這樣多種衝突趨勢的影響，僅有少數能得着機會造成天性的強健浸染，以喚起有魄力的抵抗來反對各種殊別的習慣。1. 層層社會 (Stratified society) 包含各種特權階級與各種殊別的觀點，因而比一種同類社會 (Homogeneous Society) 要改變的事情更多。這種可資以談及伊斯摩人熱烈的保守主義 (Conservatism)，其文化雖經過了很長久的時期尚甚少改變。因他們遠隔了外國文化的接觸及其社會是顯然屬於同類性的，凡一切起居實際地均在相同的水平線上及一切的共享都充

滿部族的文化。與他們的文化不變性作對照而在事實上比較急進改變的，便是不列顛哥倫比亞的印第安人了。他們接觸了不同型態的文化；關及其個人，家庭，與社會的特權的分殊性，他們的慣俗已狂川流不息的變動狀態中。

這些改變在一切情況上很容易使其慣俗由少數人來負責處理。在許多部族中凡神聖的儀式舉行都由少數巫師或單獨的酋長或巫師來維持。他們雖被認為忠厚地以保守一切詳細的儀式，然就我們充足的證據看起來可說明其並非因為忘記，因為野心，因為一種哲學的或理想的心理動作，或因為秘密保守者的先死亡種種條件下，才使其方式會遭受着急進的改變。

個人對文化的影響不特倚靠其力量，同時又倚靠社會先有預備來接受改變。由歐洲與原始文明的接觸而產生了文化生活不固定的情況當中，許多土人的先覺者曾挺身而起，若干曾成功了改變人民的宗教信仰。雖然他們的啓示是各種混雜文化的反射。凡新思想在社會上的創造實不自由，惟均由其產生出來的文化來決定的。如藝術家喚起其藝術的特殊體裁及其環境的技能，宗教的意志是由流行的宗教信仰來堅定的，政治領袖是由於建立政治方式出身的。當這些僅因外國思想的衝突或因紛亂情況使文化的猛烈改變所鼓盪時，實給予個人的唯一機會以建造一思想的新系統，並可指示文化改變的一種新方向。

第八章 教育

發育與發展
的現象

定常態體徵。

當調查人類的體格時，人類學家不限制其自己對成年人的研究。他們也調查兒童發育與發展。他們記錄身體及其器官度量的增加，生理反動與心理行為的改變。這種研究的結果建立了每種年齡和每種社會的或種族集團的固

本生理與心理看來，兒童與成年不同其作用，男性與女性亦不同其作用的。因此人類學的研究曾貢獻一種意義以決定如何預料不同年齡的兒童，同時這種智識對所規定的教育方法實具相當的價值。本這種觀點蒙特索里夫人 (Madame Montessori) (註一) 曾發展了一種教育人類學 (Pedagogical Anthropology)，許多教育家便估為己有，用來調查兒童時期與成年時期的身體作用與形態，並希望在兒童的生理與心理的構造上，由我們能夠規定的要求，藉以得到教育的標準。更進一步，許多教育家希望更能夠安排每一個兒童在其適合的位置並預言其教育的進程。

一種年齡階級的人類學調查，容我們試舉出八歲兒童來說，是表現其屬於一種選擇社會的與種族的集團。一種固定的體高，體重，頭的度量，骨格的發展，牙的實況，內部器官的度量

及其他一切的分配。然如集團所代表的兒童並不是具任何意義的相等，却在每一次序的觀察是表明多數個人的排列是近於一種固定的價值，和少數人所表現的測量價值是離開一個中間價值；因而可知人數越少，離開中間價值必越遠。假使八歲兒童的體高排列約得四十九吋的高度，那末，那些一，二，三吋高的數目高過或低過這種價值的，便會增加，或缺少其度量。我們以前曾看過我們的種族觀察上曾弄出一種錯誤，竟視中間價值為常態。我們現在應本個體察個次序的各種測量分佈，包含我們的年齡階級來下體型的定義才對。

當比較不同年齡的兒童——例如，七歲與九歲的兒童和那些我們剛才說過的八歲兒童作比較——在這三種關聯年齡中會發見這般廣大的形態排列，許多種量度都發見屬於這三種年齡階級的。這種真實不僅是體高，同時無論我們是否依據解剖或作用價值的一切其他測量也表現一樣的。這種單獨解明普通的觀察而已，究其實一個兒童的體質發育及其行為真不容許我們給予其年齡的確當估價。

兒童與兒童不同的理由是十分變異的。凡身體的量和形態及其作用

遺傳的影響——是依靠遺傳的。一個高大家庭的兒童必傾向於高大；一個矮小家庭的兒童，其身體的發育形態必屬於矮小的同一體型。至於作用相同性的體質基礎亦由遺傳來決定的。

第二種不同原因可由不同的環境狀況發見出來。凡食物，日光，空氣，偶然的疾病，或疾

病的由來，均係重要的助成因素。

至發展比例率的不同會受遺傳的構造或環境的狀況所影響。後者一種在人類學的標準對教育問題的應用上尤為重要。假使我們能夠決定一個兒童在其發展上是否遲滯或加速，假使我們已知其每種年齡的標準，對於規定兒童的要求能否相稱地尋求出來。

個體發展的比例率首要地是由固定的生理改變的狀態表現出來。在同血統的一個集團中，在生理的改變表現出來的有一種可假定的固定秩序，由這種秩序的分歧可用遲滯或加速加以解釋。我們觀察身體的固定改變和發現於各器官的各種作用以考知年齡。如：懷孕；首次出牙；骨骼上的中骨發現，各種離骨的聯合，如長骨末端與骨節，手指骨與腳趾骨等是，月經，智慧牙的發生；……就生理說來均是身體上各目的部分達到某一種固定發展階段的說明。

這般現象的時間發見在某種方面上固曾經過研究，然尚未適確。各種觀察表明一切年齡，在各階段所達到的時間，表明各個人在物質上說來是變異的，在後期生命上的特別階段發展變異越多。事實上變異的等級，甚至在兒童時代也是令人驚異的。因此懷孕的時間僅日子的變異，第一個牙的首次發現僅數星期的變異，牙齒掉脫的時間僅是月的殊別和身體成熟僅是年的殊別。這種年齡的變異性，在後期生命所達到的固定的生理狀況是繼續增加的。至各個人衰老的徵兆表現是隔許多年的。因此，我們說一個人的生理年齡 (Physiological age) 是與年代年齡 (Chronological age) 是互相對照的。假使兒童的恆久內門牙是七歲半的常態年齡發

現出來，那末一個六歲的兒童其內門牙竟會發生出來，就生理說來，關於牙齒的發展時間本係七歲半的，無非因其生理加速具有二年半的時間罷。（註二）

假使整個身體及其生理和心理的作用爲一個單位發展，我們應具有一個最妥善的方法，依據他的或她的發展階段來安排每一個體。很不幸地在事實上並不是這樣，因要本一種單獨的特性來決定一個體的生理年齡的企圖，大概都是失敗的。凡骨格，牙齒與內部器官都是受身體發展的一般狀態所影響，同時發現於獨立的一種相當等級上，也有會受遺傳或外界原因所影響的。

身體各部分發展狀態的互相關係，詳細的情形實未曾知道。大概，我們所知道的不過量度與主觀年齡的關係而已。凡達到成年的兒童比較相同年齡而尚未達到成年的兒童，當然高些與重些及各部分都大些。骨格的發展與其量度是有關聯的，因爲在相同年齡的兒童中，高的比較矮的孩具有了長骨頭能接近成熟的階段。在一種社會與種族的同類性集團中，凡靈久的牙齒先發生的兒童亦必高過於那些恆久的牙齒遲發生的兒童的。

相同的互相關係在於不同社會階級的兒童的發育上也可解釋出來。身體發展的速度對於家庭的經濟地位十分具密切關係。凡富有家庭的兒童，他享受豐富的食物，運動，清新空氣，與太陽光線，比貧窮的兒童，其發展是較快的。就俄羅斯，意大利，美國，及其他各國的觀察，均表明某一種生理的階段富人比貧人較先達到的。因此，富有兒童的一切身體測量比相同年齡的

貧窮兒童都較大些，當發展最快和生理狀態的改變最顯明時，這兩個集團的分別是最大的。這種的表現僅值成熟的當中，以後，那富有的兒童便會停止其發育，而貧窮的則繼續發育下去，因而這兩集團的殊別便會減少，雖不至完全消失去。（註三）

凡此一切均可表明身體各部分的發育實具有一種互相關係。更進一層，這些關係是受許多脈動所支配的。這可由牙齒特別地觀察出來。貧人牙齒的發展大概都遲慢的。至牙齒的脫落比較富人亦早些——假定是因爲富有階級的兒童多數對其牙齒比較謹慎的調理，故他們的牙齒謹慎地而保留；至於窮人的兒童則反是，故常崩壞而致脫落。因此恆久牙齒先發展的刺激而影響到適合牙齒的脫落，在富人中是不會發見的。（註四）

比較純粹解剖的關係更重要的便是身體的作用與身體發展的狀態。我們已證明此兩者亦有關係。當我們會依據學校的程度，類別相同年齡的兒童，我們找出成績較高的兒童比那些較低成績的兒童在各方面都高大些。關於生理的狀態，我們又找出在他們的學校程度上，他們比那些發育遲慢的兒童也更加前進些。雖然這種證明並不十分完滿，既然學校的進程亦根據兒童身體上的顯明發展，這種儘足以表明身體的一般作用與成熟性的一種頗趣味的關係而已。

本這種觀點，關於兩性的比較表明曾經調查而發見出來的每種生理的階段，女子必先于男子。時間的不同在最初是很輕微的。當生命的起初幾年間，觀察骨骼發展的早期階段，表明一

種不同點，即女孩方面實占早了幾個月。迨至成年期女子的生理發育亦先于男子兩年以上。

這種不同是重要的。值兒童的早年，女孩較男孩的顯明發展，在其體高與體重差不多表現相同。從這種觀察可提出結論，即在早期的兒童中，性別的度量與骨格，筋肉的形態及其他都可忽略的，倘其重要性在後期的生命才發現出來。雖然，假使我們比較同一階段的男孩與女孩的生理發展，他們的關係表現極不相同。假使一個十歲的女孩像一個八歲的男孩均在生理發展的同一階段，我們應在這種階段上比較其身體軀幹，切不可比較其年代的年齡。因八歲的男孩較十歲的女孩必相當地高些與重些。換言之，在生理發展的同一階段，度量的關係存在於兩性的成年期各具其特性的。（註三）

● 遲滯性與 加速率 ●

這種解釋的精確，由測量那些遲慢發育的身體各部份已證明出來。因

此，平均說來，女孩的頭比同一年齡的男孩的頭必較小些。在這種情況下，兩性測量的實在比較例率是不瞭糊的，因為適合於女孩的生理加速率的度量增加（Acceleration）比較男孩的實在數量為小；至關於重量與體高兩者的適合增加既大，因而特型的性別價值是瞭糊的。至由前額量至後頭的性別的頭長，男孩約占多八耗（即八米突千分之一）。對於女孩的發育，她雖在其生理發展上比男孩整個而增長多兩年，也不過多三耗而已。當這個期間一種不同性別的相差竟至五耗之多。其同一的關係亦發見於長骨厚度的遲慢發育，在兒童期與成年期的同性中亦表現出來。（註五）

這種觀察是很重要的。因為他們着重性別的兒童時代中身體上許多部分的存在。這種足資提出解剖的不同伴着生理與心理的不同究有何關係的進一步問題出來。

身體的測量既然真確，相等地心理的觀察亦是真確的。如兒童的權力因增加其年齡亦迅速增加。注意力，抵抗疲倦，智識的逐漸增加，思想方式的改變——種種都會經研究過的。

性別的比較

這些一切調查的實際價值，實足給予我們對於某一種社會中的各種年齡的男孩與女孩，藉以製定一種所要求的標準。尤其是大城市的一種教育制度，若獲得這般智識便可助其制劃一般的課程。

在一種大教育制度中，生還年齡的觀察亦可幫助指定兒童的些少適當方法以適合其等級。這確是於生理發展相同階段的兒童比較相同年代年齡的兒童似乎應共同工作更加獲益的。

因二種性別特徵的存在和兩性間作用的成熟期的不同，就應談到男女同校 (Co-educational) 問題來了。值成年門當中，同一年齡的男童與女童的生理發展既這般不同，若聯合教育似乎有懷疑的價值。不如保留相等成熟的男女童的接觸而較獲益的。因教育的詳細計劃應顧及男女童的分別才對。(註六)

建立教育標準的一般觀察的應用

我們雖不多知道關於由遺傳所決定的發展比例率如何差別，但這一種並非不像有其存在性的。
在紐約的富有猶太人的兒童與在紐活克 (Newark) 的西北歐人

兒童的一種比較表明此兩集團，當他們幼年時實具一種頗統一的發育。但至接近成年期猶太人兒童的發育漸轉孱弱，而西北歐人兒童則繼續其生長的發育。影響所及便呈現其成年期的體高十分殊別。關於猶太人成熟期的開始比較早決是沒有證據的。至說到關於生活的方式亦沒有任何重要分別的證明。同一的關係發見於貧窮的希伯來兒童與美國國民小學兒童的一種比較。在這裏一切男童在其體高都認為至十五歲爲限。那末，凡國民小學的兒童便隨其迅速發育的一個時，而猶太人的發育則表現遲慢。（註七）

其他的不同在完全血統與半血統的印安人可觀察出來。完全血統的兒童似乎比半血統的高些，同時半血統的成年人確比印第安人高些。這種亦會表明頭的度量的增加在不同種族集團中是殊別的。但現在有價值的資料尙極不完全的。

種族的特徵

這並不是有任何固定意義認爲這些不同實不會受環境或受遺傳的狀況所影響。惟我們所知道的固定性當兩個種族的成年人的形態在物質上說來既這樣變異，那末發育的進程也當然是殊別的。

當生理發見改變時，而特徵的時間在各不同種族中確似乎也會殊別的。對於這種現象既受外界狀況的影響如此其大，實無何種固定的事物能夠說明出來的。關於這種現象的一種智識價值有利於教育問題實未能懷疑的。

標準應用
諸事實

教育家對這裏所提出的綱要的一般結果實不滿意的。他們希望尋出每個人的正確位置。爲着指定他到適當的地位起見，這種實超過人類學方法所能夠完成的。雖一個兒童的集團會分開其生理發展的最近似的相同階段，但各個體實不會統一的。這種可由幾個例證解釋出來。

凡營養不足的兒童，大概比那些營養優良的身材較小和體重較輕。因此，那些小而輕的一種固定年齡的兒童好像比較高而重的兒童，會包括許多營養不足的個體。營養不足也會使一種已知年齡的兒童缺乏其體重及其體高的。那末，這可預料那些細小而體輕，在其身體厚量的比例上，比較那相對的特性常必多屬於營養不足的兒童。

依據這種方法，更可加上些其他的特性，營養不足的兒童既經分開，若供給其優良的食物，當可令其上升而至標準格無疑。（註八）

個人營養
預警告

這不難證明這種標格並不適合及其錯誤可預料出來的。因兒童由遺傳而對其身體的構造。有的因具重骨格而高，有的因具輕骨格而小。這種格完全康健與良好營養的兒童，與夫營養不足的階級，統通都一樣會呈現出來。其他因疾病亦會使其早期發展而至滯遲，此兩者均會呈現身材極小而體重極輕。無論在何處明都能尋出營養不足的痕跡，但我們實際上依據統計的方法實找不出真正的營養不足的集團與離開的集團的一種契合。因集團包含許多高而重的個體。一種營養不足的人的精密選擇實不能本這

種意識觀察出來。甚至假使我們觀察供給個體的食物，在我們的選擇上實包含這種標格，但我們實不能獲得更好的成功，因為雖有許多是優裕養給的人，但其消化器官固有缺點就不能適當地而利用其食物了。

這種選擇固可指出多數營養不足的個人是屬於離開的階級，在這種狀態上，却不能正式宣告凡一切營養不足的人們都可發覺出來，亦不能說一切離開的階級均是真正營養不足的人們。因個體間的營養是不能分配的。

~~~~~  
普通標準不  
適合於個人  
~~~~~

相同的狀況通行於一切其他的特性。假使身材矮小的兒童，許是因其遺傳的矮小，因其遲滯的發育，或因其早期的不好狀況所致，但這不好狀況，却可完全克服的。

甚至遲滯的發育亦可由直接的生理事實證明兒童心理上並不依隨其所表現的年齡階級，因為控制生理的與心理的作用狀況並不排斥生理的年齡來決定任何表現。遺傳的標格與環境的原因為與時間原素成爲完全獨立並不減少其重要的。一個在生理發展確同階級的兒童集團會由幾種有價值的試驗，決定在他帶自己中間具相當的區別。因他們的反應或快或慢，他們的觸覺或尖銳或愚笨，他們的經驗也是依其家庭環境與一般生活的方式表現很變異的。因此適合於教育需要上的一種相當變種實可預料出來。（註九）

無論何種測量，試驗和測驗都很需要，惟其對實際的人格上的關係常是間接的。因此，對

于個人若非詳細的研究，一種適合的教育處理是未能達到的。

在一個集團視為正確的狀態實不能適用於個人。

以我們的判斷來觀察種族特性的重要，便可看出這種的同意。我們固宜於觀察或測量個人所聚集的大羣衆的形態或視為集團的特性。我們相信這是大家一致的體型。依照如此做法，我們却忘記一種變異的寬大排列，實為每個集團的特性，及各個人中具有相當數目是遠離開體型的，雖大家均屬於相同的集團。爲着這理由，集團的標準便不能適用於個人。假使爲着實用的理由，像在教育上是希望形成一個同類性的集團，個人的配合，就應該從不同集團中依據其特性摘出來才對。

教育上的
化效果

有許多事實爲着人類學集團的效能起見實可利用的。當需要從一個人口中選擇許多人時，例如好像當第一次歐戰的徵兵，這是很有用處來先求知，凡不適合體格的個人，大概說來，必不能抵抗軍隊的勞苦生活的。很

高而體弱和胸部略深凹的人便屬於這一類。凡胸部越平的人多數越不能適合身體的力量與耐勞的要求。那末，最經濟的辦法莫如拋棄了整個的階級比較僅取得可供利用的少數尤爲獲益。

同一的觀察對於那些斥責工人不像一個人，惟僅注意其金錢的價值的僱主們可供作勞工的選擇。因爲勞工的顛倒可使工作效率減少，假使能注重選擇時，在階級中許多適合的個人，便可供利用了。

教育家是注意到別種問題的。他希望預言一個人的發展。假使一個兒童在學習感覺很困難，他會繼續變成一個笨人，或會變成一個病勢的預測？或假使一個兒童發展不全，是否會繼續留為弱小的？

這個問題的答案最低限度，在體質方面便可解釋出來。我們會就兒童的相當數目依隨其從早期的發育下去做過研究的。一種身材矮小的兒童集團比那相同年齡的高大兒童集團當然其發育較少。但當成年期，一種高大的兒童集團比相同年齡的矮小兒童集團其發育亦較少。後者的狀況表明更加清楚，因為矮小的兒童以其整個的生理說來是比高大的兒童幼少些，故仍會繼續發育，然高大的兒童則將近成熟。但在早年其狀況是不同的。凡加速率的兒童的發育必增加速度，然那些遲滯發育的兒童越落後，而他們便越加遲慢。因預言一個整個集團的平均增加的若何，本可能的，假使會知道其在早期發育的比例率。雖這些結果對於個人並不重要。受發育的整個進程所限制的原因是很變異，偶然的影響實不能預言的。不受騷擾一層的進程是依靠個人的遺傳性確是真實的，但各種變異的環境狀況實會擾及這種現象。

身體的發育既是真實身體的作用尤其是心理的作用更覺真實的。故對於一個常態的個人發展上的將來的一種預言實不能用任何真確等級推出來。

教育效果對思想自由的影響。

人類學放出一種完全不同教育問題的曙光。我們在前面曾討論過促使文化固定性的原因和發現自動行為是根據早期兒童時代的習慣為最固定的。注入兒童的習慣越堅固，他們對理性的支配越減少，在他們的情

感表現上便越強大。假使我們希望訓誨兒童知道非理性的羣衆行為，我們便應培養其行為與思想的習慣背景。假使我們希望教訓他們具智慧的與情感的自由素養，就應該視沒有一件非理性的行為而不受其習慣所支持的，若要排除這種習慣非具有一種嚴重密門不可。

試觀原始部族思想的習慣方式，清楚地表明給我們知道凡一個各方面都受自動的反應行為所包圍的個人，必相信他自己是自由的。伊斯奇摩對於這種狀況實代表一個最良好的例證。在其社會生活上他們是極端個人主義的。社會集團既很少關聯，我們實難正式來說及其為部族的組織。雖許多家庭聚集起來而居於相同的鄉村，但沒有甚麼以阻止他們的任何個人，離開到別個地方去與其所認的其他家庭同居處。在事實上，當凡個人移居的時期由家庭組成一個伊斯奇摩人鄉村，都是移動無定的。他們普通地在許多年後會轉返其親戚所居住的地方，因此家庭會屬於許多不同的社團。他們既沒有權力授予任何個人，沒有會長的制度，和沒有維持秩序的方法，假使這一切都有，便能夠實行強迫的。簡言之，關於人類的關係既呈出這般樣子，我們實具有差不多絕對的無政府狀況。因此，我們可以說每單獨的個人在其自己的心理能力與身體能力的範圍內以決定其自己的生活方式及其自己的思想方式實完全自由的。

雖然如此，但也很容易看出有許多限制來決定其行爲的。男童學習怎樣操縱刀子，怎樣使用弓箭，怎樣打獵，怎樣建築房子，女童則學習怎樣裁縫和修飾衣服及怎樣烹煮。當一切他們謀生活時，他們即應用兒童時代所學習的方法。因此，凡新發明是罕見的，和人民整個的手工業生活都跑向着傳統的道路上。

他們的手工業活動既如此真實，他們的思想亦一樣真實。某種宗教觀念雖曾傳播給他們，如是非的意識，某種藝術方式上的娛樂與享受是。除開這些東西好像沒有發現過甚麼的。同時，因行爲上的一切關聯形態，既爲他們所未識，故在其心目中，實未注入可能的行爲上和思想上的不同方向，故他們視其自己對於一切行爲好像完全是自由的。

根據我們的廣大觀察和各種經驗，我們知道伊斯基摩族的手工業問題實可用許多其他不同方法來求解答，至他們的宗教傳統和社會慣俗本他們的現象看來是十分相異的。從外面的，客觀的觀點，我們很清楚地看見約束個人的限制他視自己，簡直是自由的。

這不難看出相同的狀況通行於我們自己中間。凡家庭與學校均勤勉地教訓一種宗教信仰的教理，一種宗教儀式，和用一種情感所引起的光輪來圍繞着他們；統言之，簡直是跟隨着同一路線的一個世紀罷。如意大利的天主教崇拜（Catholicism），斯堪達維納亞半島與德國基督敎崇拜（Protestantism），土耳其的回教崇拜（Mohometanism），及正猶太教崇拜（Orthodox Judaism），統通僅建築在缺乏思想自由的基礎上的，因一切信徒的自動反應行爲的力量

均受其早期的兒童時代印象所影響而排斥一切新觀點的。生長在這種狀況下的大多數個人對於一種新而不同的觀點，實不能表現充足的力量清楚地識別其究竟為非自由的選擇，只有蒙蔽着他們而已。同時，假使碰着新奇的理想，思想的情感表現本是他們本性上的部分，除開那些強健智慧與性格的人以外，實足使習慣的態度來接納任何理性化的行爲的。因此，最低限制可以說凡家庭與學校的正式宗教態度的培養，實難使宗教自由。

在宗教上既已真實，對於社會行爲的任何其他型式的濟助也相等地真實的。僅限於一種範圍內來談及政黨的分配簡而由經濟觀點上才能解釋出來。因政黨的聯合常在同一派別効忠的青年培養而成的。

因少年訓育印象的微弱和許多變異方式的認識而發展了選擇的自由。因教條價值漸趨纖弱和科學智識的推進，結果使基督教的禮拜堂的聯繫失去。

教育目的的衝突

至教育方法的選擇根據我們的理想的。凡帝國主義的國家專努力於權力與大衆行爲的運動希冀國民具一種思想，一種受同一象徵所鼓盪的思想。

至德謨克拉西的政體則要求社會的象徵上的個人自由的遏制。因此，我們的國民小學實難認識這兩種思想的衝突。他們利用愛國儀式的象徵，藉以灌輸自動的反應行爲，在許多事情上則利用間接的宗教呼籲，並常經由教員的行爲而模倣自動的反應行爲。同時他們竟認各個兒童得發展其意志與性格。他們竟不驚怪其所造成的少年意志的衝突，即在謹嚴裁

培的自動態度與助成個人自由的教訓中間的衝突。

教育效果對個人
生活危機的影響

就我們文明中凡成人生活所造成的這般特徵，與夫教育家所假定的機體，決定認爲不受這種衝突一部分的影響，一部分亦不受我們所要求的人工化的性別限制的影響。這實足使我們問及是否爲危機。我

們大家都極容易傾向對生理的原因，便歸究因身體的生理要求會引起文化抵觸的那種困難。在我們社會的個人生活所表現的特徵其危機和鬥爭的情況，在我們太容易假定一切都這一人類本性 I (Human Nature) 以前，應從我們的約束不會存在而其他却依然生存的各種社會調查出來才對。

因本能的反動與傳統的社會倫理的衝突所引起的嚴重的心理鬭爭，由伊斯奇摩族的一件自殺的故事可解釋出來。有一個家庭在秋天曾遺失一個小孩，依據其風俗凡舊的皮衣是應丟開去的。但那年適逢皮衣甚少，在家庭第二次的死亡便全家的人員均感受災難。因而便惹起老而衰弱的祖母，一個我極熟識的婦人，有一天晚上竟離開其家庭，在一個有石的地方，暴露其自己希望被冰凍死。她以爲離開家庭，便不會以一個屍首因接觸而受污辱。雖然，她會失去，到底竟被發現而帶回家來。她第二次又逃出去，但在發見她以前已經死去了。

第二件事情由西伯利亞的楚克齊族 (Chukchee) (註十) 可作代表。她們信仰每個人
在相同狀況會生存於來世，在他死後發現其自己。結果使一個老人他因起首殘廢便希望死去，

因避免在無結束的將來像一個殘廢者的原故，卒變成其子的責任來殺死他。其子信仰其父的要求本合正義的，但同時亦感覺到對其父應行孝道，因此便引起了孝道與部族的傳統風俗的一種責任衝突。一般說來慣俗的行為本應服從的，但却不是沒有嚴厲的鬥爭。

在成人生活中我們的困難很少發見，但在其他的人民則發見出來，根據密德博士（D. Margaret Mead）研究西伯利亞的薩摩亞族（Sarua）（註十一）中發見成人生活可作一種最明瞭的例證。在那裏因性生活的自由，故許多種衝突的理想是不存在的，其所注重的方式，對於我們實無何關係，其成人的危機是不會發見的。但當繁複的結婚生活發展時，後期的新困難才產生出來。同一的例子，美洲西南部一種印第安人，繞尼族的生活可做代表。依據班些路博士調查所得，他們表出野心的抑制，希望學習像某一鄰人和避免一切所培養的卓越。他們被驅逐使成爲一種特殊的非個人態度，並展開而變成爲形式主義（Formalism），雖一切都是個人的危機，但受了抑制。

我們對這個問題知道雖不多，但就我們的人類學智識若觀察生理上決定的許多危機，在我們文明中所形成的個人生活的特徵，實可辯明極嚴重的疑問。本外國文化的同類狀況的一種透徹研究，對於這個問題更可弄得很清楚，爲着教育的理論起見，這實屬於基本的重要性。

使個人困惱的一個時期是否有利益，抑或是一種阻礙，實是一個疑問的問題。譬如鬥爭的嚴重性固不適合的，但一種較易的過渡，實利便減少反對他引起反抗並結合緊張性的情況。

階級的文
化展覽

在我們的行爲上自由的缺乏並不僅限於無教育階級，就社會上一切階級的行爲和思想俱無不皆然的。

當我們企圖構成我們的意見爲一種智慧態度時，我們便趨向去接受那些教育與職業的人們被迫而研究問題終局的判斷。我們假定他們的觀點必具有理性和依據問題的一種智慧來解釋的。這種信仰的基礎是默認的假定，因他們具特殊的智識和他們很自由以構成完全的理性意見罷。雖然這很容易看出沒有一個社會集團存在着這種佔優勢的自由。

就比較複雜的原始社會看起來，在其各種不同的社會階級中具有一種殊別性，對於這種狀況實放出一種興趣的曙光。例如不列顛哥倫比亞的印第安人便可爲代表，在他們中間，貴族與平民是有一種尖銳的分別的。在這種情況下，兩種階級的傳統行爲表現相對的殊異。其貴族生活的社會傳統的規例有多少像我們社會的社會傳統一榜。對於習俗的嚴格儀式和表現樹立了許多壓力，沒有一種人缺乏一種誇耀的正式表現和缺乏經過習俗行爲的嚴格考慮後，而能够獲得他在高級社會的地位的。這種要求是極基本的，一種驕傲的自尊和一種對平民的輕視造成了一個重要會長的社會必具的條件。至貴族的與那些平民的社會適宜的對照爲顯明。一切平民可預料其必是謙卑，仁慈，和具着其他一切我們視爲友誼及慈悲的性質罷。

同一的觀察在一切那些情況下由一種繁複的傳統，一種離開了大眾人民的社會階級也可看出來。像波利尼西亞島的酋長，而非荷亞洲的土王，及許多地方的巫師所代表的例子，其行爲

的系統加一個社會集團的思想，因其分離的強固限制而異於大眾的人民。這種造成了閉關的社會。整個說來，這種型式的社會，其視大眾的人民，簡直爲他們的理想，那些行爲，就我們看起來好像是合人道的；但却不是說他們的一切行爲都合於人道的動作，惟他們對於人類的價值，就他所認識而表現出來的亦像我們所認識的基本的利他主義 (Altruistic Principles) 一樣。不僅特權階級是這樣，即就一般的人道利益說來，階級的利益還是佔優勢的。因此這便不能宣告他們的行爲，是個人主義的，是自私的，這確是常向着一個人所屬的階級利益克服了整個社會的利益罷。假使需要殺死許多仇敵而得到階級和增加家庭的地位，那就不猶豫感到要人命了。假使階級的標準需要其成員不從事卑劣的職業，却應貢獻他們自己從事藝術和學術，那末，階級的一切成員會互相競爭來獲取這種事業。因爲這種理由，每一個分離的階級比較其餘的人民實更多受特別傳統的思想所影響，並不是羣衆的思想自由及其行爲不會受傳統所決定；却因爲傳統不十分明確，在其排列上不十分嚴格來決定各種分離階級的情況。因這種理由，思想的自由爲習俗所限制發見在我們所謂智識階級者，實較大於大眾的人民。

我相信這種觀察是極重要的，當我們努力於明瞭我們自己社會的情況時。關於國家主義的心理重要性的問題馬上便可得到明晰，因爲國家也是一個分離的階級；一個閉關的社會，雖然依據別種原理而分離，同時國家的特徵是本其社會的標準來觀察，比較一般的真人類尤爲根本，或許每個國家的成員喜歡假定他們理想的人類或應促成人類的真理想。前美國威爾遜總統

(President Wilson) 有一次對這種錯誤觀念曾表示過，他曾說，假使我們——美國人——保持爲我們自己的理想，我們同時也要爲他人保持其理想，證諸事實上尤其是對於墨西哥。同時，這解釋很清楚我們應該造成一種基本的錯誤，假使我們要混合階級的自私和個人的自私；因爲我們發見了對於國家利益的非自私貢獻的光輝例子，如許多千年來受正義贊賞的英雄主義(Heroism)都被視爲最高的道德。因此很難認識整個的人類歷史，指出一種人類理想(Human ideal)與一種國家理想(National Ideal)兩方面是反對的。實在說來，我們可否繼續去羨慕一種志的個人犧牲？甚至假使我們超不出他的理想，不能像他一樣，是否因爲他所居處的時間與地方的緣故呢？

教育階級的
文化展覽

我們的觀察也具有別種重要的應用。現代的工業與經濟的發展已促成在我們人口中一種不同性，萬不好說爲相等於任何原始的社會的。現代歐洲與美洲的人口各部分的職業是極大懸殊的，許多事情既這般大殊別，

雖說同一語言的人民，當我們談及其日常工作時，要其互相了解差不多也不可能的。凡科學家，藝術家，販賣者，商人的思想既這樣殊別，他們僅有些少根本的原素是共同的。這裏可再觀察凡那些智慧的或情感的最高專門的職業，實需要最長時間的訓練，其訓練常由一種歷史的傳播思想所淘汰。因此，實毋庸驚怪我所稱爲教育階級的思想，簡直是深受前代傳授給我們的思想所統制罷。這種理想常極專門，包含過去時代的倫理趨勢，美術傾向，智慧的學問，和意

志的表現。根據這種標準經過長時間繼續的教育，然後才可發見其統制，在一種優勢的品質發表出來而決定了思想的整個方式；爲着精確的理由才得浸染在我們的整個心理，而未會發生於我們的意識。

在那些情況下，因而我們的反動較具意識，不虛積極的便是消極的。我們的思想許會根據一種過去的崇高價值，或許會對此而起反抗。

當我們牢記這種在心裏，我們便可明瞭智識界的行爲特徵了。假定他們的心理，平均說來以爲會高過其他的人民實是錯誤。或者在這種集團比多少其他富有的個人集團發見獨立意見的人們較多數些，但他們的平均心理無論如何都不能超過於工作人員，因他們本其少年情狀被迫而仰給其手工能做成其出產品。在兩集團中庸的趨勢都很通常；非常的堅強與非常軟弱都是例外的。爲着這種理由，性格與聰慧的力量，在事實上若需要有力的思想並包含強烈的情感普遍地是不會發見的。——不論其在智識階級或任何別部分的人口。這種狀況使智識階級吸收了過去的傳統而結合其完整，促成他們大多數在一切國家都維持其慣俗的。因他們的思想建築在傳統的上而故具效果，同時他們的想像排列是易受限制的。

當然在智識界中有許多意志強盛的人，他在其階級的慣俗主義 (Conventionalism) 中提高起來去獲取自由，這是一種勵志尋求真理的酬報，隨着無論何途徑都會向前驅的。

羣衆的文 化展覽

與智識階級對照的我們現代城市人口的羣衆實較少受傳統教育的影響。因許多兒童當其能造成其心中一種不可消滅的印象以前，已被分裂而離開學校，他們實未曾知道父母與子女共同生活的一種家庭所保守的影響力量。因此，他們所居處的社會越呈分殊，其所組合的集團對於歷史的影響越較自由；或者因他們代表不同歷史和不同傳統越多，而他們對於吸引過去便越少強固。

這種實未阻礙小而自己集中的閉關社會——黨羣（*Clubs*）——構成的可能性，在無教育階級中相等於原始人類充滿其集團感情的緊張性，並不願及集團以外的正義的。但論及其分離性，他們實不會屬於羣衆的。

這會變成一種誇張，假使我們要擴展剛才所說的一切方面的人類生活的觀點。我在此所說的，僅指定在各分離階級和羣衆中所發展的基本觀念中的正義與錯過而已。在一個社會中，凡信仰與其極緊張性若遭遞變時，要使參加兩集團的非教徒的行為與觀點的和平處置，實不可能的。當經過科學思想的進步，敬護信仰的基礎會搖動了智識界，惟對於羣衆則不然，我們找出智識界中對於思想的遺傳方式的狀況則反而比較自由——最少包含一切通行的主義是這樣的。這又會變成一種誇張以宣告羣衆能感覺到正在正途上取得其理想的真認識，因為這種應由辛苦的經驗和智識的應用才得發見的。雖然，這種限制並不會抵觸我們的重要爭點，那便是說，羣衆的慾望比各種階級實具一種較寬大的人類感覺。

因此，毋庸驚怪人民的羣衆，其吸引過去是比較輕微並較諸教育階級對於時間的緊張要求其反應較快和較有力，因此在羣衆中間的最完美的倫理觀念，是人類的理想，並不是一種分階級的理想。爲着這種理由，對於根本的人類問題我們會多傾向於接納羣衆的判斷，好過智識階級的判斷，因羣衆比較智識階級受傳統觀念的無意識統制是比較固定易離正途的。我並不是說羣衆的判斷對於人類生活的每一個問題都可接納，因爲尚有許多關於技術的自然性是離開他們所能了解的。我並不相信一個問題的詳細正式解決常可由羣衆發見出來，但我們很強固地感覺問題的本身，就他們所感覺和他們希望識別的理想實是我們行爲上的一種保險指導者，而智識集團則站在一種歷史傳統公佈之下爲了日常的需要致使其情感愚鈍起來。

對於我的意見若會發生一種法定的誤會，故無妨多說幾句。假使我譴謾盲目服從我們祖宗的理想，我極相信根據一種純理智的基礎拋開過去，而起首更新，這實可能或甚至很需要的。那些以爲這種能夠完成惟未明瞭人類本性的人們，我相信是對的。我們絕對希望改變，簡直是根據過去的批評，並會採取別種方向，假使我們所處的狀況下是一種不同的環境。我們利用我們祖宗的專業來建起我們的新理想，甚至也有會受我們譴責的地方，在將來也是一樣的。無論何時，我們對這世界建成的事業，達到時間的過程一定會引起我們的繼續者發生敬仰的心理，造成聯繫的，這確需要有新的努力，才能解放將來的世代，免受我們正在鍛鍊的束縛。當我們會認識這種進程時，我們應視此是我們的工作，不特要解放我們自己的傳統偏見 (Traditional

Prejudice)，同時亦應尋出過去的遺業何者是有用的和適合的，並努力去解放將來世代的心靈。這樣，他們便不會堅持着我們的錯誤，却可預備着去求改正的。

參考書

註一：Maria Montessori 係意大利人類學家，在其教育人類學（Pedagogical Anthropology）曾努力應用人類學測量資料對教育問題的研究。

註二：關於某種固定生理階段的時期，可參考本書作者 G. Boas 在第十五屆國際衛生學與統計會報（Transactions of the 15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ygiene and Demography）所發表的兒童的人類學研究評論（Remarks on the Anthropological Study of Children）。

註三：根據社會階級的發展變異性的觀察曾在許多著述發表過。如 H. Ploss 的婦女（Das Weib, 2nd edition Vol. 1 P. 288）；H. P. Bowditch 的兒童的發育（The Growth of Children, 8th Annual Report State Bureau of Health of Massachusetts）；C. Roberts 的人類測量法教授法（Manual of Anthropometry）；及 D. A. Prescott 的學校兒童解剖年齡的決定及其對智力發展的關係（The Determination of Anatomic Age in School Children and its Relation to Mental Develop-

ment)。

註四：關於營養物，發育與牙齒的關係，可參考 *Milo Hellman* 的營養物、發育與牙齒的研究 (*Nutrition, Growth and Dentition, Dental Cosmos, Jan. 1923*)。

註五：關於男女兒童的身體不同，會由作者在兒童的人類學研究評論指證出來，並可參考 *Ruth O. Sawbell* 在美國體質人類學雜誌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 1928*) 所發表的在少年兒童骨格發育上的性別區別 (*Sex Differences in Bone Growth of Young Children*)。

註六：關於兒童心理及其教育問題的關係的詳細敘述，可參閱 *E. L. Thorndike* 的教育心理學 (*Educational Psychology*)。

註七：對於猶太人與西北歐兒童的一種比較，可參考作者 *F. Boas* 的因環境與遺傳狀況所影響的兒童發育 (*The Growth of Children as Influenced by Environment and Hereditary Condition, School and Society, Vol. 17, P. 305, 37.*)。

註八：關於體高和體重與營養不足的互相關係的不固定性會由 *Louis I. Dublin* 和 *John C. Gebhart* 在紐約貧民狀況改進會刊 (*New York Association for Improving the Condition of the Poor*) 所發表的體高與體重表可否確證營養不足的兒童 (*Do Height and Weight Table Identify Under Nourished Children?*)。

註九：關於在某一種年齡所達到的體高與其後來的發育的互相關係曾由 Clark Wisler 在
美國人類學家雜誌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New Series Vol. 5, pp. 81 et
Seq) 討論過。

註十：關於殺老年人的記述，可參考 Waldemar Bogoras 的楚克齊族 (The Chukchee,
Publication of the Jesup North Pacific Expedition, Vol. 8)。

註十一：關於在薩滿巫族的成年婦女的生活，可參考 Margaret Mead 的薩摩亞族的將來
(Coming of Age in Samoa)

第九章 現代文明與原始文化

人類學的應用。

以前各章我們對現代各種問題曾討論及許多基本上之生物的，心理的，和社會因素的效果了。

對現代文化尚有其他許多方面，都可本一種人類學的觀點下以檢討的。

現代生活一種最大困難點便是由理想的衝突表現出來。如：個人主義反對社會化，國家主義反對國際主義，生活的享受反對效率，唯理主義反對情感主義，和傳統反對事實的邏輯……等是。

我們在這一切方向可辨別其改變的趨勢；一種方向若表現進步而別種則表現退步的。例如個人主義企圖的前進，對於限制效率對於造成傳統更加約束，實受許多理想所反對和碰有力抵抗的。因此何為適合的理想簡直依據不為普通所接納的價值罷。

這種意見的不同在物理或化學的領域是不存在的。我們應用物理的或化學的智識目標是有固定的。我們有了某種需要便應該完成起來。例如：橋樑應建築，房子應構造，機器應完成特殊的的工作，交通應利便，染料應製造，肥料應發明……種種是。在每種事態上，甚至假使各種發明所引起的需要，都應取得一種固定的對象，這種價值是繫於生活的外面狀況而進步的。當

我們已滿足結果的安樂和利便是適合時，我們的智識應用便成爲有價值了。事業的重要性根據物理科學的進步使我們已認識其能克服了阻礙，假使我們缺乏了牠，便會妨害我們的生活的。

各種文化
目的價值

對於社會生活的實際問題研究結果的應用，當我們視各種目的已普遍地認識出其適合時，也是同樣的道理。例如個人衛生倚靠整個集團的衛生或許是這種的一個最簡單的例子。在這種狀態上甚至會發生困難。因有妨害衛生的許多個人他們的存在實多少會妨害公共衛生的。是否較有價值使這些有害的人們離開社會的本身，抑任其不妥當的影響通行輕微的危險及於整個人口呢？要解答這個問題實應根據各種價值，在科學上並沒有根據，却屬於社會行爲的理想，同時這種價值就現代社會集團中的一切人員看起來，都不會同其意見的。

一般說來，我們可以說在社會科學的絕對標準的實際應用是沒有的。因此，假使我們不能達到構成最大利益的一種同意，我們實無需說我們要爲多數的人員獲取最大的利益。

這種困難當我們看見離開歐美人的現代文明所限制的文化更可表現出來。例如：非洲中部的黑人，澳洲人，伊斯奇摩人，和中國人……的社會理想均與歐美人不同，他們對人類行爲所給予的價值實無可以比較的，一個認爲好的而別個則認爲不好的。

假定我們自己的社會習慣不是作外國人的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判斷，也許是一種錯誤。就我們所謂「有禮貌」的反動的一種單獨的現象，足以解釋我如何強固地受習慣行爲的影響。我

們對各種不同的禮貌是極易感覺的，如對於食桌上的禮貌，衣服的禮式，某一種的自檢，統通都是我們特別注重的。當不同的食桌禮貌，衣服的古怪形式，和一種非平常的擴張發見時，我們便感到一種反感，同時我們自己的禮貌價值便沾染外國方式的我們的論述。

因此，一般社會方式的科學研究，依據我們自己文化的調查者，應從一切價值中解放其自己才對。一種客觀的，嚴格的科學調查，僅能夠做到，假使我們實行深入於每種文化而依據其自己的基礎，假使我們精緻尋求每種人民的理想及包括我們在人類各部分所發見的一般客觀研究的文化價值而已。

甚至在科學園地中，接近問題的適合方法也會克服了我們的思想而展開一種佔優勢的影響。各時代所通行的風尚最可解釋出來。例如：中古時代的各種方言，在那時代本可滿足平均的科學思想，但現代觀察起來對於方言却視為厭惡與固執的東西。在初期的達爾文時代生物學的思想專集中於進化的問題實表現第二種的例子。興趣千變萬化的更改，實先占了我們時代之生理的與心理的研究。——好像根據內部分泌腺的作用，根據種族的和個人的構造各種理論均是，或根據心理的分析——又是其他的例子。熱情的緊張性和這些理想的利用，促成一切其他的暫時決定及對其價值的一種信仰認為研究上的完滿基礎，這種狀態實證明人類心理極容易信仰那些思想為一種絕對的價值在周圍的文化發表出來。

對於行為上這種型式的各種理由，並不難尋求出來。我們都很容易追隨我們的同輩的習慣

活動，對他們所表露的行為實缺少基本觀念上的一種檢討的。行為的一致性造成思想上一致性的結果。思潮的解放使我們大多數人在科學上既感困難，在日常生活上也一樣困難的。

○客觀的研究應根據不同的文化○

人類學家要求從我們自己的文化解放出來，並不易做得到的，因為我們極易僅視我們所培養的行為便認為一切人類的本性，認為一種隨處都需要的發展罷。因此，這便是科學的人類學的一種基本目的以尋求那種行為上的特性，如果有任何是機體的決定，因而便是人類的共同產物，並受我們所居處的文化所影響的。

我們都知道歐洲人及其子孫對於國家殊別的教訓曾樹立了壓力。雖每個國家或地方的區劃具其特殊的表徵，但在其首要的文化背景凡歐洲各國都是相同的。因歐洲的文化方式都由地中海東部的古代文化來決定。歐美的現代文明我們應認為希臘與羅馬文化的後裔。雖具有顯微的地方變異，但均在一種基本的相同性而建立起來。當我們把歐洲根據古代地中海文化基礎的人民所得的不同點來比較其相同性時，這種地方的變異便不算重要了。甚至印度與中國實不能完全離開其從亞洲西部與地中海區域放出來的歷史影響。

○人類學為歷史的科學○

文化型的客觀研究，曾由歷史的獨立系統而發展出來，或因為發展致使其基本上的不同，可使人類學家清楚地分析整個人類的各種正當生活狀態和其他由文化所決定的生活。利用這種智識，他達到一種標準觀點促成

極謹慎地觀察我們自己的文明，本一種不受情感所影響的相對心理，和屏棄他所屬的像我們社會一員的自動所規定的行為，並從事作一種價值上的比較研究。

若本自由而獲得的判斷是具大價值的，我們不會希望易達到這種價值，因為這是依靠着何為機體和何為文化決定的一種明白認識。對這個問題的考究在每個步驟上都受我們自己對文化標準和主觀所束縛，實容易誤解一般正當的人類標準的。能夠得到的結果僅憑我們自己的價值價值的態度具意識地在背景上保持住的忍耐研究而已。凡有利於整個人類所得到的心理的與社會的證據都是一切文化的基礎，並不是受各種價值所支配的。

我們的社會理想的價值因此亦應由一種強硬的，客觀的外國文化的研究，才能得到清楚的認識。

假使我們能夠弄清楚這種研究，就應該基本上促成其結果，藉以發見統制社會生活的歷史發展的固定法則，我們始能希望造成一種系統，作我們社會問題的理智處理。雖然這種理想能否在我們達到的範圍內。

基本的困難可由無機體物世界的例證解釋出來。當我們在物理學或化學發表一種法則時，我們認為某種狀況既會知道，而一種固定結果必隨而發生。譬如在一個地方丟下一件物，這件物必具固定的速度和加速率墜下來的。我拿兩種原素混合起來，在支配的狀況下，牠們必組成一種固定的混合物。一種試驗的結果實可預知的，假使支配這試驗的狀況曾經明瞭。假使我們

對機械和數學的智識很充足，同時一切星宿在某一時間的地位都明瞭，我們便能預言何種運動正會發現。何種運動在過去已經發現，繼續下去若無騷擾的外界影響都可覺得其原狀的。

社會的現象實不能以試驗來支配。統制的狀況，除開騷擾的外界影響外，實不易獲得。這種重複的每一種進程便是我們設法所研究的。

文化發展是
不能預告的

現象越複雜，要預言在某時間所存在的一種狀況的將來越加困難，甚至假使會知道所支配遭遇的首要法則。譬如，舉個例，我們在山邊正研究其浸蝕（Erosion）。我們能夠預言其經過的情形或怎樣構成現在的形態

否？我們找出一條山壑。在山壑的首端有一個大漂石（Boulder），使山水偏向，卒釀成在山旁分開成爲一條山溝。假使漂石是沒有在那裏的，山壑便會呈現不同的方向。同時因在一方向的土壤恰巧是鬆軟的，因而流水便易把山邊分做兩旁。我們僅單獨利用浸蝕的法則而已，但甚至雖具有這種極密切的智識也不能正確地來解釋山壑的現在情況的。因爲漂石之所以會躺在其位置者，或許會由一隻動物行過山邊使鬆破所致未定。牠墜下來便安放在那個位置因而阻止了流水的進程。

像這類的一切偶然，爲實際上的例外足以影響到我們要研究的孤立進程的。因牠們是偶然的事故，關於我們想得到的智識無論怎樣對於進程上實沒有合理的關係。甚至在天文學的問題上在起首一剎那間適遇暗示天體的位置，便是這種意義上的偶然，因爲偶然，實不能由任何種

機械原理推出來的。騷擾的外界影響對於法則實沒有關係，惟應承認其為在一刹那間所選擇的起首曾決定事物的分佈的偶然事故罷。

本這種狀況要預言在一種特別情況上所遭遇的事物確非易的困難，倘非不可能的。偶然的發生對於所研究的現象雖沒有合理的關係，但其變更事情的結果，當可決定其在絕對受統制和保護反抗一切外面的干涉狀況下必為偶然的。這種狀況可得自一種完全固定的物理的或化學的試驗上，但在任何自然的現象中，僅能觀察出來，但未能受統制的。雖然，我們對氣流的機械智識的進步，如氣候的預告尙保留未能得到關及於在某一點鐘和在某一地點的氣候的實在狀態。一種大槪的，頗準確的病勢在一個較大的地區的發現或許能夠預測出來，但關於個人的事情的一種正確結果實未能預料的。因偶然的原故可容納一種精確的預言實在太多了。

在這些情況既是真實，在社會現象尤其是更真實的。容我們假定依據各不同社會行爲的一種密切觀察所發現的某種法則，偶然事故存在於一種社會中曾發展了其文化的。例如為着些少理由，或者關及於仇敵的攻擊，對社會內部工作本沒有何種關係，然人民竟離開其家居，並從一個肥美的家鄉移至一個沙漠去。他們竟安排其自己來對付生活上的新方式，因此新的思想便會在新的環境發展出來。他們為什麼從一個地方移居到別個地方的事實，簡直是一種偶然罷。

——好像鬆破的漂石決定了山墜的方向一樣。

甚至人類歷史的一種迅速觀察，表明這種的偶然事故實係每一個社會的規則，因沒有一個

社會是孤立的，但對其鄰人必具有多少密切關係的。

凡統制的狀況，同時或許會變成極不同的一種自然性。如競技本是人民所仰給的，竟會改變其產地或變成滅絕：一個樹林的地區，竟會變成原野是。凡一切地理的經濟的環境改變事實都可引起社會組織的改變，但這均是偶然的事故，對於社會本身的內部動作實沒有甚麼關係。

試更舉一例，我們可看斯堪達納維亞半島的歷史。假使我們會明瞭現在在那裏的人民何似的話，我們實應考查其由來才對。我們應先觀察其氣候和地理的改變，自從鮮新世（Pleistocene）冰期消滅（按：大約距今五十萬年）的時代以後，才容許人類居住，植物的改變，太古時代與南部及東部鄰邦的接觸。凡這些一切對於統制一個社會的內部生活的法則實沒有何關係。他們都是偶然的。假使中歐的人民沒有對斯堪達納維亞半島任何的影響，其人民實不會像他們現在的體型一樣。這種原素實不能排除的。

原始文化如歷史的滋長。

爲着這種理由，要明瞭每種文化僅可依據一種歷史的發育而已。因歷史決定了由外面現象的一種大擴展，並不是起原於人民的內部生活的。

這種狀況可預想古代是不通行的，因原始社會多是孤立的，統制其內部發展的法則，儘可從其文化的比較研究直接地學習得來。但這種狀況並不是事實。因爲甚至爲我們所熟識最簡單的葉圖，尚與其鄰族接觸才能發展。如南非洲的叢林人曾從黑人學習，伊斯奇摩人從印第安

人學習，矮黑人(Negrito)會從馬來人學習，印度的韋達(Vedda)人從星額里斯人(Singha-
lo)學習……都是顯例。且文化的影響並不僅限於接近的鄰族，如小麥和大麥在古代會傳播
分佈於舊世界的許多地方，印第安人的玉蜀黍且會分散於南北美洲的。

假使我們發見非洲歐洲和亞洲的法律方式是相同，惟異于原始的美洲法律的話，這便證明
不隨這些方式以代表一種自然的結果，倘若進展上的一種實際的，需要的秩序能夠解釋出來，
舊世界因文化的接觸緣故，其法律方式實更確似能分散於廣大的地區無疑。

這更可令我們本文化方式的一種單獨的靜止試驗，對於表示文化發展的原則的全世界歷史
結果能否適合構成起來。每種文化是一種複雜的產生，若提及散處于廣闊區域的人民密切的古
代聯繫，實不容許來假定偶然的原因足以改變發展上的進程而會互相取消，同時尚有許多事實
的證據會給予我們一種文化產生法則的圖畫。

○一般的社
○會法則
○
我是離開來宣告關係於文化的產生是沒有一般法則存在的。無論文化是
怎麼樣，其在每一種特殊事情上是受許多偶然事故所重複的。似乎偶然的實
際遭遇比一般法則更加具效驗。

我們可認識一種人民的經濟狀況及其人口密度的固定的原因的決定關係。居住于一個特別
區域的打獵部族的個人數目，顯明地是受有效的競技數量所限制的。當其人口超過最多數時，
那裏就會變成飢餓並且會發生饑年的。假使同一打獵的人民能展其農業和保存供給長期食物的

技術，實可能而增加其密度的人口，同時每個人必會增加閒暇，在那裏亦必有多數人民會受閒暇。在這種狀況下，人口是易增加的。我們或許可說文化的繁複性與人口的密度是互相關係。但這種發展是否實際地發現於某一固定的人口實是一個完全殊別的問題。

社會學家會造成了許多企圖，藉以發見控制人類社會行爲的狀況和文化的發展，但其一般性質並不能使我們預言一種特殊文化的實際遭遇。

當我們對現代生活的問題想應用人類學研究的結果時，我們切不可預料結果對於由控制的實驗所得的成爲平行。因爲狀況既這般複雜，任何重要的「法則」能否發見出來尙成問題。在社會行爲上會表現許多固定的趨勢，但其最活現的狀況實受偶然所控制的。關於社會的各種活動及其對外界的關係，簡直地理地是沒有關係的。試僅舉一例：電力的技術發展是倚靠純粹的科學工作。科學的發見是倚靠物理學的一般進步和倚靠純粹的理論興趣的。牠們握住我們時代的趨勢以尋求每種技術的發現。我們生活的改變簡直由電話，無線電，X光（按：X光是德國學者Roentgen所發明，故譯爲Roentgen Ray），及其他許多科學發見本身很少關係的發明所引起的，這些發明對科學的關係實占一種偶然的地位而已。假使有些發見是會產生于別時代的，其對於我們社會生活的影響或許十分不同。因此，在社會生活行爲一方面看來，每種改變固然是偶然的，對其餘各方面的關係僅疏遠關係而已。

爲着這種理由，人類學實未曾變成一種精確的科學，惟在某一剎那間的一個社會狀態的智

識的意義上，會容許我們預言其所發生的事故。

。智識與發明
的進步。

惟我們的觀察認為最首要的是關於社會的狀態及其繼續向前的進步。當我們努力于談及文化進步的問題時，這些觀點實應牢記在心裏。這又可幫助我們對現代的社會熱望所根據的多少理論作一種批評。

科學的迅速發展和科學智識的技術應用實為現代文明進步上的深刻表現。

我們的智識和自然控制的長進，新器具和以前會明瞭的進程的增加都可叫做進步 (Progress)，固有何物需過去，但新權力既經獲得，而新見識便公開起來。同時，智識的多量增加，可將錯誤排除去，在這種意義上便代表一種進步了。控制自然力的新方法的獲得所包含的，實非質的標準。前面所舉的事業簡直是一種量的增加。從前的錯誤的認識，固是我們的標準；但同時凡錯誤的認識常包含更理智的，有用的結論。在這一切的獲得便包含理智的一種進程。故凡事業都是智慧工作的一種結果，使擴展至時常增廣的園地，並增加其完整的。

如保護食物方法的發現，狩獵器具的多種發明，和各種器具的製造，日常生活上的衣飾，保護物和各種家具的增加，農業和動物的關聯使其變成家畜的發現，金屬品代替了石器，骨器與木器的進步；……凡此一切簡直像一把長梯的等級逐漸進至我們現代的發明，現在亦正在增加其壓制的速度的。

智識既迅速的增進，自然的未成熟觀察曾教訓人類許多簡單的事實——如動植物的習慣和

形態，天體的運行，氣候的改變，和各種有用的物質，火和水的使用均是。

必須經過長久和困難的步驟才使獲得智識起首造成系統，和意識尋求的企圖是專力於擴展智識的領域的，或認為結果的解釋（teleological explanations）以滿足其思想的。直至幻想的運用領域逐漸受了限制，以後始促成嚴肅的企圖才將觀察上的密切審辨供作支配幻想的推論。

因此我們應在發明和智識的發展的固定方向上來認識進步才對。假使我們要估定一個社會的價值完全根據其技術的和科學的事業，就很容易建立一條蹊不是統一進步的系線，但從簡單慘淡進至繁複性是可尋出來的。

至文化生活的其他各方面並不是相等的容易便可達到一種進步的結果。

技術活動的緊張性造成了對物質的享樂和便利的永久增加的慾望，這種要求便使一切個人大多數餘暇的時間受了限制。原始生活的例子證明其表現于情感的各種活動因缺乏餘暇故不能興盛起來，但僅有餘暇也是不足的。除開個人參加多方面的一種文化活動外，假使他的生活被限制于在一種狹窄的界限內，餘暇還是沒有利益的。假使我們把這種標準以測量文化的進步，在自然控制的前進上和單獨的智識尚嫌不足的。

我們應該同時觀察個人對所參加的社會生活的各種效果才對。

這實在不容易在社會生活的任何方面下進步的定義，至其他如智識和自然的控制亦是一樣。

道德觀念
的固定性

或許似乎會給予原始社會生活的低級價值和對原始人的殘酷會表明一種低級倫理的標準。這很可能的以表明倫理行為的前進當我們把原始社會來比較我們自己的社會時。衛斯忒馬克 (Westermarck) (註一) 和何布豪斯

(Hob-house) (註二) 會詳細地檢驗過這種證據並給予我們一種道德觀念進化的辛苦製作的歷史。他們的敘述固很真確，但我不相信他們所舉出的道德觀念 (moral ideas)，却主張各種不同型式的社會所表現的相同道德觀念的反射，依據人民的智識的擴展因而造成了各種變異的方式的。

假使限制了我們的觀察來應付個人所屬的閉關社會，在那裏我們實找不出在道德觀念上具任何可覺得的殊別。我們在某個地方會看過在一種閉關社會中是缺乏階級的分別只有一種絕對共同利害的興趣，和其同一道德責任的利他行為好像發見在我們自己中間一樣。至對待奴隸或對待外人社會成員的行為或許是殘酷。但那種於無關於他們的正義。在社會裏面的義務是結合的。一種基本的佔優勢觀念，甚至介在閉關社會的成員和外邊的人們中間的特殊不同，實阻止互表同情的發展。

論理行為
的進步

我們本此來觀察殺戮對社會有危險的罪犯，殺戮因自衛和戰爭中的仇敵是我們的正義。我們同時為着打獵的單獨娛樂和追逐的興奮而殺死各種動物。正確地實通行於原始社會的規律。不過他們給予一種不同的印象罷。因為

罪惡，自衛，戰爭，和射殺各種動物實沒有具同一意義性在我們自己中間一樣。例如規定婚姻的律法的一種破壞竟被視為一種兇惡的犯罪，會使整個社會的存在發生危險，因為這會遷延于超自然的權力，凡禮貌上的一種顯明輕微的破壞實會受一種死亡的侮辱。

這是真實的在原始人的生活，復仇簡直視為一種正義和一種責任且極靈敏地感覺出來，因而其方式較諸我們的倫理標準所容許的更加十分的殘酷。要判別這種不同的心理原因，我們實應觀察原始社會的生活，因其無限制的較大危險罷。如嚴寒酷熱的氣候，狩獵的危險，攻擊野獸和仇敵種種使其生活比文明的社圖具較大的危險，並其忍受痛苦的感覺又比較鈍慢的。無思慮的壓迫恰像兒童們感覺到拷打動物和殘廢者一樣，以其自己的心理程序推測他人，簡直是他們無能力的一樣表現罷，其對於原始人的行為確十分類似的。這種態度的意義當我們把我們對動物受罪的同樣感覺比較印度人的感覺最可明瞭的。我們因需要食物故宰殺禽獸，而印度人對一切生命均視為神聖的，因而不願增加動物不需要的痛苦。我們宣告我們需要宰殺禽獸的正義，而印度人則伸厲其正義來保存一切衆生。

我們應把原始倫理的規章比較我們自己的倫理，與夫以原始的行為比較我們自己的行為才對。這便可妥當地說及就一個集團中各成員的關係上的規章看來，實與我們的規章無異的。因原始社會中每個人生命對保重其同儕的富有和財產都視為一種責任，並禁止會傷害整個集團的任何行為的。這種規章的一切破壞，是把社會的或超自然的刑罰來恐嚇的。

當部族分開爲小而自制的集團時，個人的道德義務即限制於集團的成員，結果會變成一種顯明的無法律環境。當部族形成一種強固單位時，和平安靜的印象，更近似曾經說過的我們自己的狀況一樣。前一類的例子，可由岡哥華島北部的部族爲代表，在那裏的每個部族均分爲一種相當數目的氏族或家庭集團，對於利益是互相衝突的。其共同利害的展開不出氏族限制之內。爲着這種理由，氏族與氏族的衝突便很常見。若傷害一個氏族的成員便促使其對氏族的復仇。

在現代生活上尚保存一個集團的各個成員與外人的分別，不特在日後的關係上，同時也在法律上的。每種法律均區別國民與外國人，每種保護關稅就本性說來無非用以敵對外國人，這確是一種變重倫理標準的表現，卽一種爲自己的國民，而別種則爲外人。

在現代社會會發展自我完成的責任，但在較原始方式的人類生活中是顯然不見的。凡價值的相容的衝突實是我們時代的表徵，對於這種若我們參照上面所說的例證實有一部分不存在的。因爲在簡單的社會僅有唯一行爲佔優勢。我們應參照伊斯基摩族對人類統制的自由，雖然他受其物質文化的狹窄環境所包圍，我們曾看見其信仰和傳統的行爲，沒有一個具不同標準的集團爲他所知道的。其所代表的互相衝突的選擇問題，實妨害我們生活的。我們同時再參照薩亞族的兒童在社會的發展，那裏的集團缺乏重疊性以決定其不同的理想，因而，使其非常困難來發展思想的新型態。在美國西北部海岸的印第安人中現在都會經發見，但一個人在性情上

並不適合其文化，例如一個懦弱的無野心的貴族，或一個冒險的野心的平民便是；但這些狀態可視為罕見的一種規例，個人對其環境實難感動其性質的。因此，我們感覺對付我們自己的倫理責任，會碰見我們社會的多少重疊性，引起無限制的自我完成的責任，較諸對社會的服務尤為高些，似乎失掉每個人的簡單努力來上升至其社會的標準的。

人的實際行動並不適合于倫理的規條及其服從是倚靠社會和宗教統制的等級的。在我們自己中間凡反背倫理規條的行為都受社會所遏制，因而每個單獨的人都該負起其行為的責任。在最原始的社會卻沒有這種權力。個人的行為許會受譴責，但沒有嚴格的責任，雖然對於超自然刑罰的恐嚇可用來代替。

道德概念的進化是沒有的。我們所知道的一切罪惡，如說謊，盜竊，暗殺，姦淫，在一個閉關的社會中在其生活上都相等地不贊許的。倫理行為的進步是有的，若根據閉關社會各成員中所欣賞而其權利較大的集團及一種增進的社會統制的認識。

社會組織的進步

要下倫理觀念進步的定義固難，尤其是要辨別社會組織的普遍的適當進步更加困難，因為我們所選擇而稱為進步的事物實倚靠所選擇的標準。如：

極端的個人主義者會視無政府為他的理想。有的會信仰極端的自由政體，尚有的更信仰一種強有力社會的個人統制。在這一方向的進展上曾經表現出來，並可在現代國家的歷史上觀察出來的。因此，我們僅能夠說在某固定方向的進步，凡絕對的進步是很難的，

除開關於倚靠智識助成人類生活，如衛生和享樂的安寧以外。

社會形態的一般適當進步與智識的前進極具密切的關聯，基本上是依據人類的一種廣大觀念的認識，並本這種認識用以削減各種人的社會衝突罷。外人均被視為缺乏權利的人，因其生命和財產簡直是能夠征服他的任何人的合法戰利品，但互相對立的部族責任仍被認識的。這種責任雖曾經進展，但部族是希望避免其鄰族的報仇，或是否希望由互相通婚或用其他的方法來建成友誼的關係，故部族單位的共同利害的緊張性是易遭推倒的。

由這種伸展所引起的態度的重要改變，簡直是每個人所生長的身份觀念的一種削弱。

文明史上解明對於一個人身分的伸展是由生育或由後來的志願或由會失掉強迫力量的行為所決定的。因為我們大多數人尚具有兩種身份的方式，一種為嚴肅的義務所限制，而一種倘身份受國家的許可所改變，則表示抵抗的，就國民的資格與結婚看來確係證據。後一種的身份現在會表現削弱的強固證明。古代凡貴族，奴隸，甚至公會的一個會員的身分都固定的。在繁複組織的原始社會一個人的身份均視為一個氏族，一個年齡集團，一個社會的一員常絕對地被決定並包含其不能逃避的義務。在這種意義上，個人的自由實曾經增進的。

任人類社會所發見的多種形態卻象觀察人類體型的變異性一樣，對於現代政治問題，尤其是平等的要求，對於性的關係和對於個人財產權的否定，實放出重要的曙光。

凡社會集團的解剖，生理和心理均表現具相等的勢力，但一切人類的平等實不存在。因身體的和心理的能力和魄力分配於各個人實不平均，同時又倚靠年齡和性別的。甚至在缺乏任何方式的組織，尚包含服從與領袖的發展。伊斯奇摩族的社會，原係基本上的無政府，因為沒有一個人被迫而服從命令的。雖然，部族的遷移是由領袖來決定，其受他人所服從的領袖是因其優越的精力，技巧的和有經驗罷。男人為家庭的供給者決定家居，和其妻暨倚靠分子的遷移。

一個領袖的權力伸張是靠歷史的狀況才能發展的。我們知道無論舊時代的君主專制政體遍佈了舊世界的大部分，德謨克拉西政體遍佈了新世界。但一切政治組織的方式都是共同的。若遇團體工作應該承辦時，大家所認識的領袖便乘時而起。在美國北部的印第安人中，他們是反對中央的政治統轄的，凡野牛的狩獵都應受部族所服從的嚴格警律來強制，因為沒有組織的緣故，個人的狩獵實會妨害部族食物的供給。尤其是狩獵和戰爭特別需要領袖。個人對領袖應如何服從是倚靠組織的繁複性，倚靠聯合行動的需要性和倚靠從個人職業所發生的衝突而定的。

一切領袖人物的假定，從人的原始本性看來，簡直為一種離開的正軌，和個人慾望不能得到權力的一種表示。我們會重複地指出人是一種羣居動物，生存于各種閉關社會，至新的閉關社會也常乘時而產生的。差不多一切動物的閉關社會都有其領袖，在許多情況上一種階級的固定秩序都可觀察出來。但似乎在人類的原始遊羣，是具不同的狀況的。

婦女的地位

原始社會的觀察對於性別的關係放出一種趣味的曙光。暫時且把關於財產權那方面撇開不提，只就我們隨處均可發見男女職業的清楚殊別來談一談。婦女因其成熟期大部分的生命為養育嬰孩所阻止，故比男人更受家層的強硬束縛。她既受其移動所阻礙，為着這種理由比任何事情都重要，故她實不能參加狩獵和戰爭的勇敢生活。這裏再用羣居動物的方式作一種比較實很有用處的，因為依據性別責任的分工並非不常有的。有些動物男性是隊羣的保護者，別種事情是女性的工作。

在較高文化活動的部族中，凡家內的職業並不需要阻止婦女活潑的參加。因她們具有各種巧妙的技術，故在許多事件上實是創造的藝術家；但男子因貢獻他們自己去狩獵，故未參加藝術生產的任何工作。在一種較繁複經濟制度佔優勢的地方，財富簡直倚靠管理和由家中成員來處理其生產品的，她對社會甚至政治事情的影響或許重要的。她並不被排除出宗教的活動和行為，如巫婦巫婆是。

既然在原始部族中不結婚的婦女，雖居全數，但確未知道實際上婦女的地位均受生育兒女和養育兒女的限制來決定的。

在原始部族嬰孩的死亡率頗高，故生產的停息時間因而比較短促。以現代嬰孩死亡率的減少，兒童數目的志願減少，和不結婚婦女的增加數目，故許多婦女的運動已變成比較自由，且男女社會地位的一種基本原因的不同亦經改變了。這不特因單獨的經濟壓迫便引起男女權利平

等的較大機會的要求，同時却因受生育影響的限制均已改變，故婦女得享受男子行爲的自由。在原始社會中由婦女產生的文化價值使我們對於兩性間的創造權力上存有任何基本的不同發生懷疑。我們對於處理小孩的輕微區別，父母對子女的殊異態度，男女接受我們文化傳統的分殊地位，較諸會存在的任何實際的分別爲重大，亦頗發生懷疑。

換言之，我對於男女的創造能力和獨立性似乎認爲大部份的生理獨立是由其興趣和性格的不同來決定的。因此，着重關係于會阻止自由活動的嬰兒生育的壓制作用，實爲婦女求自由的新慾望的危險。蓋社會常需要有一種滿足數目的婦女來生育兒童，和有些婦女，她們情願貢獻其自己留戀地把我兒女養育成人的。

婚姻

婚姻是性別關係上的第二方面，本外國文化的研究便可發見其曙光。人類的風俗表明不變的婚姻並不是首要地建基於兩個人性愛的不變，其最扼要却是本經濟的出發點來規定的。因此凡正式的婚姻是與財產的轉移有關係的。在極端的事實上，所獲得的婦女本身便是一種經濟的價值。雖然她或許不會變成其丈夫的財產，但在意義上他得自由來安排她，她自己的家庭或她自己無法干涉的。

男女的臨時性關係實具不同的秩序，在許多部族中所容許或甚至預料的。在別種情況下，女子則謹慎地受着保護，和非法的性交必受嚴厲的處罰。

婚姻的一種宗教的准許在任何原始的部族中很難存貯。嚴格的一夫一妻制 (Monogamy)

僅在罕少情況下發現出來，這表示太古時代的性關係，在世界上一切地方並不是具統一性質。故婚姻的結合原素實本財產爲出發點，同時家庭中所包括的兒童，增加佔優勢的財產力量。本我們的觀點似乎適合於從這種早期階段所進展的婚姻的重新解釋。

在一種很平衡的家庭具有夫婦結合的不變的合格父母，其最適應于個人與社會的健全進展實無何疑問的。但一切家庭並不是很平衡和合格，因而愛情的不變實不是普遍的。適居相反，凡一切的社會差不多都表現在青年人中聞其愛情的變動性和結合的不固定性的。比較頗具固定性的婚姻僅在舊的時代，當性的情感曾被削減時。不固定性發見于現代的文明如同在較簡單的社會一樣。顯明地人並不是一種絕對的一夫一妻制的動物罷。

各種奮力迫使人實行絕對的一夫一妻制並未會成功，就我們時代的趨勢是應認識這種的。離棄增加的容易性由墨西哥與蘇俄看來會表現最前進便是這種的證明。相等的意識對於解除非正式結婚的母親使其免受嫉忌的地位也是企圖，但社會上都喜歡把不合法的兒童舉起其不應受的恥辱，並宣告男女間只有唯一的性倫理標準而已。

人類學家對於這個問題或許不能根據其科學的基礎來提出應採用的步驟，藉以醫治聯結于性關係的一般處理的虛偽，避免不適合地鼓勵光明的心腸來破壞婚姻的結合。他僅能等到一種一夫一妻制的婚姻不受勢力驅使其協定指出絕對節制的傳統觀點而已，因爲一夫一妻制對於人類大部分的本性是實行對抗的。在許多情況下這却像其他的社會標準一樣既受接納便應追隨

的，但免不了引起嚴厲的危險。

財產

調查簡單部族對財產的觀念誠覺趣味的。我們實不知道曾有一個部族而不認

識其個人的財產的。凡一個人所製成的和使用的器具和用具實際上常是個人的財產，他可以使用，借與，拋開，或弄壞，倘他這樣做法不致損害其家居的生活的。故一個伊斯奇摩族男子他會弄壞其小艇和獵具使他自己及其家庭倚靠別種手業；伊斯奇摩族婦女，她會弄壞其烹調器或其衣飾藉以剝奪非其丈夫或別人的幫助是不能夠再安置有價值財產的家庭。在這種意義上他們的財產統制並不是絕對的自由。任何經濟理論實未認識這種事實，便實行對人類學的論據來挑戰。

對於自然資源的財產觀念又具一種不同的性質。除開真正的遊牧人民的罕見情況外，凡部族都結合於一個固定的地理區域便認其為財產的；若當外人想設法利用其區域時便被視為闖入者的，尤其是在簡單的社會，凡部族的領土 (Tribal territory) 及其一切資源都屬於整個社團；或當部族中包括有各亞族時，而部族的領土便會在他們中間再來分開為若干小區域，和不准互相侵佔的。

因此要追隨由這種原始統制所發展的財產觀念的種別，進而操諸一種特殊階級或個人業主的手上的中央集權，及特殊利權所增進而產生的繁複性的社會，簡直是不可能的。

地理與經濟
決定主義

政治理論亦曾建築在單獨勢力來決定文化史進程的假定，其中最重
的便是地理與經濟決定主義 (Geographical and economic determinism)
的理論。

地理決定主義認為地理環境統制文化的進展；經濟決定主義則以為生活上的經濟狀況形成
古代文化和現代繁複文明的一切表現。

這很易表明兩種理論都歸究佔人類生活中的一種重要部分因素來誇大其重要性，但每種理
論僅具許多決定原素中的一種而已。

任何特殊區域的文化史的研究，清楚地表明由其本身的地理狀況實沒有創造的勢力，故固
定地非文化上的絕對決定。

在未介紹用馬以前，美洲西部的大草原因食物的供給未能固定是很難居住人口的。當印第
安人起首利用馬以後其整個的生活方式頓然改變，因為野牛的射獵既造成更多的生產，故人民
便能追隨野牛羣的遷移。因而許多部族向西部遷移，結果造成農業的地區。當白種人移殖于大
草原時，生活又再次改變成爲不同的方式。農業和畜牧是應適新環境的。依據居于大草原的人
民的文化型式，這種實佔一種不同的地位。文化的不同方式迫使人適應其生活以對付新狀況和
變更文化。老實說來環境實不會創造一種新文化的。

第二種例子更不可遺却去，美洲與亞洲的北極大荒原 (Arctic tundra) 大約具相同的特

性。然而北極的印第安人和伊斯奇摩人比較西伯利亞諸部族的生活依然不同。美洲土人單獨從事漁獵，而亞洲土人則飼養冰鹿。因此環境對於漁獵和對於畜牧的人民簡直具不同一意義，但因環境的壓力牧畜的生活實未發明。這是亞洲文化的一種型式，在北極氣候中所適應的一種特殊方式。

當最初發達貿易的路線從歐洲至東方跨過了地中海時，凡商船都具有節制的度量，貿易中心點的分佈，與海道的航線，和可利用的口岸的位置，較後期所發見的實十分不同。因為當移動了政治的和文化的狀況時，便有新發見和新要求的產生，因此在現代，則有較大的商船，但相同的環境會引起新的航路直線，前日繁盛的城市便變成衰落，而增加了其他的重要地方。

地理決定主義理論的錯誤，因在其假定上以為在我們地球上有許多部族是缺乏任何文化，應適應其自己來學習對付他們所居住的環境。但就我們看來，實不知道有缺乏文化的多少方式的任何部族，甚至在舊石器時代，約五萬年前，這種狀況尚且不存在的。因此，環境僅能應付一種文化，而環境影響的結果實倚靠文化來應付其作用而已。例如：土壤的肥沃實不會創造出農業的地方，但當農業已先存在時才得適應地理的狀況。鐵礦和煤礦產生的地方並不能創造工業，但當這些物質使用的智識明瞭後，地理的狀況對於地方的發展才得盡一種強有力的影響。地理的狀況發生一種限制的或變更的權力，最多亦不過關及於可用的物質，地形的形態，和驅迫某種調和的氣候而已，但文化的許多不同型式對於環境的相同型式都能發見調和的。

平常所犯的錯誤與一種經過長時間所造成的實驗心理學同樣地都無結果的。既然沒有一個社會是缺乏多少的文化型，也沒有空虛的思想而是以影響文化——或引起個人——未曾離開印象的。故對於一種刺激的心理的即刻反動，並不單獨倚靠心的組織和刺激，同時也倚靠所遭受的心理的變更，無他，因在一種文化背景上具有其發展罷。

至經濟決定主義也受公開的同一反對。其理論比地理決定主義固蓋人多起注意，因經濟狀況是文化上的一種主要部分並與其他一切方面發生密切的交織的。在我們的生活上其影響於多變異的方式上和現代文明上都感覺本身的需要；若對其經濟的背景缺少照常的注意便不能明瞭的。

雖然，宣告文化生活的一切表現却由經濟狀況來決定會弄成一種錯誤。就最簡單的文化方式便可作這種的證明。有許多獵人和漁人的部族，其經濟生活是建立在同一基礎。雖然他們基本上是異其風俗與信仰。如非洲的叢林人和澳洲的土人，北極印第安人和西伯利亞各河流域的部族，加拿大北部亞拉斯加（Alaska）的印第安人，南美的智利人（Chile），和東亞的沙黑林島（Sachalin Island）的土人……就其經濟資源上看來均可資比較。雖他們的社會組織，他們的信仰和慣俗仍是互相迥異，但實沒有一件事物表明以上各部族是受經濟不同所影響，還是他們的經濟資源倚靠文化生活一切的其他方面的。

不規整性是受個人的技工和魄力的不同所影響，結果會使經濟地位的不同，對文化生活的

多少方面貢獻一種適當的解釋。

甚至男女的地位的不同也不是首要地受經濟來決定的。他們還是受男女生理生活的不同所致。根據這種，因而有職業上，興趣上，和心經態度上的各種不同。這各種不同而便產生經濟的不同，但經濟的地位並不是男女的分別地位的首要原因。

我們在這裏可觀察何爲不同的一種效果，致造成更加不同的一種原因。這種關係在一切特殊的自然現象可觀察出來。例如：一條山谷的形成是受浸蝕的影響。因浸蝕更加動作的原由，才使山水得隨其進程而流下。茂盛的蔬菜類是由一種潮濕土壤的效果。這簡直在土壤中保持更加濕氣的原由的方量。由食物一種豐富供給的保存所獲得的閒暇便刺激了發明，和各種發明會給予更多的閒暇……便是明證。

在各道勢力間的互相動作既如是密切聯繫，若僅選擇一種便視爲單獨的創造勢力無異宣告進程上的一種錯誤印象。這似乎對一種經濟來源以減少人類基本的各種信仰實是不可能的。因經濟是從各種來源發生的，其中有一種是自然的無意識的概念作用，如家眷的組織一部分是受食供給所容許的經濟單位的度量所支配，一部分是受信仰或習慣所建立的聯繫所束縛的，對於經濟的狀況既如此輕微的關係，因此，對經濟的原因實應具有大的創造力和一種強迫的理由來減少才對。

調查經濟生活與一切其他文化上的無數表現的錯綜關係是很適當的，惟把一切餘存諸方面

便規定爲倚靠經濟的狀況，簡直是不可能的。最適合還是應研究經濟的生活是倚靠發明，社會組織，藝術和宗教，如研究倒轉的關係才對。

經濟狀況是這些許多的原因及其影響也是相等真實的。凡社會的結合和衝突，概念，情感生活，藝術活動，均是其心理的和社會的起原，萬不能完全地僅視爲經濟的因素的。

因此，地理環境對一種文化的影響僅能變更其現象而已；至經濟狀況對一種生存文化的影響實應倒轉文化來更變經濟才對。

文化發展的方向可否預先決定？

一個最複雜的問題應解答的。人類學究竟能否幫助支配人類文化和福利的將來進度？抑或我們應否滿足紀律事實上的進步並由任牠們跑向其路程呢？我相信我們既會看過人類學的一種智識在我們許多政策

上足以指導我們。這種並不是說我們能夠預言我們行爲上究竟的結果。這曾經宣告人類的文化有多少方面是超機體的（*Superorganic*），若跟隨法則便不致爲任何個人的文化，願意參加却與文化本身上有關聯的。參考前面曾提及的多少種逐漸的改變，似乎可支持這種觀點。如智識的增進，從傳統的羈絆中個人所得到的自由和政治地位的擴展，統通都是規定地前進的。

文化不是超機體的。

這似乎無需着文化而存在於社會外面的個人擔負者爲一種神祕的實在物（*mythic entity*），並由其自己的勢力來移動的。因一種社會生活簡直由其自己及由單獨的和聯合的各個人來推進的。其在先驅者的活動生產所環繞

的傳統壓迫下，便決定其積極的或消極的活動方向。他們會依據傳授的格型而進行其動作與思想，或他們會引起而移動至對立的方向。具一種思想的職業或一種發明亦會促成不同的方向。返顧觀之，凡這些一切却擇一種先決定生長而表現出來的。

凡引起改變的勢力在雜糅成社會集團的各個人間是很活潑的，惟却不是抽象的文化。這裏，好像在其他社會現象一樣，偶然是不能夠屏棄的，偶然會倚靠卓越個人的生存或死亡，依靠自然所給與的優點，倚靠發現或接觸的機會，因此，假使非不可能時預言便不能確定的。除開最普通的方式外，進展的法則實不能建立起來，至一種生長的詳細過程亦不能預告的。

凡一切我們所能够做到的只有本我們所學習的事物無時無地來留意和判別我們正從事着何種工作，藉以形成適合乎我們進步驟罷。

參考書

註一：參考 E. Westermarck——道德觀念的進展與起源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Moral Ideas)

註二：參考 L. F. Hobhouse——道德的進化 (Morals in Evolution)。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初版

(* 38974 渝熟)

人類學與現代生活 二冊

Anthropology and Modern Life

渝版熟料紙

定價國幣貳元玖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原著者 FRANZ BOAS

譯述者 楊成志

重慶白象街

發行人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

各地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版權所
翻印必究

